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一〇〇輯
沈雲龍主編

弢園尺牘
王翰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出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一〇〇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臺幣：



主編者：沈

雲龍

發行人：李

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縣永和市新興街133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一二六五九
三四一六九二八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94巷15弄17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丙子仲秋

攷園尺牘

陳存懋
福園
題

光緒二年丙子秋
九月以活字板排
印天南邈窟所藏

尺牘一道少卽留意當
譜嘗自謂昔戴宏正有
示不敢忘舊命名不同
爲貴而近時袁隨園亦
或可聊備一格蓋以尺
牘主皆藏弄以爲榮陳
琳阮文人其相推譽必
曰雅美違兩地書抵萬
金往來遺刪於詩編紵
錄於傳古聖哉降至後
世簡札相投無李陵答
蘇武之篇子長起子厚
斥徼外善述牢愁賦

擬此而生平交游顯顯在目每一相思展卷如晤則又何忍
棄捐猶憶少居家術廢帖括而弗事濶達迂疏每不爲人所
喜及旅滬上落落無可語者浮海至粵敲門日多顧苟辱知
交則金石可泐而精誠無渝其中與人書多談時務或遂謬
以經濟相許每其出而用世甚且以不見知於世爲惜嗚呼
余雖非忘世者流而亦不樂爲世所用麋鹿野性自幼已然
其不能遠城市逃山谷者爲飢所驅迫於衣食計也使有二
頃田五畝園萬卷書卽當閉戶謝客長與世絕而毋至於敝
精勞神與悠悠行路之人相周旋揖讓也此固素志之不可
誣也二十餘年來敝篋中所遺略爲釐訂分作八卷所餘尙
俟續刊排印旣竟漫題其端光緒二年歲次丙子九月中旬旬
王韜紫詮甫自序於天南遜窟

毀園尺牘卷一

甫里逸民王 韜无晦著

答顧滌菴明經師

再拜手書愛我勵我吾師少以詩名老而弗倦千秋之業已有所托箋繪忽投眉飛色惡儻古之作選體爲宗擯以騷豔緣情守禮無非寄托嬋娟自明厥志昨宵雨橫風顛竟逐春婆去矣秋士何心輒爲黯然劣有詩篇要不足以挽東皇之駕也寸陰可惜古賢所以運甓習勤聆吾師言如讀張茂先勵志諸詩幸更進而教其不逮

答滌菴師

積雨初霽林煙欲消小窻曉坐鳥聲甚樂伴來相召卽當趨侍夜來月皎於水酒濃似春阮孚蠟屐又爲先生一折齒也

與王紫籟茂才

風雨黯然春光去矣登繁櫻筍景物已非昨擬攜屐相過因
顧師見招不果顧師特設留春筵爲東皇挽駕煎燈窻底情
話宵分吾黨風流於斯復見足下喜閱稗史必多異書賜觀
幸甚荊州亦易借不敢作陸劍南語也

饋酒與嚴憶孫

足下有劉伶之癖而余無一甌相饋未免寡情刻得梨花春
二甕聊以分惠名花放後燕子來時引杯小酌亦足見故人
雅意近購說郛數種頗長鹽聞足下如有異書不妨交易觀
也

與楊醒逋茂才

轉瞬經兩年聚首纔數日耳足下遠館橫江孤邨荒舍誰可

與語春寒多雨名花遲開對此寂寥百不足遣大箸已呈顧
師披覽韜今歲詩卷還乞刪定古人相問難以裨文學亦卽
此意幸毋忽

簡陳生

連日病酒兼復小雨未能折齒一過輒自媿也清恙小劇時
廛鄙衷治之之法潤肺爲宜蔗漿杏酪亦能解渴足下可寡
思澹慮趺坐一榻茗碗藥鑪以消長日朝奉楞嚴法華一二
卷懺除煩苛文字因緣且暫捐乘稍痊不妨散步聊抒鬱結
亦養生之一道也

與楊絕幻

時魚種竹飼鶴修琴騷人逸士事耳非吾人所宜留意然禽
魚草木三百篇往往以之托興以寓其羈愁不得志之思蓋

人苟絕俗靜觀未有不超然於塵物之表而自適其趣者邇來炎熇如蒸日當空若張火傘此時揮六角扇拂玉塵尾猶汗出不止因展卷閱去冬消寒襟課詩冀其若服清凉散乃冥誦二三頁迄無效而熱益甚強坐移時聽枯槁聲聒耳轉思此輩亦人耳而炙膚輒足終歲作苦無休輟以彼絜吾亦有間矣淵明高臥北窻自謂羲皇上人非此意耶往見謝太傅緜衣白粥心竊慕其恬淡今思之亦圍碁之故智耳若朝縷冰脯夕謀雪藕吳中士習大抵皆然此又不足取也時值晴夜月色當窻照几榻如水則又覺胸襟曠遠萬象皆空恍與嚴師益友晤對足以移易神志足下僻處荒齋讀書之樂當不讓歐陽永叔而冲虛脫略或又過之歟襟旣遼闊爾縷陳如有妙悟可同我參之

與沈鐵珊

吳淞篷轉濶別至今荏苒歲年路殊人絕昔尤榮呂安千里
命駕傳爲美譚韜與足下同學日久而半水盈盈莫能觀止
豈詠唐棣者之未嘗思耶抑承歡庭右之不能一刻離耶悶
絕悶絕夫足下齋糧從家大人時青燈共讀晨夕得聚首此
時歲月亦忽忽過之而不知遂有今日也往者足下授徒吳
門有客自吳門來者傳言足下得狂疾然閱七月朔日足下
來信叙次歷歷曾無一謦亂態因而笑傳言之妄亦姑置之
嗣後詢及足下同閑友其言亦與客類噫嘻足下果狂也與
哉其如楚陸通之托於狂者耶抑侮世嫉俗舉平日牢騷不
得志之極思而爲古之狂者耶豈又境遇焦陸有槩於中或
感功名不遂而真狂者耶斯世有一狂人卽士林多一狂友

未必非吾黨之累足下也。韜素知足下足下性專一鬱結之意每不欲輕發於外。今之狂也。要有由致。然願足下毋以狂廢學也。幸甚。

與許无玷

小庭判袂離愁渺然。屢欲寓書奉訊。動止而衡雁旋飛。洛犬未附。虛想紛來。積如落葉。足下以待奉餘閒。耽情翰墨。吟就詩篇。多於筍束。疊來畫稿。亂比山青。嗟我勞人。病未能也。遠館錦溪。頑童三五。四子八比之外。無書可覽。佳辰令節。無可爲懽。路遙水阻。不能晨夕。繼見共論素心。又兼鎮日風簾長。宵雨枕此景。此情。祇悵悵耳。言念青鐙。共讀白日。若馳拈鬪。分題。猶若一昨。何意遂有今昔之感乎。外附赫蹠數幅。仰懇染翰。描摹小景。點綴微蟲。當別有佳致。書次惘然。

覆醒逋

手書遠賁感藉奚似緘一紙深情詞真屑玉寫十行新語唾
欲生珠益人非淺貺我良多韜豈爲糝前甘居瓦後韓昭技
少一長爛爲增媿餘慶喙逾三尺詎是多才亦已娛意山林
何必馳心廊廟石靜雲孤別開意境鷗邊犢外足供流連閒
齋挑燭翻關漢卿談鬼之篇古硯研朱校千令升搜神之記
束五傳以不觀擁萬書而難遍羨杜景純之識字鷄樹鶴鳴
慙王及善之庸才鳳池鳩集志趣所在如是而已足下糟糝
顏謝咎撻曹劉貽書以箴交語相勗韓致堯以香奩嫁名徐
孝穆爲玉臺作序雖修慧業終昧靈根韜知之矣夫浮名僅
文實行在孝學必根德形弗勝心此聖賢所以宅衷豪傑所
以自命也邇來長吉嘔詩少陵病酒苦吟之况諒亦相同風

雨一簾懷人有夢苔岑千里入世皆秋悵何如已憶昔酒罷
論文花時問字新詩拍案曾呼一字之師舊雨聯牀已訂三
生之好敲兩耳之鐺松窗燭炮換六斑之茗竹竈薪然埽石
留尊翦花開徑亦生平快事矣奇書快讀五車試共看青燈
綠字高策定空千載何事唱白髮黃雞

與醒逋

梅花落矣又放小桃錦溪一曲煙樹黯然上元孰別迄今數
旬相思之苦味同于茗短窻紙白幽閣燈青危塌之屋半椽
麻沙之書數帙邇來情況覩縷莫罄笛聲隔溪月影照夢夢
醒笛歇萬籟皆寂江水如帶一葦莫杭越鄉之悲何能免矣
足下館鄧郵程不逾六里風便掛帆頃刻可至詩筒書札朝
夕往來所惜鱸香晝銷檐雨夜滴離花無妍簾燕未至即欲

洗杓開釀誰與爲權况復三堆僻壤蕝草異臭目不覩邱墳
手不持鉛槧足下處此何以爲情夫足下之意頗同鄙衷波
路迢隔良覲非易魯酒難傾蠻燭莫煎江南鱖肥舍西韭老
時復憶念欲共良友娛此清酌不可多得殊惘然耳韜前者
無心纓紱有志山林自奉教言頓移轍迹然樗櫟之材安可
任棟梁之重乎泉石之性安可處廟堂之尊乎苟齊竽濫廁
漢瓦易鳴卽當逃之偏隅守其初服耦耕非達豈真高洗耳
之風偕隱何年莫共作息肩之侶足下壹志劬書未嘗息版
曩贈詩餘芳挈映擷平子工愁湯休寫怨有由來矣他日放
舟歸來齋中聯檠棠梨獨紅楊柳正綠共相唱和以永今日
楮短不能縷陳珍重是禱

與龔鐵珊茂才

士之不易得者知己耳誠得一知己雖至死生而不間何交
淺之有韜於白門旅邸獲見足下卽攜手如平生歡煎燭久
之猶戀戀不能去韜初不解其何以然旁觀者謂足下愛才
之切而韜謂足下知我之深也嗚呼足下亦不遇者耳年來
挾其文游名場見黜者屢矣而足下志益奮氣益壯韜竊難
之而卽以是知足下夫人當少年任意氣往往謂功名可立
就及所如不偶則憤懣隨之不然貶節以求合又不然頽靡
以老或自放於山巔水涯豈知天下固自有真知己非當途
拂拭可比如足下之於僕者哉韜固謂足下之必有合焉然
吾人於世不可令人人知而又不可不間令人知足下不概
責人以知足下之蘊蓄不淺也而豈遂無一知之者韜固謂
足下之必有合焉

與徐仲寶書

別來二稔涼暄屢易時。曉路隔結轡於中夢。繞梨花研北禿
驢人之筆。信驚桐葉江南遲。驛使之梅。望月看雲。實所引領。
倘云涖水無魚。我有辭矣。如問衡陽少雁。君何謝之。丙午秋
仲。應試過江。未一執手。數從同人。處問訊。知足下臥病旅窓。
放舟旋返。白門疏雨。宋玉神傷。藥鼎茶鑪。休文閒殺矣。嗣後
笠澤人來。緬述足下近况。聞之嗚咽。離魂未定。異耗頻驚。痛
祖德凌夷。感先甘零。落拂情事。每相繼來。失意時偏不一。至
弄玉竟昇。掌珠旋碎。言念吾友。傷如之何。君旣深秋士之悲。
蒙亦爲物情所感。歎蕭梁之任昉。門戶衰遲。愧唐李之孟郊。
詩詞寒瘦。貧剩長卿。四壁偷存。子敬一甕。所以引杜甫之格。
時深慷慨。彈馮驩之缺。不盡低徊也。丁歲春間。鹿城旅邸。僅

得一面足下縷話酸辛情詞愴恨氣涌如山淚多於海積情
未罄難悰又遙榻來明月廿圓西風多厲加餐珍重疆飯爲
佳對短燭於宵分望暮雲於天末幸山雨之留尊重來如昨
窺簷塵之懸榻欲下無期展帙焚香招吾良友輒陳往翰以
寫欸懷

與陳松瀛孝廉

木酒斟來蘭湯浴後定有新詩娛此令節頃聞足下鐫香菴
館試帖想已告竣鏤金屑玉之詞刻翠裁紅之手豈第錦標
高奪花樣重新藝苑傳觀士林足式乎韜志願登龍心懷窺
豹幸擲一編是當三復將見讀罷丁簾醫俗賴能詩之癖分
來午日愈愚同益智之粽帖括家必以此爲左券也暇時當
步履過高齋一聆緒論別紙繕呈并希裁鑒

與趙靜甫上舍

話別以來涼暄屢易冥想成夢執手末由此心耿耿愚衷不明每一思之悼嘆彌日迴憶曩者讀書西齋聚魯良得遠辱鄭子美之贈紵近忝戴宏正之記簿燭池酒闌性情浹洽雖景易時移而迄今猶昨嗣音久虛塵氛全集弭楫錦溪忽又半載此邦濟輩鶩名炫利腥羶所聚蟻蛭附之略涉之無已蒙美譽縱情墳素反詆大愚揣摩潤扁之書授受籠篋之卷今茲心緒益復惡劣比且闔關削跡几案生塵門雀可羅書蟬盈篋生性簡放頗以爲苦猶幸雨宵月夜篝燈呶晤聊破岑寂堪自慰耳蓮池咫尺漱霞數椽時時過往簷花放後闌藥開來村醪甚醲不殊書味以此相傲顧而安之流光若駛人生幾何雖欲效昔時團聚之樂而不可得也幸自珍重勿

墮前約輒濡翰墨奉報萬一

答滌菴師

伴來惠我蠻箋敬藏篋笥自後東塗西抹管城子可日與楮
先生遊矣新詩一摺感亡念舊情見乎詞盥讀百回不能無
嘅韜墜雨天末邈焉寡儔追憶影塵曷禁惘惘四海知希風
流闐寂傷何如已平生足不出里閭見聞未擴雖欲述撰恐
蹈陸平原覆瓿之語也其何以教我

致醒述

一昨往返二十餘里菜花豆莢時有香來野田風景良亦不
惡惜余以跋涉委頓遽櫻小疾寒食佳辰未免辜負當爲足
下所笑平生腰腳頗健苦乏濟勝具他日桐帽棕鞋逍遙山
水間未知足下有同心不

答嚴憶孫

書來得說部一種甚嶽拔校之餘正如讀齊諧而覽述異漢唐以來畸士騷人類以著述相高然怪誕之詞君子弗尚若夫詳逸趣於山家耽閒情於翰墨如趙氏洞天清祿曹氏格古叟論尙已其次則考槃餘事足與頡頏是書自闕蹊徑頗亦不乖風雅至格物窮理則猶有未逮若其網羅舊聞參稽軼事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泐此鳴謝并誌貺我之惠

呈嚴馭壽中翰師

絳帷絲竹不耳聆者已越二載株守空齋鍵關謝迹雖肆力於詞章而旋作旋輟終不入古人之局而窺其奧况獨學無友必自我作古家貧不克購書自廣卽欲妄思纂述而無張茂先之才華段成式之淵博元文覆瓿可爲前車鑒是以欲

下筆而中止者屢矣夫攷據祖孔鄭理學宗程朱兩家自分門戶而學漢者傷拙滯師宋者病空疎則又均失之一偏韜賦質淳愚豈敢高談性命石經奇字亦謝未遑惟有稍事博涉以冀有所裨補往往取資於稗史而折衷於正史且稗史雖與正史背而間有相合足以擴人見聞記覽又何必名高哉故野乘亦可怡情藝譜亦爲秘帙山經輿記各專一家唐宋文人類以此自傳韜心竊慕之若我夫子雄於文賦詞林藝苑間夙馳聲譽可弗屑屑於記誦之末其所以傳者或不任語言文字之中非韜所敢知也韜年也少其所爲學雖不能方駕於古作者亦決不敢自後於今人顧韜襲士家無藏書卽偶有所得亦散佚之餘耳欲仰屋著書不得不遍搜奇篋夫子席數世之贏餘彝鼎金石而外典籍必較他族爲多

卿燬福地端讓此矣韜欲效李邕賃居想以極生平大觀雖陸放翁有荊州之語亦不暇顧不揣之私尙原宥焉

與汪研卿茂才

詩之不必佳而得名者有三曰方外曰布衣曰閨閣至如諸生作詩者極少而得盛名亦難非藉巨公力不能煽動當世然亦不易僕數年來所遇卽絺章飾句者亦甚寡今歲僕檢書籍寄錦溪衆於席間極口稱足下詩且謂足下恃才不下人多所凌折僕謂此僻壤偏隅本不足羈車轍其蔑視宜也夫足下本隸浙庠以長桑術游於此初至卽建詩社與淞瀛諸子相倡和不可謂非流俗之矯矯者繼墨華王君携足下數帙詩訪予展閱之絕無謝眺驚人之筆卽所聞揆所見并不逮崔信明楓落之作顧論詩之體不一有廟堂之詩有草

野之詩求之足下概未能語此焉僕非敢評騭足下也譬諸
爲醫既知病之所在安有不攻以藥石况足下托趾異地於
處世宜卑不宜亢卽有才亦當自牧如竟傑然傲然自詡爲
通人俊民不令識者笑乎僕本不欲盡其詞辱足下不棄出
以相示又何所隱以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竭其區區足
下納焉

與醒逋茂才

菊舒籬黃楓冷山紫秋光渲染別具文章而一入羈人之眼
秋士之胸輒不覺離思愁緒之疊生也白門應試道過長江
攬勝披襟放懷今古金焦兩山隱約煙樹間波翻日脚浪蹴
雲頭天塹之限誠非虛語夜泊露寒離魂繞枕旅窻剪燭岑
寂感人客中無事時與二三知己策蹇拏舟尋山問水曾遊

鷄鳴寺登清涼山訪胭脂井觀雌雄鐘復歷隨園柳菴深谷
花穿小橋右有蔚藍一角鬱然深秀髣髴迂畫圖意然亦
寥落矣莫愁桃葉間夙稱名勝因與掉畫船盪蘭槳作竟日
清遊綠波映黛紅檻迷花兩岸水閣中管澁簫嬌觸耳徒增
惆悵衣香人影琴韻簾聲金粉風流猶饒餘艷但恨無詩以
弔之耳水流春去絮薄花浮參美人禪者每爲歎歎世豈復
有文君紅拂物色風塵爲閨閣中之巨眼耶因低徊久之近
旋里門掩關却埽益復無聊因思雲有去住月有虧圓離合
皆人事之常聚散本前生之定惟是境雖若斯而心何能已
嗚呼遇而無情何如不遇情而無緣何如不情怪殺東皇乃
慣與人以相思子乎足下曠達人必能爲此中下一轉語勿
徒以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了之也

與周侶梅姻丈

落花半簾流水一曲燈紅似豆屋小舟朝聽謝豹而思家
夜泣絡絲以惱客酒難澆塊詩少嘔心春雲入夢耽杜子美
旅館之吟秋雨攪懷劇馬長卿茂陵之病伏念吾丈才高吐
鳳文勝雕龍張茂先詩名第一紹漢開唐揚子雲經術無雙
出顏入孔韜居甫里時塵下風家君曾締深交小子亦垂清
顧繼於金陵旅邸剪燭論文煎茶而閑補陸經檢字則細書
唐韻正期蟾宮得路雁塔題名梯青雲而躡天衢况乎吾丈
大筆淋漓羣言屏棄元白驚而輟詞君苗見而碎研乃文星
暗處竟嗟對策劉蕢蕊榜開時孰憶抄書宋濟固知明珠見
叱非孟浩之不才花樣違時實盧仝之未遇然而鬱陶斯起
緇縠自傷秋風籬舍君偏小隱江湄落月屋梁我祇寄懷天

末音書久濶壇坫長疏迴憶燈池酒闌悵枕倚至自問何能
矜寵若此豈以獎進者不惜齒牙之論裁成者亦登卷曲之
材而韜則入郗超之幕登王粲之樓青麈徒守曷來真鑑之
鍾期綠綺不調乃有審音之涓子聿脩短簡用布微忱曩惠
良言已久作韋弦之佩茲呈拙稿願勿辭斧鑿之施

與朱耀卿茂才

塗路雖局歲月不再契濶日多團聚日少思之淒絕韜掩關
却掃於里閉諸故歡謝絕非一日高軒未咏何來畸人凡鳥
自甘深厭俗客春初移櫂錦溪適足下有事吳中未一執手
御李之刺雖投訪戴之舟空返愛而不見悵悵徒深繼以塵
躅羈棲末由自適而雨殘酒醒未嘗不念及也回憶金陵旅
邸刻燭飛觴聯詩擊鉢策波驢而訪友盪畫舫以尋秋看花

利涉之橋買笑莫愁之市此景此情渺不可接因之悒悒不能自解者數日邇來文字因緣懣除殆盡舊時結習棄若隔生惟是良友之思縈於寤寐吟梁月之二章隔樹雲於廿里何時一壺香一甌茗攜斗酒雙柑共聽黃鸝於花下耶日昨錦溪人來詢及起居知休文多病長事藥鑪昔愁觸撥抑有由矣亟欲倒屣趨高齋罄悉近况而又牽人事不果夫人生百年瞬息耳而其間孩提無知者去其一及壯而衣食於奔走者去其一至於老似可已矣而或顛連或疾病者復去其一則此十餘年中得與二三知己於倥傯稍閒文酒讌集不可謂非樂事也噫知此者有幾人哉足下年方壯正宜肆力於古發爲文章否則帖括亦應時之學然足下兼體素羸宜善攝生之道以自節宣魏武云爲文傷命或非無謂也輅不

倭不能自立循俗詭隨忽忽有仲宣依人之感亦足下所素
知者肅泐短絨幸希垂鑒

與王紫籟茂才

一昨過高齋儒理禪言竟畧忘倦川蜀文墨遠不逮江浙良
由屢經兵燹故家舊族零落殆盡故耳憶昔長卿雄於文賦
少陵劍南長於詩當時羈旅之中尙不乏畸士至今風流湮
沒殊可惜也若瞿唐豔頽變態不一三峽巫娥森秀萬狀足
下得飽天下之大觀豈不快哉甫里爲天隨子隱處茶竈筆
牀日與皮日休相倡和後人傳爲美談然邇來則甚衰矣足
下嗜說部此推唐宋人爲長近時新刻數種筆墨非不佳終
病詞華多實意少外呈獐園八帙乃明季人筆墨雖勦舊說
幸淫穢弗尙猶有可取域外叢書備載要荒情俗光怪陸離

弗嫌於誕亦海國見聞之一端近著有瑣窻筆記蹊徑未甚
新異惟意所託覆瓿之物無足當一笑韜屏棄帖括壹志讀
書閱先賢典籍未得萬中之一邇年妄懷述作而牛毛麟角
剖校非易然或自此得稍益學問未可知耳丁未詩集二卷
顧師滌菴所手刪春鳥秋蟲感時流響本何足存第詩以見
性情未忍遽捐若妄立門戶以自鳴高則蒙豈敢聊綴短簡
卽候文祉不一

與慧英女士

夜深無可消遣茗談雖佳非其人未可與言頃欲借紅樓夢
籌一玩爲雅俗共賞計呼盧喝雉固非文人所宜然偶一爲
之諒不蹈牧豬奴之誦也

與醒蓮

秋暑如酷吏令人難堪昨宵月色甚佳惜無微風枕簟如炙
轉側不能成寐燈昏酒渴欲覓清茗半甌竟不可得此景殊
苦口占一絕請爲足下詠之永夕不成寐懷人最可憐簾鉤
微有月清影到牀前

與夢衡內史

天地間何年不秋何處無月人苟淡然自得奚往而非快余
隱於酒有虞松之高情慕蘇髯之逸致皓月當頭引杯在手
泊然也夫人生數十寒暑中所閒者祇幾日耳誰能結無情
遊乎

再與夢衡

人生踢地後顛倒名利曾無一刻閑魂魄一去皆如秋草浮
雲耳復有著書立說博身後之譽亦思數百年後空名豈澤

枯骨哉而况未必傳也吁悲已

招陳生賞菊

齋中藝菊數本秋後飽霜花葉不萎陶徵君愛菊有癖亦取其節耳竊聞花有三品曰神品逸品艷品菊其兼者也高尚其志淡然不厭傲霜有勁心近竹無俗態復如處女幽人抱貞含素菊乎菊乎宜於東籬之畔獨殿秋芳也足下高雅絕塵於菊最宜夕來劣有杯盤與此君一結世外交何如

招沈四山人看菊

芙蓉已霜又有殘菊位置於丹楓紅蓼間如穠艷之有疎遠也一轉瞬際寒梅一枝嫵然竹外花國中不爲闌珊矣韜嘗謂菊爲花中之逸品足下乃人中之逸士倘詩債了時乞來荒齋持一尊以相對座中惟一滌菴師耳

冬夕招江弢叔小飲

綠酒浮蟻紅爐煖，猊聊以消寒。非同中熱足，下雖無麪藥之。
好值此天寒，亦當強飲三蕉。已令侍史煖活火，煮熟炭當雪。
花飛舞時共傾一瓢，以永今夕。

與夢蘅內史

朝來形雲如幕，山容不開。殆天工欲飛六出梅花矣，亟宜端。
整詩牌滌除茗碗，以待滕六之至。余已折短簡以招同志，約。
於橋南酒家衝寒畢，集夜深薄醉歸來，煩卿剪冰芹烹雪水。
於清寒中作冷淡生活，亦嘉話也。彼羊酒妓爐，何足語此。

再與夢蘅

室供博山爐，几置端溪硯。炷海南水沈香，臨黃庭經數葉。窓。
明几淨日影在簾，神情不覺穆穆然。斯境殊爲清絕，獨享爲。

愧當與卿共之

與盛良山茂才

衆生棲塵皆如阿閃念之於人旋起復滅境亦幻觀情海生
波覺岸自遠苦無牟尼一串心珠爲大千世界棒喝天龍慧
指足矻癡頑貪嗔兩關不持自破吾人靜中時現妙相伊婆
塞尼妍醜隨變數百年後如烟如泡一切事皆當作如是觀

與覺阿上人

一昨病中徧歷幻境頓豁悟人世一切是非從此當壹意離
垢懺種種罪孽修種種善果依大比丘座卽登彼岸不昧宿
因迴憶前事如漚如泡如影如塵杜門養疴凝神淡慮破除
諸羴惱解脫無限緣比奉天龍偈偈曰人無嗜慾念自無爭
競心慧根欲不滅舍素而葆貞弟子與衆生無忤亦無求願

常守此偶質諸大師以爲然否

與陳生咏菽

前夜清談娓娓殊可動聽並立檐下幾忘風露之冷也晉人相對竟日得意忘言斯爲近矣昭明文選一書固當誦習若博雅好古豈止於是俗士淺於閱歷惕奇字之爲崇詫南華爲僻書亦徒震於其名耳外小石一方可鐫懺癡菴主四字足下工於鐵筆成之且速第近日天寒勿視爲急務待竹屋霜輕蘆簾日暖時爲之不遲顧氏印藪中多奇篆仿古者所當知也括前代之圖章證精心於金石攷據詳審亦文人一得况變化參錯亦可炫觀瞻而矜典奧足下當求之於古以冀有合

與楊莘圃

辱來書教以懺除綺語杜絕面朋意良厚也然僕則有說夫能言者非名士守拙者非通儒僕年僅二十而於塵世周旋之故已厭棄之矣惟以二親冀望之深不敢自棄思得一通籍博庭內歡他非所知耳至於綺靡障礙未能屏棄亦是文人罪孽然穠艷風華乃其本色兒女之情古賢不免此亦祇與甌茗鑪香供消遣而已不足爲學業累也若夫取友之道誠不可苟僕聞君子弗遺其舊苟可節取者未嘗概擯之門外自問生平何者優於人何者絀於人而素所交接之士儘有一善可師片長足錄可以匡我未逮者如必盡范張嵇呂而友之毋論盛氣難親抑亦所見之不廣矣子甯以他規我勿徒屑屑於其末也

與徐仲寶

入春以來陰雨不止殊敗清興小桃纔放又被催落春窓初
曉鷓鴣正啼誰奏綠章替花姨乞晴俾廿番芳信一一吹開
庶幾可觀弟家泥甕初開茅屋新墜柴門一步外並無俗物
到目足下夜間有暇能來剪韭聽雨共話素心何如

與趙上舍

寒齋小別纔倏忽耳已有旬日之隔流光若駛大禹所以惜
寸陰也郎君頗肯讀書今秋曾試以文字有條不紊學作散
體詩遽令讀少陵集格高氣渾恐難入門非謂少陵不足學
也少陵無帶不備歷來詩人奉爲鼻祖必具有篇段方可進
以妥貼排冪庶不至貌似神非之病至於經籍已盡其九雖
未及邊孝先之笥或無負黨太尉之腹矣文選一書尤不可
不讀此誠藝苑之善米學圃之智粽也陳生弱齡夭逝彌可

痛惜昨作誅文一則因賤恙不任手書已付吳回氏收貯緣
情至者不必以文卽文亦不能盡其情也伸紙信筆不盡欲
言

與江弢叔茂才

昨承枉顧得挹清徽桓譚新論康駢劇談兼而有之大箸留
置案頭反覆讀玩幾於愛不忍釋因就燈畔餘閒盡寫錄之
一夕而畢不覺手腕爲脫集中游大明湖諸篇英氣勃發山
川奇詭洵足以暢襟靈擴眼界而使性情躍然於紙上也

與省補

一昨得暇聚首清談殊有佳趣會悟處亦不少吾兩人讀書
好古性畧相同博聞彊識才氣橫溢則足下不如弟精深貫
澈由粗淺而底純粹則弟不如足下二者各有所長而足下

閱歷名勝兩游岷蜀一至餘杭又足以開拓胸次發爲詩古文詞必非他人所能者若弟則僻處鄉曲無師友之傳述足可紀聞又幸有書籍典章擴其識見雖閉戶而游頗欲抗懷宇宙寄意塵表然殊未易言也邇來留心當世酒酣耳熱援古證今著有蒿目論中有十不可治七必當去之說倘爲政者探而錄之或亦可作杜牧郇模之痛哭也然而廟堂之上不乏臯夔其訐謏碩畫必遠軼儒生如用草莽而見效不幾顯朝廷之無人耶以是知吾說之必遭詆斥也小庭玉蘭已放瓊花瑤蕊疑是後庭遺種倘過小酌勿負此花幸甚

與海上友人

日者申江萍聚相見寓齋清談奧旨竟晷忘倦加以虛懷下詢縞紵辱投館舍羈縻颺縷莫罄而雨聲燈影迄今思之猶

如夢寐尙憶元夜觀燈倚闌情話復遊別墅踏月南橋雖城
市喧闐而片石孤花別開靜境嗣是放櫂歸來時日間隔引
領西望帶水難杭惟吟杜老涼風之詞諷謝莊共月之語以
抒情愫而已比知履絢安吉實慰懸懷而僕以跋涉委頓遽
嬰寒疾形疲神蘊猶幸藥鼎茶鑪破除煩悶稍稍起立然刻
翠裁紅渺如隔世忽飛箋素眷注孔殷虛譽崇獎神沮色慙
并讀五言爰悉近况此有王粲之感彼有庾信之哀其揆一
也交淺言深斷推足下足下去家三千里作客廿五年感悼
知希移情海上客愁共落日俱沈鄉夢與寒潮偕遠繼聞移
研蘭陵僑居僻巷遠害持身實具君子之識焉夫今之所爲
詩者煩手新聲風雅弗尙正軌幾亡繆種百出必當矯除陋
習剪剔榛芳雖在顓門毋苟述作足下知之素矣何用言哉

屬酬瓊什病廢疏嬾都未能了深爲疚懷江西數峰君舍歸
然雞黍之約俟之異日

與嚴惹森

契闊久矣衡宇相對渺若山河使人能不悵然僕於燈火咿
唔時輒思故人弗置足下亦同此心乎僕病雖能起立然臨
水不敢照恐驚平昔顏誠如馬戴所云耳足下抱負不凡以
池中龍自況而又恐爲獺獺所笑足下迂矣聖賢立功名未
有不從貧賤出而當其未遇時豈皆無所挫折而後奮哉奚
必以此爲病也僕待能步履當過高軒罄悉忱悃此白

與楊莘圃

久不得見音問缺然來日大難相聚不易足下遠至浙西迄
無所遇吾儒淪落已甚豈海內猶有知己耶足下負才不羈

達理養志立品粹然本朝試科以制藝實沿明代舊習遂使英賢傑士壯志消磨皓首窮經未蒙推選不知湮沒幾何人品矣稽夫漢家立法興孝舉廉循吏真儒彪炳史冊至今日骨鯁之臣不聞於朝通經之士不與於野遠弗逮古矣非今之人才不生抑亦取士之道失也僕束髮受書卽承庭訓刻意嗜古有心著作頗以維世道爲己任早已知窮達有命不必悔十年不讀書也平居俯仰古今出處之際誰是完人卽如昌黎爲唐代名臣其自任不可謂不重而上宰相書則失之躁示兒詩又失之誇其遺譏於紫陽後山輩者抑有由矣後之學者萬不及韓子而輒思纂述無怪乎聲書妄辨楮擊者多焉僕日遊心於經傳未能究其終始惟於古文詞頗能琢抉其微然得之璣羽往往失之鵬鯨足下手披目覽獨具

識見真有會於典籍之大卓然拔乎流俗昔者足下自吳至蜀八千餘里當不乏名勝之區有佳山水必有奇構傑作以副之感慨古昔之遺踪瀏覽前朝之勝蹟發爲吟咏亦足以豪羈旅之中昔人縈懷遊歷之地詩人托興足下何不攷其土風俗尙哀爲一編如放翁之入蜀記石湖之吳船錄使僕後日至其地而知某邱某壑吾友之所經也某宦者某氏子吾友之所識也豈曰著書立說窮而後工也哉夫吾人功名不就則遁爲汗漫遊日與畸民俠士交接而不與聞典廢事是亦一樂耳年來足下株守鄉曲布衣蔬食自甘靡靡然曳裾侯門者足下固不出此噫僕因之有感矣行之不立身之悲也名之不成儒之耻也豈徒持三寸管馳騁詞壇而已乎凡庸歿後里書不傳僕所以廢書三歎者蓋有感於斯也

與楊莘圃

讀足下手畢感甚然有不能已於言者足下何教我之深知
我之淺也三復循省罔知所裁足下視僕爲何如人者僕方
謂稽古之儒世不概見卽有一二有志之士特立獨行舉世
又從而排擠之誹笑之無怪乎流俗之不能識人而古學之
卒不復也韜之所學不過經史諸子與歷朝諸君子文而已
未嘗與今異好也卽所著述亦爲筆墨所偶托豈欲藏之名
山大都傳之其人垂之後世哉且亦非以箸述自名也事本
與讀書相輔耳有一日之讀書卽有一日之箸述後日功稍
深學稍進或見己之所言爲古人之所已言併書可以不作
以視乎章句俗士咋舌伸眉望而却走沒世不敢下筆者其
得失爲何如哉家藏典籍不富卽殘編斷簡韜且未能遍閱

奚敢以博雅好古自命耶足下謂科名者士子之進身非得之不足爲孝以是爲僕勸其意不可謂不厚然僕聞有一時之孝有百世之孝吾人立天地間縱不能造絕學經緯當世使天下欽爲有用之才亦當陶冶性靈揚摧今古傳其名以永世若不問其心之所安博取功名富貴以爲父母光寵者烏足道也足下歷觀古傳作皆自少時嶄然露頭角及壯能文章見知于世而其始未必不如僕橫覽四海生才蓋寡僕目雖不越几席之間而心嘗馳宇宙之外何以有識者渺不得觀方自歎歎不已甚至泣下復顧而自惜謂不遇一有識者與之上下古今議論興廢事其次以古文詞相質證誠以非有識者不能知我文也况士各有志僕不能強足下爲古猶足下不能強僕趨今也豪傑自命不凡豈可苟阿世俗僕

之不才何足辱齒煩足下之過慮甚矣足下名益高志益奮而業益精以掇青紫而無愧若僕則何敢望僕年二十有一足下年二十有五而僕足不出里閭足下游蜀中徧歷山川風土人物之異所遇若岷坡宗望輩非皆當世才也所交接者更有勝於僕者乎夫聖賢維倫常豪傑懷經濟文人貴學問足下意謂卽不能相

聖天子以輔盛治出爲百里宰亦可澤及黎庶功被當時而名流後世不知今之爲方面者日耽娛樂於屬吏則悉索無藝雖使冉季復生亦將以聚斂爲急况不逮冉季者哉嗟乎於時文中求經濟吾未見其可足下勿挾尺寸之見令人墮實而廢時則幸甚

與友人

契濶以來涼暄屢易違懿範於三秋望雲山於百里中夜以興時深歉仄湯士林之清議對執友以何辭足下寄跡瀛壖雖蘇涸轍而處身之道未得焉夫儒者立節不必鳴高君子持躬務期絕俗經權常變惟所用焉而獨至處身則斷不可不謹顧諉爲見幾者未揆事理之全設爲觀變者亦昧綱常之正事苟關於衆口未始非士品之厄而持公論以繩人者或亦在賢豪輩也足下讀書有得卓卓然超乎流俗於事變之來亦畧識幾宜矣乃不得志於時徒傷道之不行亦惟茹蔬飲水藉泉石以自晦何必干時挾策爲非分之求耶雖遯跡居夷昔人亦有行之者然非可以一例論也滬瀆據江南之一隅南控閩粵北臨淮漢近接江浙遠達瀋遼帶長江以爲險襟大海以爲固居然一重鎮也彼自議欵通商以來實

逼處此保毋有覬覦之心所以安靖無虞者亦待時而動耳
吳淞一帶船艦相連首尾交接大小約數十艘而此外又有
兵船託爲保衛商旅計包藏禍心非伊朝夕足下其巢幕之
燕乎近又聞整舟礮利器械嚴戒備欲以截遏海運之北上
隱然若一敵國雖事卽潛消而勢已可慮况煽惑起於人心
災祲見於天象熒惑轉日而行日皆赤色宵波城愁糧運壅
阻海盜公劫無忌夫於無事之日抱厝火以爲安絕少遠大
之見至一旦變端釀於斯須干戈起於不測則有難自由者
苟有培擊之人何以謝焉今夫有識者當乘時以圖功論人
者當設身以處地值貧賤之迫人旁竇捷徑所不暇計故忠
良於事勢之無如何亦惟有含痛入黨人之傳耳春秋責備
賢者於失身尤重焉僕於酒酣耳熱後能不爲足下擊碎唾

壺感憤泣下哉然裹足不入者保身之哲也決心舍去者果斷之士也事機猶可轉圜昔非何必不今是翩然辭去鼓櫂而西彈長鋏以歸來謝知音於海上尚不失爲佳士耳若復羈棲異地淪落青衿以垂暮之年蹈不測之域不獨知者爲之興歎卽己之心何以安昔孫武識夫差之非霸才范蠡知勾踐之不可共安樂穆生見不設醴酒而行察微知著未始非遠害全身之一道也度勢審時足下諒必明於去就矣

與楊莘圃

今秋白下不復遊矣歇後鄭五自知夙明何敢作非分想耶金焦兩峰讓與足下飽看可惜可惜課徒之暇泛覽典籍日積月累見聞稍擴顧閉置閭閻跬步輒自約束酷類車中新婦前者足下言旋僅得一面後以阻雨未克携屐相訪悵甚

來札念我媿喜交集終歲依人仲宣生感讀君之書不能無
慨於中韜問字吾師暇輒過從元亭載酒或不是過乎足下
書古博洽素抱劉貢父不好議人之癖韜尤服膺卽我師亦
嘖嘖於君之古文詞而樂道弗置足下歸來新詩定當束筍
酒闌燈灺揚權古今如吾兩人正復不可多得耳南風良便
聊報尺書謹冀珍重不宣

張園尺牘卷一終

受業番禺鄒五雲校字

張園尺牘卷二

瀛洲釣徒王 韜仲張著

與所親楊茂才

韜頓首韜不才無所表見以光於閭黨遯跡海上是用殷憂
鴻雁西來手書遠賁十讀三復嘗所適從然有不能無言者
昔年先君子見背韜固不欲行眷顧家庭又難中止使有一
大力者提挈其間俾成素志決不敢自甘湮沒乃經秋臥病
聞問闐如蟲聲滿庭鼠跡盈案歷此况味祇自傷矣然後戢
翼長征浩然不顧知韜者當爲韜痛哭流涕而不置也羈縲
旅窓孤檉弔影夜闌夢醒淚痕常濕枕角每念先君子輒摧
裂腸胃死而椎牛誠不如生而殺雞也人子之職未嘗一日
稍盡况茲者丙舍未築尙以華屋作山邱更增淒惻舊冢僻

在澱邨臨水背田地步殊狹且上無數株之樹旁無徑丈之
籬叢雜荒蕪幾至不治意欲舍此一區更占墨食而公私遺
逼因循至今臘底歸舍忽忽杯酒未獲與足下略訴衷曲繼
又放權來斯黯然執別卜宅城闔原非得已以骨肉之相離
而奉侍之多缺也雲樹蒼茫時日間隔側身滄海喟焉自傷
欲求如足下不可得耳足下擁南面之百城進退今古以此
茂世俗傲王侯無愧矣嗚呼天地生才不數處世亦不苟韜
常以爲然及至今日有不敢盡信者韜年十九已事博涉才
雖不逮古人而風雨一編靡間晨夕不可謂非礪書媚學者
初不料時命之不偶而淪落於無知之俗也事至於斯誠爲
已矣豈復能嘍嘍然謝名尙品炫智矜奇哉雖有殊才異能
橫出儔類亦不足觀也已刪訂文字皆係所主裁斷韜雖乘

筆僅觀厥成彼邦人士拘文牽義其詞詰曲鄙俚即使尼山
復生亦不能加以筆削其所任用雖皆亡命非土著者然豈
無沈落光耀之士隱淪其中邇來韜踪晦跡久不談詩惟是
結習未忘閒情偶寄或攜朋小飲或招友劇談佯狂乎市塵
之上溷辱於沽屠之間要不過馳騁於權場酒地消閒於甌
茗噓香醫劉伶之癖補陸羽之經爲愁城中特闢生趣而已
畧明吾懷惟垂察焉道體幸自珍重眷好安聚無他祝倘有
便羽更冀良訊無寂寂也

與諮卿舍弟

我自去歲杪秋至此今已又及秋矣時物一周不禁觸目生
感嗚呼人生如白駒過隙誠不知老之將至貧賤何足耻富
貴不可求但當安吾貞守吾素而已今人得溫飽便不識名

節爲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轍能不令人警我短耶

與友人

往者不佞偕友人登馬鞍山御風而行遙見落日深處寺門
不掩山之南荒祠半圯疎林一角時正九月之望空山葉滿
鐘聲帶秋山不甚高石逕紆折有一抱玉洞圍以石欄人不
能入中有古佛色相莊嚴寺僧頗好客款留啜茗四壁都爲
遊者惡詩所疥寺僧爲拂拭佛閣積塵指一箋素謂予曰此
詩當佳卽視之乃覺阿上人作也因以日暮忽忽下嶺今茲
僻處海濱無山可登屐齒不折久矣生平酷具遊癖頗與足
下有同好安得幾兩蠟屐踏遍天下名山也

與楊三醒甫

別來二月景物已非溪柳盡絲岸花如錦温風闌雨芳事正

濃短窓前一株鴨脚桃不知曾著花否嘿居幽寂渺然寡歡
大痛未夷中心愴惻卽有所作無非愁音輟筆以思沈瀾盈
袖僻處城北絕少畸人帖經而外置不復道所居三椽聊以
容膝老屋多隙時來黃沙小窓不明罕覩白日冠蓋而過者
未投一刺襪襪而至者誰擅清談迴憶曩者夜永燈涼論文
前席此時已渺不復得離聚無常悲愉易狀而論者猶謂附
腥慕羶兼金可致蒙汚蘊垢故轍頓移物議沸騰難以置喙
此間商旅騰金貨物踊貴寸椽斗室月糜萬錢加以洊更多
故心力耗盡賣文所入莫供所需以原憲爲多財呼黔婁作
豪士舉世悠悠亦姑聽之而已紅蓼花開碧梧葉落韜如不
歸足下可來瀛壖一隅雖乏山林幽勝而琴樓絃閣棟接甍
連亦是瀏覽怡情登臨豁目也煙波百里雲樹萬重手書尺

一珍重無既

與楊也陵五丈

天下之所最傷心者與骨肉長別之後復有小別先生解維之夕雨橫風顛韜之心魂隨先生以俱去矣春申江上萬籟悉起聽此秋聲益增怛靈樁返里定已宵闌埋香瘞玉痛何可言摒擋壹是惟先生是賴韜羈雌異地筆耕硯耨凜涼颺之刺骨感秋思之縈懷煢煢孑立無可告語刻猶母子相依可以自慰倘初冬北堂返櫂其岑寂更爲何如旅燈如豆影隻形單旣悲逝者行自傷也憶昔歡場酒地日就徵逐慷慨悲歌適成懺語迄今已久不見此樂矣而所遇又若此詩能窮人是耶非耶諒先生必有以教我使進於道俾可舒其莫名之悲而勉以自守之學非然者遁跡空山逃禪野寺亦

足以懺除惡緒欲作莊子之寡情偏惹荀郎之多恨愁悰震
蕩幽景荒涼其將何以自解也秋風淒厲伏惟珍重不旣

與醒道內兄

積雨未止泥潦載塗爾時楫師競催解纜足下亦黯然遽別
矣引領企望江上風帆歷歷在目爲隕涕者久之屏跡異鄉
塊然無偶卜築三椽欲與細君偕隱不料又更斯變天之厄
余甚矣亦余之有以累細君也追念疇曩歡好依依如昨西
風窓畔良夜自淒銀燭欲灺空幃寂颺身當其境誰能遣此
嗟乎韜也窮愁日甚橫鼻已灰牛衣罷泣致使細君中道棄
捐彈琴絃而傷別鵠折致腰而痛分鸞每念及之心脾淒惻
欲作數詩聊寄哀思執筆嗚咽不能成語人已云亡豈復有
心情矜才鬥艷而爲綺靡之詞哉庾信之哀江淹之恨引而

風

面

看

年

從

月

夜

燈

深

伸

白矣剪焉孩穉呱呱以泣觀斯景者能弗慘傷獨居異地顧影自憐誰可告語誰爲慰藉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九原如可作也何惜以郭璞生花筆易之耶才人薄命烈士多窮焉用文詞自取戾乎行將披髮入山長與世絕采藥茹果以終其身不然詎諧詭傲馳騁於花天酒國中效東方曼倩其人否則枕經藉史肆志書城雖貧若長卿寒如萊蕪泊然也夫文能傷命情易生愁岸楓著紅籬菊鬥紫一尊濁酒持奠細君短榻香銷閑窻塵網刻骨相思豈有了境返魂乏術永無見期嗟乎雲樹依依鄉關渺渺側身孤寄感喟何多以家貧親老而不爲禱仕儒者弗取乃羈縻於此曠歲累月迴憶寤疇潛焉出涕昔仲由負米雖遠弗辭毛義捧檄雖屈無媿然皆不致辱身以彼絜此實自惡焉西風戒寒木葉微脫珍重裝

棉尺書以報

奉顧滌菴師

雨雪載塗匆匆損別背春涉冬彈指間耳雲樹蒼茫莫能觀
止我懷如何不可說也憶昔剪燈射覆門酒聯吟渺若隔世
春間海棠初開小病偶劇爾時尺書一往復西風又起窻底
寒梅著花曾未嘿處海濱側身孤寄於閭閻諸故歡久絕聞
問中秋卜築三楹挈細君偕來斯土原欲得家庭團聚之樂
而慰旅人寂寞也不料至未十日遽更斯變辱在異鄉扶持
間視者絕少稱藥量水惟待一人圓月弗常空花易萎吁可
悲已邇來遨遊於書城酒國中日以淚痕洗面舉天下之
樂事無足以破愁者一燈對啼萬籟空集雖至無情要難堪
此嗚呼噩夢無端豈因藥誤緣有限生帶愁來向蒙不韙

之名遁跡於斯者蓋欲稍謀升斗以上奉高堂下撫弱息耳
而今所遇又若此羈縻異地祇傷親心行將改絃息轍槁餓
窮鄉離腥羶之惡壤守泉石之素志慕天隨之不仕學瑯琊
之弗娶釣水採林供甘旨於堂上操鉛握槧留著述於人間
倘復悠悠無聞托爲漆園之達識沈溺不返甘同南郭之濫
吹於其乃心更闕然矣閱境多艱性靈殊惻私衷醜縷其何
以罄

寄周丈侶梅

不相見者二十閱月矣春時海棠初開放櫂旋里僅以尺一
之書相往復吳淞一曲烟雨淒迷嗣後重掛征帆忽忽遠去
又不得與長者一見西風已起故園黃花又開矣舍弟從里
門來極道吾丈拳拳之意嗟乎遯跡海濱真如匏繫鴛駘下

材無志騰驥祇增伏櫪之悲耳桐葉已落槐花正黃見人家
泥金徧貼功名之念未嘗不稍動於中酒酣耳熱時復潛焉
自訕同學少年亦多不賤彼此相形益覺淚下羈縻於此勢
非得已滬城斗大絕無可與語者安能鬱鬱久居此哉吹齋
市之竿自慙濫廁彈相門之鈇何日歸來故鄉可樂易轍何
時吾里中尙有皇伯通乎爲之賃春亦所欣慕焉

與殷萼生上舍

不見仲文月十圓矣遠樹在望孤雁不回末由執訊春杪旋
里墜歡再拾承足下供寒具淪清茗娓娓劇談深情如昨兼
讀吉溪十詩寫景幽深言情靡曼足下伏而不出怡情水石
肆志縹緲遠擬天隨近方竹素將見地以詩傳詩以人傳矣
榻來寒梅已放魯酒獨傾別無所懷堪以破寂所與交接者

則皆高談性命藐視風騷閒有一二文士又若劉季緒一流好妄詆人作廁身其間殊覺齟齬不入數載屏居筆耕以供甘旨人方謂以瘦人而居肥地必有贏餘殊不知海濱米貴居大不易雖長卿賣賦歲得二百餘金而書籍數種漸以易米敝裘綿袍盡質長生庫中允堪齒冷無足涎流豁精神不逮潘黃門哀痛有逾庾子山境遇難比馮敬通情緒畧如荀奉倩繩牀經案祇覺神傷旣棖觸於昔愁復淒涼於往夢芳草天涯不堪在意世豈有蘇蕙左芬乎絕代嬋娟同歸黃土與言及此能勿黯然年齒日增心緒愈亂詞賦詩章久已束諸高閣曩所著述盡飽蠹魚不欲流落世間爲人糊窓覆甌也結習未忘好名之心尙在寒蟄枯蟬時復一呻終不甘汶汶以沒世何時棲遲名山構老屋四五椽種修竹數百竿伏

項咕畢與世無忤况吾友楊君莘圃嘗有結廬西湖之想倘
使他年得與偕隱攷訂墳典商榷古今仰屋著書竝有所表
見未始非寒儒之退步詩人之遐軌歟志雖如茲事難逆料
足下亦有同心乎請以斯言卽爲息壤

與醒逋

話別非一日矣自春徂冬僅以尺書問訊寒夜坐愁殘燈欲
熄每一念及輒復黯然足下移研吉溪與蓐生上舍晨夕聚
首彼唱此和所得當哀然成集不獨消憂破寂已也韜挈家
遯跡卜宅海濱上奉高堂下教弱弟阿苕五歲解覓棗栗每
顧之而泣然流涕臺芳早謝墓草垂青數載歡娛真如一場
短夢邇來閉置旅窓益復無俚花放之晨月圓之夕未嘗不
憶曩時剪燈聯句鬥酒藏鈎此境不可多得耳嗟乎悠悠斯

世難索解人惟是隱耀含光聊遠塵俗韜少時嶄然露頭角
謂不僅以空文自見今汶汶沒沒五六年世緣擾之才亦退
矣何時彈鋏歸來與足下讀書於吳淞之側追蹤皮陸並軌
千秋中心惓惓竊慕乎此足下亦有意乎

上江翼雲師

韜頓首韜吳下諸生而甫里之逋客也傭書滬上四換鷓鴣
垂翅之鵬不能奮飛伏櫪之馬已無遠志今春友人書來規
韜致力時文以圖進取且高堂屬望殊殷不得不以舉業自
勵弗羨介推辭祿偕母而隱竊喜毛義捧檄爲親而屈繼因
叶笙潘君爲介得識荊州元亭問字敢比侯芭藜閣劬書遠
慙劉向辱承不棄置諸絳帷馬融絲竹旣得耳聆毛萇經義
更蒙指授自可辟暝承教而學問從此進矣然韜簡懶習成

頗同叔夜幼耽典籍愧作吟癡長學詩詞慙非妍手至於帖
經一道素非所嗜焚棄筆硯已閱五載况以遭家不造憂患
沓來深愧太邱兩子不能割股以和羹終傷方朔細君弗及
齊眉而舉案屢丁轆軻遂汨性靈竊思韜當茂齡自負奇傑
原非痼癖山林膏肓泉石乃劉蕢被放羅隱不逢燕頤之相
終虛馬齒之年已長聲譽不彰才華頓退既無知者祇自傷
矣薄遊於此初非得已歌無魚於館舍欲賦歸來嘆羈鳥於
樊籠急思颺去每有感喟托諸篇章邇來貧逃酒國愁寄書
城頻搜蠹篋屢歎無衣典盡金釵不因貫酒寒士之苦誰還
相諒若吾夫子檀邊韶之淵洽夙號經笥具李善之淹通允
稱書麓扶輪文囿騰吹藝林海陬物望咸推江氏矣夫役心
寵榮不能一第努力著述自有千秋韜之所慕如斯而已非

敢放言聊以素所蓄積直陳函丈倘肯憫其愚更進而教其
不逮也則幸甚

與錢蓮谿茂才

一昨江樓對酌娓娓情深訪艷河橋迄無所遇踟躕四顧惘
然久之所云春紅校書早墮平康頗爛翰墨煙花小劫了此
夙慧良用喟然顧韜之寄托別有深於此者少時竊慕文君
之爲人風流放誕又喜其從長卿爲能得所天也雖踰越繩
檢而獨具巨眼是以不揜其爲千古佳話也邇年來於花國
中壹志訪求少所屬意結緣邂逅不乏良材按格品評竟罕
殊質間有秉潔懷芳之淑媛則又淪落自嗟適非其偶大都
銅臭熏人故青衿失色耳足下亟稱方氏淑貞二女史可爲
茸城翹楚芳齡已長待字十年其志不可謂無所屬也韜悼

亡新賦玉骨未寒何忍遽言此哉既爲齊大非偶又值故劍
依依屬在同心庶幾鑒諸

寄顧滌靈明經師

西風判袂北港掛帆曾幾何時忽忽歲盡駒光易邁馬齒徒
增殊令人輒喚奈何邇來瞻企之勞寸陰若歲獨居異地觸
緒感懷江上梅花誰傳別意鄰家爆竹徒愴客衷回憶細君
團聚者不過三載有奇琴絃乍歇墓草垂青遺掛空懸墜釵
猶在黃門述哀無此奇痛蘭成嘆逝祇善傷心幽怨填膺抑
鬱誰訴夫子其何以教我也韜所著述略有數種要不足供
世覆瓿之用遯跡海濱見聞日隘詞章之學久已棄捐况燕
巢於幕雉罹於羅可爲憐憫吾夫子誼切友生情深師弟倘
能爲韜畫一萬全之策使自拔於泥塗幸甚幸甚臨風悵惘

輟筆沈瀾無任瞻依伏祈自愛

寄曹醴卿上舍

小桃開後始旋里門蒙君留讌重拾墜歡韋厨食品別饒風味得君家一飯至今猶甘香盈頰也纖舟申浦仍覓舊枝花放月圓懷思綦切當時潑酒霑襟哦詩題壁可爲詞壇中一段佳話令妹少芬女士作有白桃花詩情韻纏綿不媿作者吾里中多一不櫛才人矣顧媛慧英亦嫺吟咏盈盈競秀女子多才未必讓柳絮風流爲獨步也韜也幽恨茫茫百端交集真卿乞脯義山無題兼而有之埋香葬玉墓草垂青觸撥冰絃柔腸欲裂一種芬芳悱惻之懷無從杼寫花晨月夕黯然自傷猶憶曩時與足下讀書畏人小築咕畢之餘縱譚一切嘗言白頭偕老是庸福非艷福也美人百歲亦一鳩築之

醜婦耳必也蘭摧玉折斯情益深語雖不經然足下首肯以爲創論詎意昔日之譎言竟作今茲之讖語哉細君夢蘅容雖中人而爛靜寡語有大家風焉倘其潤以文藻卽不能方軌前秀亦可與芬慧比肩何圖墜雨輕塵與落花俱謝耶海上諸友勸韜權納小星以替明月韜以爲名姝才士曠古難并欲得佳婦非數生修不能况彼造物刻意顛倒故留缺陷生平常爲恨事世豈有霍小玉馮小青其人乎苟屬非偶輟瑟不彈可耳吳淞渺瀾雲樹醜靄相思不見我勞如何伏惟彊飯珍重不一

寄所親楊茂才

辛歲返轅墜歡重拾銜盃剪燭喜樂無量一別曠歲思子爲勞遞中猥辱手書略悉近况籬角黃花已兩度開當頭明月

又廿回圓願見之懷殆不可任頃里中人來絮談瑣事歲月
雖更風景如昨天高氣爽涼風生悲笳角互動李陵聞之愴
懷蕤鱸已肥張翰因而寄興念舊懷歸昔人難免九秋行盡
思將挂帆旋里故人團聚之歡勝於浮榮百倍僻處海陬閉
門訟過此心幾如死灰槁木故鄉可樂長鋏徒彈新壘未成
一枝莫借此間校理之役已將戴事去留尚不可知今茲賣
文所入歲得二百金尙且以布衾質錢金釵貫酒倘一旦歸
來更將何以爲計念之真堪墮淚足下葆素含貞五年伏處
所讎無十日米得味惟一囊書且又陶然自怡弗改所志不
躁進以干譽不趨炎以弋名時杞種菊中藥養神繞樹巡欄
小詩適性皮陸風流復見於茲矣韜自悼亡以來輒欲焚研
生花之筆已還郭璞是以庾信雖哀難續傷心之賦荀郎多

恨未裁刻意之詞青琴已斷么絃獨張月夕花晨徒增淒愴
空作朝飛之操慣嘗獨睡之丸每值身心稍愜寒暑得中尋
花覓絮間作綺遊北里東墻不無所遇有寶兒者迹非青樓
間與士流往還酒罷茶餘偶然一詣特未知詞翰弗克供捧
硯役也足下以繼娶爲言事非不可但齊大固屬非偶而伯
鸞則先宜擇對他年作陸通之歸老如無德耀之相偕何以
爲隱士光哉若其孤山處士對梅花而孤眠摩詰老人御繩
床而坐老高節清風非余所及韜竊以爲詩書之秀難降貧
家而淑慎之姿要推名族必也四德屬識之無中廚能諳井
白庶幾紙閣蘆簾不致書籤之顛倒機杼燈影長隨夜讀以
高低未必非雅人所慕清致可風也不識將來此志能終成
否付之一笑而已

與錢布衣

昨宵話舊酒樓深情若揭劉伶轟飲康駢劇談不是過也白
家老嫗亦能解詩通尺素於微波得彼姝之芳訊陡覺蓬山
之非遙桃源之許聞矣除夕可到我家守歲圍爐共話典當
不淺孫君秋棠更望拉之同來庶不寂寞耳

寄滌菴師

海上鴻歸惠我手書并淚海集一卷臨風雜誦亦不自知淚
之何從也嗚呼蟬叔竟死耶始而涖水人來偶言及此猶以
爲傳聞之誤今則訛讖凶詞自夫子而至矣斲然頭角天促
其齡不知夫子何以自解歲事將闌百端叢集欲作一詩以
哭蟬叔而鮫眼已枯欲哭而不成聲故欲作而猶未果也除
歲夕當登九成臺上東望欬歔煙波浩淼爲蟬叔一大哭淚

竭詩成而韜亦從此返矣夫蟬叔以回
才至於此極有同悲焉然蟬叔雖死志
父子緣如橫山故事未可知也卽或一
使天下之人共傷蟬叔早殞則蟬叔亦
卽世臺芳又殞作客三年親懿間隔
不知何時可歸是更不逮蟬叔遠矣
善不倦必非無子者雖鳳雖天石麟
於天卽卜之於夫子曷敢以無稽之
永紙盡而止

與李壬叔茂才

昨夕桂山枉過納涼閒話清風颯至
書弟敬傾筐倒篋而贈之去後滄茗

過足下寓齋足下炫以魯壺弟豔羨之心勃生鄙吝之態頓
起夫請帶求劍恰人之所爲亦俗士之所笑弟固非其人也
日前板橋之畔共喫鮓魚餘芬尙留齒頰豈敢再生妄想然
竊自揆弟待桂山不謂不腆諒不徒以肥肉大酒供我醉飽
已也桂山言將來當饋我以鼠鬚筆貽我以鶴尾杯豔詞徒
費虛願難償弟不禁一笑置之弟近患咯血症子雲吐胃長
吉嘔肝病日深壽弗長矣或者一陌紙錢酬之夜臺反足爲
實在功德否則舍近而圖遠徒令人心痒耳足下久知此中
曲折决不訾弟爲阿戎一流人夫投桃報李朋友之常故紵
衣縞帶物雖小而情通弟豈真欲桂山饋物不過聊以諱之
耳弟昔承足下命卽有以報弟固不敢居功然亦不任受誑
食言而肥不如食蛙而瘦乞假囊中記事珠令桂山一捫囊

之可乎宵來缺月娟娟北窓靜坐藉養沉痾倘能來作清談
敬當場逡以俟

寄孫秋棠茂才

別來半載疊枉手翰帶水莫杭遠鴻未翔裁答時疏衷情紆
軫凌价來滬卽作報章亮邀洞鑒尊裝一領已在雲霄反覆
此案終成疑竇徐僕所贖典閣之衣俱在余舍少雲沒後卽
轉徙他所其中不無首尾豈敢謂予面如吾面未必彼心如
我心足下默喻可已正月元旦官軍克復滬城流離之衆復
覩昇平是夕也賊踪潛遁官軍繼入燒而後走是其下策粵
首劉逆幸卽駢誅斬馘餘黨不可勝計人心至是始得一快
惜乎西園花本已成墟莽東里繁華變爲瓦礫世事滄桑曷
禁浩歎卽足下舊時庭榭亦付劫灰有心人聞之應爲心酸

淚落迴首昔游徒增長觸權場酒地曾幾何時不堪復問惟
是巖疆雖奠而黎庶孔艱或家室仳離或棟宇焚燬破巢之
下幾無完卵集哀鴻於澤中驅猛虎於邑外剽撫兼施在在
胥關擘畫一切善後事宜非大才人不能猝辦足下可有訂
謨以蘇此困若僕者飄泊天涯有同王仲宣衰運門戶有如
任彥昇買田之願卜鄰之想至今未遂應爲足下所笑我家
甫里爲陸天隨所隱處僕嫌其近市不能避世未若荒邨僻
處芟茅作簷刻竹成屋持玉壺以買春駕扁舟而捉月與漁
夫樵子耕童牧豎相往還烟迷雲遠林密水深有咏予爲老
農者乎則諾悠悠此心未知何日可成能偕隱者惟足下故
敢奉告僕今年頗欲留意詩詞劍人壬叔梅伯咸在此間不
憂獨唱無和足下東臯農事之暇定耽筆硯遙相贈答亦可

排悶遣愁倘有南來之雁幸惠好音無寂寂也

寄曹竹安茂才

話別十閱月未寄隻字疏懶之狀以此概見臘底旋里留家
僅兩日倉猝解維不及一面紆軫之情難以言述弟遭家多
故骨肉淪喪眷念吾族涕泗滂沱竹筠老病纏綿已久其死
猶可測料端甫正在壯年尙望其克紹前業爲先人光何亦
遽爾奄忽從乃父於九京耶聞信誠悼爲位而哭弔彼夜臺
汶汶漠漠延頸以望川路迴隔拊膺而吁幽冥異途嗚呼端
甫媚齡廿七竟爾殂逝有母已老白髮飄飄有妻方艾青燈
黯慘強幹已折枯枝詎榮王氏之衰於斯而極先君之墓僻
在澗村遠客海陬缺於祭掃春閨必增塚土始可無患新阡
雖築馬鬣未歸深爲疚懷鹿城應試未識可有定期弟於桃

花放後當拏舟至家復與故鄉戚友一聚潤襟兼吐私臆弟
近抱幽憂之疾離怨填胸遇物振觸庾蘭成無茲哀痛江文
通遜此悲淒慕長卿之才守尾生之信每念是事輒欲忘生
非真土苴周孔蔑棄禮法側聞情至者聖人不禁義重者烈
士所難足下於此中素有閱歷自必領略於言外如能使明
月不缺散沙再搏不啻生死而肉骨嗟乎癡念雖灰深情未
死尙望足下終始玉成則身受者淪肌感恩者頰首二百里
外不能觀止輒寫往翰畧陳鄙意惟垂察之

寄孫茂才

韜白寄跡海壖綿歷歲序倦遊之翮凌風不翔自遭喪亂裹
足不出日與異類爲伍暇惟飽食而眠甕無濁酒叩門而沽
篋無異書仰屋何益年齒日增歲月云邁昨已入春餘寒猶

厲室本近郊狂飈撼屋枯條爲摧林木怒號夜半夢醒倚枕
而聽燈寒漏靜淒戾萬狀鄉里親懿尺素久絕老母無恙差
以自慰然惡識凶詞一月杳至竹筠老病以至奄忽端甫壯
年竟復短折言念吾宗旣弱一个桐枝又枯隕其長條惠連
不來時而入夢阿咸長別誰與清談骨肉衰逝門戶零替此
一痛也先君殂謝以華屋作山邱者幾越六稔舊歲丙舍麗
築坏土始建結榿爲籬短不及肩植松於旁長纔盈尺思欲
徙家近塚爲就耕之計而此處瘠田無異耕石因念足下曾
有偕隱之言酒闌燈炮私謂予曰先蓄買山之錢早遂卜鄰
之約而今東歸無日西望徒勞竊自悲已伊吾始願志在歸
耕誰則同心惟有足下當復築五畝之廬買一頃之田鳥語
怡魂山光悅性酒飲鄰叟詩教牧童蒔竹滿園刷笋爲脯種

魚盈池選鱗作膾蔬果供客可以謀醉鷄豚養親可以承歡
東臯農事之暇或櫂扁舟茶爐酒醞載以自隨依樹而宿尋
花而語有得則書倦則隱几以此沒齒聊以云達身後之名
安問千秋生前之樂惟有一醉辱同嗜好故以爲言勉力加
餐無墮宿約賴白

寄顧滌蠡師

松軒歸里曾肅寸箋與梅伯畫扇並呈亮邀清覽夫己氏爲
人卑鄙齷齪不足與談畫筆惡劣異常人與錢則作鷓鴣笑
否則睫毛三寸長斷斷然與人爭人苦不自知耳具此庸品
庸畫望有噉飯處難矣當東之高閣至無目世界時再出可
也炎皞肆威赤日當空如張火傘嵇生性懶益復裹足不出
猶幸東園咫尺尙堪避暑花木陰翳泉水潏洄時與梅伯壬

叔劍人春水諸君攜酒賦詩留連其間旅窓得此藉破岑寂
近作消夏集新詩如束筍梅伯更有雲霞二仙爲心賞一雙
解語花雖與十斛招涼珠不易也夜燈可近率作此紙冀作
我師一劑清凉散何如

與楊醒逋

伏處海陬見聞日陋蓬藿荒廬名流絕跡儼然客中藏書無
幾暇惟出門徵逐夜或秉燭呶晤結習未忘聊繙簡冊以昔
所知命筆志之吾里爲陸天隨所隱處流風餘韻猶足以興
起後人因思方隅咫尺之地豈無人文可以並傳而絕無好
事者爲之搜羅以作輶軒采風故事里志又經數十年未修
前輩風流不幾湮沒無聞乎是則深可惜也况其闕名詞古
刹瑣事閒情采厥新奇可爲佳話書其梗概足供譚資舊聞

補松江丈擬輯里志不識何以中止今吾里人士類皆役於
飢寒不能有遠大之謨後進少年儂薄侈放不足與言况又
跬步不出閭閻日見夫奔鄙齷齪之態耶昔人謂出門交友
不如閉戶讀書固也然讀書尤在識足以副之今人輒謂不
明世故者爲讀書人此實大謬所貴乎讀書者具有經濟洞
達事理竝非貿貿於交游酬酢間也然則存軼事志遺踪以
發潛德而闡幽光非吾輩之責哉子貞前輩殉難之事已確
二月十有六日邸抄云督役圍捕拒傷殞命第不聞議卹未
免闕典而其臨難直前大節弗隳已足爲吾里光已前與竹
安同舟至滬篷窓多暇劇話里中舊事謂曾目擊其盛於時
馬自如志操清介潘恕齋文學華瞻陳舒堂潘子升雄視壇
坵周碩卿昆弟翩翩競爽爲一時之秀而山民父子避難來

以招禍耳往見吾吳諸生魯頌進三無疏謂無兵無官無財也今益不可聞矣師勞餉竭上下相蒙不亟爲之圖後將不可治吾謂天下當去三蟲一曰蠹蟲胥吏是也二曰瘵蟲雅片是也三曰蠱蟲僧道是也天下之利只有此數而此三者各耗其一民安得不病國安得不貧雖然驟欲去之烏乎能是必有道以處此當今之世爲天下計者必以強兵爲先足財爲務而我謂在方面之得人軍興以來已及數載兵額日增徵調日煩攻戰者動以萬計堵守者動以千計團練鄉勇互相扞衛不可謂無兵勸捐勸納無戶不徵抽釐加稅無微不至鑄大錢行鈔法凡可以生利者無不舉行不可謂無財然而彈丸小邑動勞大員經畧督撫以得罪去者不知凡幾是在駕馭之無方節制之無常耳况乎賊未至之先則募勇

修埤運大礮利器械備之非不至慮之非不周迨賊一至則
盡委而去之則我之所欲用者反爲敵用我之欲用以攻敵
者敵反用以攻我此所謂藉寇兵以齧盜糧也是反不若毀
城郭去甲兵絕糧餉徙富戶以待賊至使彼野無所掠城無
所守不俟三日而走矣今賊之守金陵鎮江也官軍攻之兩
載未下上海福小之邑耳兵至二萬圍之十有八月而始克
而賊之得我地也曾不數日九江至險之門戶也一鼓而蹶
矣金陵至堅之城堞也四日而破矣凡我所防堵之具守禦
之策無非爲賊經營我不能有而賊有之然後足以守我地
抗我師是不如燒而後走猶不爲失計也顧所云然乃有激
而談爲杜牧之罪言非孫子之兵法也至欲有備無患有戰
必克可攻可守可進可退則必以得人爲先故魯頌之所謂

無官者誠無官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民之父母乎
我非敢侈譚當世之務痛詆牧民之長誠惜夫尙可有爲之
天下而將敗壞决裂於全身家保妻子竊位苟祿之臣之手
也海氛雖惡尙可羈棲惟他日退步不得不預爲之計買田
故鄉以畢此生今天下無可居之地但當隨遇而安則身心
俱泰前湯雨生都督贈友人詩云逃儒逃墨難逃世見說桃
源也戰場慨乎其言之矣後日倘能歸來息影蓬廬得償素
志則撫拾舊聞採輯逸事使吾里諸人不隨兵燹俱滅不獨
吾里之幸亦九京諸人之深幸也足下諒有同心故敢奉告
暇幸哀集所聞覓便馳寄想必有以廣我之見也

與曹潞齋茂才

同客西館衡宇相望不能數數奉教殊自媿也蕭齋中涼氣

拂拂頗可靜坐一聲蟬響萬慮都寂此佳境也足下前有清
恙懶於趨問罪甚歉甚此時定已痊可能作廉將軍健飯否
午後得暇當過高軒晚涼散步亦足以漱滌塵襟偶或興發
則至郵店痛飲茅柴酒亦頗不惡所作羹湯尙堪下箸趁此
迎秋再作嘉會毋使雨耕在粵笑我寂寞也星垣下榻尊齋
剪燈對坐淪茗劇譚庾公興當不淺弟處報金一事乞代索
取供醴粥外尙可作遨頭一日費也素性落拓阿堵物到手
輒盡又好散率不喜竿牘甯向典庫質錢不願於他人手討
生活星垣畧知鄙意用敢布其區區

與孫惕菴茂才

自耳盛名已非一日同居里閭不能執經問字載酒談奇殊
自媿也韜自二十歲卽棄諸生而不爲留意詩古文詞稍有

所得然未敢出以示人中間飢來驅我丐食海濱七年於茲
未見一士出城入城但聞浩浩鴉雀聲耳以是閉戶日多罕
與人通曩者令弟秋棠在滬日與之游問柳尋花銜杯煮茗
殆無虛晷嗣後紅巾竊起秋翁亦歸耕故鄉一片繁華鞠爲
茂草珠簾碧瓦蕩作飛灰無復問此中人矣逐臭已久益覺
寡味所賴與梅伯壬叔劍人諸故交詩酒留連稍破寥寂今
月下旬忽得手書欣然色喜如奉九天玉詔書中獎譽過分
神沮色慙猥以薄植菲材何堪爲大匠賞識哉承索遐邇貫
珍但此餽窓覆篔之物亦復何用徒供噴飯耳此邦人士躐
等而進纔知字義已矜著述秉筆者半屬落魄商賈餽飮未
學欲求其通是亦難矣足下云欲來此一游不識何時可來
容當下楊剪燈共作西窓雅話夜涼人靜燈火青熒欵枕相

對時於此間得少佳趣世上庸夫俗子終日碌碌至夜酣眠
安識此樂足下雅人諒有同心倘有便鴻更冀良訊

再與孫惕菴

一昨奉示手畢推獎逾分媿何敢當猶憶丙午中秋應試白
門於矮屋間得見一面其時足下剪燈安枕作煙雲供養計
匆匆未及快譚今此話已苒苒十年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恃
中年哀樂最易侵人韜托跡海陬爲謀升斗計以上奉高堂
色笑初非得已諒知我者必能鑒我令弟秋棠已作老農儘
可避世逃愁青鞋布襪雨笠煙簑無世俗齷齪態亦復佳耳
足下小住茸城已歷數年想所交必多知名士如嘯山筱峰
公壽約軒輩可與往還否西風已起故園黃花又開矣想足
下持螯對酒定有一番高咏決不爲催租者敗興也此間無

可與語者安能鬱鬱久居行將買田歸耕從令弟於生郵作
近世之沮溺特惜蘆簾紙閣之間不能著箇孟光耳癡願難
償他日請念

再寄孫惕菴

邇來拜展手畢雜誦詩章憂深思遠頗有爲國傷時之意方
今楚氛甚惡江淮之陷於賊者已歷三載羣不逞之徒揭竿
競起外匪未來內奸已肆脅從愈衆爲患日深白面書生罔
知遠慮馬惟戀棧蟲祇鑽書目擊時艱無可下手有作杜牧
郇模之痛哭而已前見吳下諸生魯頌作三無疏欲上之當
事不果三無者無官無兵無財也昔已如此今更不可問矣
然韜謂其弊不在無兵無財而在專圖之無人嘗與吾友莘
圃反覆論之幾千餘言太倉畢丈子筠亦有此議所著治安

八策頗可采也惜其人老矣無出山之想卽出亦不能見用
近見宗滌樓給諫所進章疏以爲當求草澤伏處之士以平
天下其所薦舉者四人一爲常州周騰虎蓋卽吾友弢甫也
其人深韜畧好談兵九峰三泖間常有其跡足下亦嘗識之
否韜逐臭海濱爲西人傭書計非得已然舍此無可適者欲
爲祿仕以謀升斗而疆場有事不得不供驅策男兒以馬革
裹尸誠爲壯事但有老母在不敢以身許國壯志漸消分陰
可惜拊髀自嘆安能鬱鬱久居此哉當早蓄買山之錢以作
避世之計枕藉經史承歡菽水可出可處可窮可通然後始
償韜之素志也用敢放言直陳左右亦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幸勿莞爾

與省補

高齋揖別遂隔歲年路殊人絕聞問鮮通兼以嵇生性懶視
筆墨如畏途竟無尺一之書執訊往復罪甚歉甚恂如潘君
從里中來得悉起居住佳勝眷聚安好適符鄙人私頌足下屏
囂尙靜佞佛長齋以儒門之定識證禪宗之上乘古來詩人
才士往往遁諸空虛寂滅以寄其侘傺無聊之慨如足下者
想亦庶幾此意乎比聞足下熟理帖括功名之念猶未灰也
嗟嗟今之掄才者豈皆審音之涓子乎况時非尙文此事亦
復不急若韜者束書不觀已無馮婦攘臂下車之態思欲投
筆從戎爲國殺賊而草野愚忱無可表白惟有作杜牧郇模
之痛哭而已鹿城科試已有定期韜於月初返櫂里門與足
下偕往否則申浦之帆徑抵玉峰偕足下同一旅窓亦無不
可韜此行也亦係遊戲文場耳所幸者二三朋舊再拾墜歡

門酒聯詩當不寂寞借此小住作數日之團聚且得重蠟阮
屐一訪山靈豈不快哉聊因鴻便訊我故人謹祝加餐無墮
成約

發園尺牘卷二終

受業番禺鄒五雲校字

駸園尺牘卷三

淞濱逋客王 韜仲駸著

與楊墨林太守

日來疲於奔命體中不憊值此炎熇如蒸烈日當空若張赤
蓋恐不能如襤褸子觸暑往還再詣旅窻剪燈夜話也薤菜
一漿聊以貽贈是非肥甘不足當屠門之大嚼惟差可領畧
異鄉風味耳爲物薄用情厚竊比宋人獻芹之意韜家貧親
老欲爲祿仕苦無汲引之人旅食京華居大不易况烽烟未
靖道路堪虞此事尤未易言吳下近無臯伯通飢來驅我作
海上游吹竽乞食蝨我其間亦大寂寞所與交者皆非通人
名士黃墟酷飲與屠沽爲伍海山蒼蒼海水茫茫誰可與語
嘿爾而息今遇執事甄拔于儔人之中特加拂拭知己之感

泱髓銘肌本欲賃廡下咫尺地以作遠隱之計無如事有所
阻不克相從詩酒之約當俟異日韜于海天一角覓此鷓鴣
之寄夫豈初心有田不歸如江水請執事爲我詠之壬叔所
貽圍棋二盒本我家故物擬欲向執事乞之未免年少不廉
第青氈爲王子敬所守前爲壬叔以晶章易去輒復耿耿今
物歸執事敢作發棠之請倘不呵其貪持以賜之則清簟疏
簾自有一番佳趣也張君南坪携來書籍或留或否悉聽淵
衷裁斷韜不敢強置一喙惟有敬俟玉音服之無斃而已執
事揚帆有日相見不遠不必讀文通小別之賦請爲吟杜老
重游之時吳江蕤嫩淞水蟹肥煮酒行樂正在此時請以斯
言卽爲息壤之盟可也謹祝眠餐奉報萬一鸕歌載道擲筆
惘然

與許壬釜

憶自去年判袂彈指之間歲已一周景物都非襟懷益惡時
因西風撼戶涼月入簾輒復念我故人弟於杪秋應試鹿城
間道旋里極欲一謁蕭齋藉談別情而留連僅二日竟無須
臾之暇作鄉愿之過門不入未識憾我否也自崑返滬日抱
足疾藥鑪經卷獨遣良宵以致筆墨疏懶無尺一之書相問
訊授書西舍絕無善狀局促如轅下駒筆耕所入未數所出
平仲之書漸以易米蔡澤之釜時復生塵倘非知我者必以
此言爲河漢也楚氛未靖杞憂孔大而東粵又復告變西事
方殷海疆多故聞經兵燹之後穗石繁華蒼涼瓦礫珠江風
月慘淡烟波殊令人爲之浩歎已將來正未知若何了局此
豈肉食者所能遠謀而草野布衣所私心竊慮者也前求椽

筆替花鳥傳神想良工研鍊動必十年抑豈能事不受迫促
已得我家王宰衣鉢耶倘有南來之雁覓便馳寄以慰鄙懷
里中故舊如劉誦莪陳遜齋曹桂林輩皆化爲異物劉丈素
有儉德今日一椽酒不能澆墳上土亦可悲已陳曹二君與
弟文塲角逐頗以微名爲重茲者山靈無恙而墓草將宿思
之不禁腹痛念逝者之如斯而知見在之交得一聚首亦非
易事莘圃詩愈佳境愈窮吾鄉米貴居大不易研田之水安
濟涸轍弟亦愛莫能助徒呼負負而已入冬奇暖諸惟珍重

呈滌菴明經師

酸齋花木睽隔經年鹿城歸來僅得一見懷想哲人如侍函
丈江天相阻鴻雁未通竟無隻字奉訊疏懶庸劣概可想見
韜拋棄世緣皈依空門貝葉禪燈消遣昕夕且藉送窮破悶

不復生諸妄想繙經之暇頗留意倚聲讀道山玉田諸詞悲
憂哀感怫惻纏綿繭絲自縛又墮一重障礙何必如法秀大
師所云要墮泥犁地獄然後懺除口業也近爲仇家涉訟以
事株連雖蒙當事剖析然殊懊惱人意兼以左足生疽潰爛
數處如狡兔三窟以此墻戶不出茲雖稍痊然柴門跬步地
須杖而行醫者云濕毒爲患想南吳卑下之地非有麴窮之
呼不足以禦之也海濱人情亦覺不惡僑寓八年頗與相稔
特以鷺居蚊睫眼孔不大行年三十悠忽無成迴想授書絳
帳一剎那間耳前塵昔影一切都如夢幻故鄉親戚絕少以
片紙聞問者甚或以齷齪語相詆世情如此益復寂寞不必
參透枯禪始能打破羅網也承委扃庭畫扇此老尙在滬中
以殘冬晷短案頭畫債尙須料理今年必先了宿逋明春始

能報命渠云元旦試筆當以此爲黃巢開刀樹也一笑歲暮
囊空百費蝟集徒張空拳輒喚奈何以諸窘迫狀真閣浮提
中苦惱衆生也寒夜坐愁時在折脚鑰邊過活想吾師紙窻
竹屋間燈火青熒另有取樂妙訣天龍一指相悟於無言而
已以雪山旋里之便奉瀆數行伏維垂鑒臨楮曷勝瞻戀

與韓綠卿孝廉

欽遲隆名匪伊胡夕承風遙羨時切溯洄引領於九峰三泖
之間曰庶幾惠然肯來乎去冬文軒至滬藉挹芳徽惜以殘
臘匆匆未及暢訴衷曲然晉接周旋之際藹然可親覺和厚
溫穆之風浸淫大宅間別後輒思作書奉訊動止繼聞公車
北上不果昨以壬叔處得見手書知近刻幾何已將歲事天
箕之學西人精于中土十倍幾何又爲箕學之淵源第利氏

有繡譯未全之憾今偉君爲補成之功當不在利氏下足下爲之鋟板傳世功亦不在徐李下况足下博雅好古於格致一端已窺其奧凡見測天儀器不惜重價購求是以動析物理窮極毫芒傾吐之餘佩服無量粵東近事備載六合叢談中不日定可奉呈作荊州下酒物也錢歲杯盤定多清興燈明冢穀帖寫平安自然百事如願以視王戎齷齪態相去天壤矣近得五茸逸志二十餘卷載松郡軼事頗詳未識此書曾鋟版否暇當細加校覈去複刪煩證以他書參以勝跡務使鼉山鰲嶺之間可以臥遊而得之倘能葳事卽當馳寄請如椽之筆一爲釐正也

與朱癯卿茂才

鹿城話別睽隔經年春樹暮雲輒勞慨想比維文祉清嘉起

居佳勝甚善甚善去歲足疾劇發經久未瘳遍謁名醫皆窮於技江南之人固多軟脚病然不應如是也方疾劇時屏人獨處藥爐茗碗經案繩牀耿耿良宵誰爲伴侶此中况味有不堪領畧者耳五月上旬家母舍弟都來申江特遣一舸以逆予歸故鄉風景又於病中領取杜門養痾伊鬱寡懽日則啟北牖披襟夜則就東牀坦腹米鹽瑣屑概置不問坐臥欠伸了無一可只索飽則攤飯倦則攤書耳茲將匝月尙未克痊曹丈友石許以用藥有喜苟如斯語尙可不作廢人他日青鞋布襪消遙山水間亦生平之大幸也委題焚香讀易圖海上諸君子佳作林立以拙詩廁其間猶佛頭著糞耳久病之後頗思逃禪易理淵微最難會悟總之懺綺情歸空寂旨則同也炎暑方張小年正永紙窻明淨圖史縱橫時於此間

得少佳趣聊因便羽謹附尺書諸惟珍重彊飯爲佳

呈滌齋師

養痾旋里息影啟門足音登然聞聲色喜高軒枉過兩奉教
言奧論微詞殊發深省坐臥一室中無異參禪證佛所夕諷
經稍自懺悔足疾已求友石三文醫治謂可不日收功然腫
尙未消毒或內伏恐將來潰爛決裂不可收拾友丈以盧扁
之才療癰疥之疾當必裕如何容過慮所異者每至月杪則
劇發是中有鬼與科名作祟斯言洵不誣矣吾師詩藁邇聞
已付手民不勝欣躍他日流傳萬本嘉惠千秋鈔襄陽播塔
之詞者一時紙貴不朽之業良在於斯病中無可消遣陳編
舊帙不能使耳目一新欲乞吾師數十年中所作一一賜觀
俾於鑪香燈影之間可以消愁排悶昔人讀枚乘七發陳琳

一檄宿疾霍然吾師之詩入於情者深其感人也至敢以爲
請幸毋吾隱

與補道人

見道人來則歡然與道人別則悵然此殆夙根粘滯於聚散
因緣未能勘破也病中無事好弄筆墨亦是一重文字障礙
願雖好作詩詞獨不能爲題圖酬應語蓋此中空洞不著一
物何得強無爲有也譬眼內一著金玉屑便成盲子惟道人
具大智慧隨感而通應物不滯真大自在秋卿索題焚香讀
畫圖經年未報雖此種物百年後爲拉雜摧燒之品題與不
題等歸諸盡然見在究不得以一空了之道人可代捉刀一
結此公案佛家最忌打誑語暫破此戒何如

與郁丈泰峰

自患足疾閉門日多罕與通人名士相接性本拙懶不喜竿牘故於當世名公鉅卿不敢妄有攀附以希獲見顏色卽長者之門亦未敢數數進見懼瀆也因病坐廢頗得留意詩詞今夏道暑歸里息影故廬殊有閒靜之致嘗自嘲云半人將作習鑿齒惡疾幾同盧照鄰遍謁名醫皆成束手阮囊錢盡剩欲鬻書不得已重來滬上作舊生活幸遇西醫合信細加療治漸復痊可然行二三里輒欲小憩雖雖涉遠不致跛行亦姑聽之而已吾丈爲海濱物望所歸門無俗客家有賜書婚嫁旣畢米鹽無擾了尙子平之素願爲宗少文之臥遊儒林清福以此爲最近日讀吾丈所刊宜稼堂叢書中附劄記備見吾丈讀書得間讐校之精雖近時之盧召弓學士顧淵濱茂才皆不逮也至所刊九章算術數學九章搜奇采軼集

秘羅珍繼周髀之古經探泰西之巧法誠足以紹述絕學矣
海昌李君壬叔當今歷算名家也見譯幾何原本以續徐氏
未竟之緒俾成完帙斯亦海陬之嘉話歟李君急欲得此二
書一覽吾丈處倘有零印本祈以見賜聞吾丈所藏多黃蕘
圃瓶花齋中秘籍此誠希世寶也暇日當來縱觀以資眼福

上顧滌菴師

歲序忽易景物鼎新春日昌草木競媚宿疾頑痼霍然若
失回憶酸齋損別懊惱西風布帆遠掛渺爾天涯寒驛雁至
孤山梅香屢賁手書高懷下注每於鐙炮更闌酒邊愁裏時
一覆展感激涕零翰浪跡春申江上已閱十年處境愈窮詩
境愈塞穉生本有懶癖庾信將結愁癥猶幸書冊披吟朋儕
酬酢藉以陶寫襟靈跌宕風月尋花問柳非敢爲豪亦欲一

陶生趣采爲韻事客慧狂花藉圓舊果么絃脆管別觸新愁
蓋自是迷香洞中重有王郎跡矣新詩五什畧見近况至於
夫子之詩日供案頭每於無事時焚香展卷如相晤對偶摘
訛字幾則另繕別紙想係手民誤刊并乞再賜數冊以廣流
傳昌黎及門固以劉又爲野元亭奇字亦惟侯芭敢問特是
韜深有疑者夫子少以詩名長而益奮上追靈芬平揖秋水
吳江一語早工五字秋柳四章已足千秋乃是集所登於己
酉年後者爲多平泉吟社之篇鷗夢倡酬之什概從擯棄甯
不可惜豈以杜陵獻賦以後詩始可傳黃門述哀之言文足
自見耶然斷句零章付之詩話亦足以傳幸卽檢諸敝篋賜
韜寫作副本庶使一腔心血不隨秦火同燬也韜足疾已自
能行緩步可五六里許習鑿齒不憂作半人矣第海上一枝

之寄年復一年殊覺寡味萊蕪生有窮骨阮籍不名一錢息
轍歸耕何時可得少時於蒔花種魚之事極所心慕思欲買
書五千卷築屋三四椽徜徉此中不作世外想不謂飢來驅
我此志不果至今心灰才退不可鞭策想彼蒼成就人才亦
有定數也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時因南風乞賜良訊春寒伏
祈珍重

寄應雨耕

一別三年素心人遠思念鬱陶結於寤寐途遼勢阻覲面末
由胸中千萬語非寸楮尺幅所能盡是以并不寄書非屬唐
棣寡情木瓜闕饋也臨風懷想良用喟然天末墜歡渺焉莫
拾不知何日重與足下剪西窓之燭開北海之尊前席談心
聯牀話雨而一聲別來積愫也猶憶乙卯夏五足下行有日

矣凄然謂予曰此行不知作何地人言之極爲沈痛臨歧執手依依有不忍之色相見恨晚相離恨遽豈僅江文通所謂黯然魂銷爲足盡此時別况哉韜來海上以文字交者固不乏人以意氣交者足下一人耳十載瀛壖媿無知己自得足下羞謂無憾不料又舍我去矣何命之窮緣之慳耶自君別後益復無聊酒闌夢醒燈爇更殘忽忽若有所失丙辰秋間以張君至粵之便曾附一書不識可作殷洪喬故事否嗣患足疾數門不出遍謁良醫罔能奏效藥餌所費箱篋一空跬步之地不能自主幾無復有生人之樂丁巳四月養疴返里不遇折肱之良技將作鑿齒之半人自分槁餓窮鄉淪落朽壤九死餘生無所冀望然白髮高堂紅顏弱婦皆今生未了之緣也况復米珠薪桂家食殊艱不得已重來滬上作舊生

活幸遇西醫合信特出良劑治此頑痼數月之後霍然若失
殆天猶未欲死我歟居停麥君於丙辰八月返國冬盡得抵
倫敦至僅三日溘焉而逝聞信駭悼潸然出涕此海外一知
己也銜悲刻骨抱痛銘肌精契所在存沒無間人琴之感幽
顯迴殊粵氛不靖時切殷憂烽煙滿地燬火殷天我良友出
入其間能勿心悸想時與章君區君磨盾賦詩下馬草檄蹴
劉崐之舞徒奮雄心著祖逖之鞭難舒壯志時事至此尙復
何言昔者李陵得當報漢王猛乃心歸晉足下所懷此物此
志定能發抒義憤宣揚國威以隲勳於無窮足下在滬時眷
屬久無消息聞經大水郵筒不通此時想俱無恙當必遷居
香海得家庭團聚之歡敦琴瑟雍和之好其樂何如也近况
無善可述依人作計學道無成嵇叔夜疏懶依然阮嗣宗窮

愁如昔僻處海陬欲歸未得家有八口之累室無半年之餘
種橘武林難償素志買田陽羨徒託空言卽欲舍此他適而
此間無可謀者鬱鬱久居殊爲寡味悵悵何往誰則多情亦
惟付之一嘆而已此番公使至滬滿擬足下同來乃使節雖
臨而玉音竟渺因歎友朋聚散因緣冥冥之中皆有定數不
可強也三月中旬途遇參贊威君翌日往謁已從公使北行
聞有手翰在章君東耘處亦未之得噫嘻一見之緣旣不可
致而一紙音書又難得如此真令想煞人悶煞人也現在和
局大定新議已成想粵東不日可以撤兵公務稍閒幸賜回
示諸維珍重

與孫秋棠茂才

春申浦上重拾墜歡煮酒開尊聯詩擊鉢聊抒濶情藉佐劇

談旋奉手翰感承綺注知故人相念之忱不以形骸而闕也
索觀新定和議已令小胥繕寫副本適有武林之游未及寄
呈今由武林返權道過茸城途遇嘯園知足下亦在此間亟
欲維舟小駐暫作一日之勾留而家中催歸符疊次飛來殊
覺敗興人生聚散因緣跡如萍蓬真不可定爲之悵惘而已
相見有日伏冀珍重

與醒甫

辱惠手書欣慰無量比維履祉康和眷屬安聚定多勝也前
月曾有武林之游得覽西泠勝境湖光山色蕩豁胸目惜以
竟無一詩負此佳景匆促解維未免爲山靈所笑耳舍弟諮
卿供養煙雲已成痼癖邇來爲之賃屋一椽聚徒三五聊以
收其放心然猶且典研鬻書以供片芥勸之不可徒喚奈何

中外和議已成永敦輯睦星使至此惟增減納稅章程申畫
通商界址而已比者英會乘兵船五艘泝江而上將至漢口
行抵蕪湖爲賊所阻始則運銅礮以輕舟繼則入賊巢而轟
擊狂寇狃于數勝愍不畏死亦一勁敵也據英會之意必當
助我國殲除此賊共享昇平以長江之寇一日不滅則通商
之局一日不行審如是則彼禦於江我勦於陸彼抗其下我
攻其上滅之當不難耳夏間雖甚煩熱韜體尙屬平善足已
健步遠行可二十里許作客春申將及十載里中諸友日漸
疎逝老輩故交凋傷殆半每一念及涕墮垂膺悲從中來拔
劍斫地四顧茫然嗟乎年華骯髒身世飄零旣悲逝者行自
傷也滌菴顧師雖不得意頻年喪子伊鬱寡懽然賣藥餘資
堪娛晚景詩壇酒國中巋然一魯靈光矣明春歲試當至鹿

城與諸故好作平原十日之飲非欲炫技於名場也帖括一道久度高閣阿婆老矣豈復能作時世粧與三五少年爭妍鬥色哉求名之心久如死灰不可復燃韜視片時浮榮如秋風之吹馬耳所爭者千秋耳梅厂朱君與予同入邑庠今渠奮跡雲霄升沈迥異此其間蓋有數在不可倖而求也忍之質物假金珠失朋友通財之雅當贖緩期非不得已也臘底北堂還里當爲料理此研雖非至寶乃郁丈泰峰從圍城中寄贈方當傳諸世世子孫用誌其惠翠斂一段固夢蘅奩中舊物玉碎香消僅僅存此雖萬金不易也規生已矣思之寢食俱廢去年韜倅處窮鄉進退維谷賴渠十金得以束裝不謂希帆開後凶讖遽來旣爲伯道無兒又歎惠開短命玉樹長埋壯齡殂逝天道無知豈猶可問俗殺稍息當作一傳附刻

集中韜文雖不足以傳亦聊盡區區衷鬲爾規生夫人還書
而不索其償爲近時閨秀中所難得夫旣能結窮交之知妻
又不望豪士之報此豈守錢虜輩所可同日語哉秋間西成
大稔而硯田仍有惡歲其故蓋由師道日壞世情日澆粗識
數字僅誦一經卽復謬主臯比希取廩餼而具眞實本領者
反無噉飯處比輩筋骨脆弱不耐操作心思笨拙不通會計
好爲人師貽悞非淺聖王在上當與惰民同罰邇來意興迥
非昔時一切俗學謝絕殆盡日耽於酒或偕二三倫好買醉
黃墟秦次游孫次公賣字賣賦皆來此間固構李詩人而一
時之雋也友朋之樂頗不寂寞旅中消遣賴有此耳猥承詢
問謹布所懷

呈江翼雲明經師

一昨偕孫君次公李君壬叔竭誠晉謁道經梅衝知夫子在
輔元堂中公事旁午不揣冒昧毅然入見豈意化雨所潤尚
及枯井春風所嘘弗遺朽木獲聆訓言頓發淵悟彗星之見
所以除舊布新蓋否極則泰理或有然今者狂寇未梟擒匪
又肆所過之地血肉膏於原野性命等于蟲沙殘殺之慘耳
目不忍觀聞上天垂象或將厚其毒而殲之未可知也邑志
之修誠爲盛舉然立體必純務去駁雜叙事必絜毋取冗複
措詞必當弗尙浮濫孫可之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難故所貴
有三長之手如椽之筆也韜前箸瀛壖雜志曾經訓正許爲
有裨於世道人心後以會匪構亂奔命俗役心緒堙塞筆墨
遂廢今館務之暇稍加編綴間有增損倘得續成當繕寫定
本藉呈清誨不材之木必待大匠而裁成躍冶之金尙賴洪

爐之鼓鑄以夫子掉鞅詞壇領袖瀛海間字之車突過揚子
及門之士不少劉又四方名彥噬肯來游皆願獲見顏色以
爲光寵是以懷才抱能之侶仲宣公幹之儔皆親炙左右翔
集庭宇或且有望塵仰沫攀鱗附翼而恐後者今之次公卽
其一也次公道不偶今學惟媚古遠擬逋翁近方竹垞凡有
羣書靡不泝覽出其緒餘乃爲詞章所著始有廬詩十卷謹
塵几席欲以就繩削親指授非敢妄擊布鼓自珍敝帚然詩
雖小伎亦見一斑性情之用真而學問寓其中焉次公在滬
所往還者如王叔彝李小瀛皆詩酒交也已采其所作入同
人詞選中而獨以未識夫子爲憾昔者子由入都急謁廬陵
居易作詩先投顧况豈僅欲通聲氣廣名譽哉蓋以桃李之
門雅流所萃蘭臭之言欣賞必真耳外呈詞選四冊意欲囑

去寄存夫子囊中定當發篋而售自可不脛以走矣次公近將刻同人百家詩選欲集剞劂之費以付手民嚮此佐之亦不得已耳檢書徙宅未可笑杜老之窮冒雪求詩或不媿灞橋之雅惟望夫子玉成終始不標諸門外所深感也入冬煦煖節候殊乖崇護維時詞不宣備

與賈雲階明經

自我旅此於今十年出入城市初無相識竊揆行詣遠邈今賢不敢與之敷衽接席抗手論心自悅野性尙友古人百里之長不通筆札再命之士久絕苞苴雖處氛雜之場不損淡泊之志天寒夜永時復一燈自怡稍理舊策奈年月遞增心緒愈亂境遇堙塞才華零腐犬馬之齒僅少潘岳三歲雖二毛未見而引鏡自照精不澤膚氣不充骨銷鑠之驗殆已見

端况復傭書西舍賤等賃春閉置終日動遇桎梏學蒙莊之
牛呼爲史遷之馬走因此嚶嚶自甘惘惘不樂每一念及行
坐都忘猶幸海內名流不加擯棄昌黎之車枉道及門子猷
之舟冒雪維岸詩酒流連譚諧間作惟此二三朋好相爲性
命聊以自慰差勝羈孤孫君次公固樵李之詩人執轡壇牛
耳者也茲從浙西來道過三泖九峰間見其友張嘯山先生
詢以海陬物望特舉執事以爲古之風流今之謹飭士也其
詣則詩文峻潔其人則肝膽輪囷蓋海上之首領早爲雲間
所心折矣然次公方且以李膺之門有願莫攀孺悲之見無
介堪虞苟貿貿投刺或將訝其何來僕僕求知甚者詆其自
貶而視若今之所謂名士者矣輶與李君壬叔獨曰否否以
爲松柏具相悅之性蒼岑有結契之緣氣如磁引言同蘭臭

昔孫松方覓於爾原休源見訪於顧雲類皆素蓄欽遲深其
欣獨是以叔向之於駸茂能知其心季札之於子美如識其
面爾賢之合異地之知可操券而必者也次公聞言奮然晉
謁先覩爲快豈知室邇人遠望衡徒歡雲白山深迴車靡樂
徒切心期猶虛手握夫次公爲學固非今之名士也所爲幽
拙大與時濶顧首領面不虧貞素近欲刊同人百家詩選倣
南宋江湖羣賢集之例立體必純摭言必高不分朋甲貴集
衆長搜牢殫其深心遐訪虛其雅尙極知執事稿未斷手書
已等身欲乞所作以爲弁冕深憾昭明所選不登蘭亭豈有
有唐一代竟遺李杜復著申江米舫錄志惟法古事異獵名
豈僅揚絕學於丹青務必擯虛聲於朱紫一材一技有聞必
書某地某人按譜可索是亦詩家表彰之微指也此間禺筵

駢羅華彝互市車轂摩擊金氣薰灼有心者方且興極盛之
思懷過盈之懼韜曾撰瀛壖雜志一書畧道其意僅得二卷
會齎寇構亂業遂中輟然於滬城掌故畧稔一二矣大抵乾
嘉之間人才蔚起學問文章抗衡宇內近則鷺洲學博子冶
明經亦一時之雋也左映鼎彝右陳書畫契賞必古精鑒入
神四方都士停車其門踵趾相錯而二君者皆虛懷若谷延
納拂拭惟恐弗及閉門投轄殆無虛日是以學盛當時譽流
衆口今繼起者舍執事其誰哉因次公相托之雅聊布所懷
詞不宣意伏惟起居萬福

奉頌滌盦師

暄寒旋易四序已去其三歲月不居百年又少其一值此嚴
霜殺物萬象皆悲枯葉隕條孤懷獨覺意想所寄彌淒惻矣

然而舒慘殊時神交宛如昨日川陸異境夢涉不出故園別
雖久而情通書雖疏而念摯軫結精誠曾無隔濶翦裁比興
半寫幽離吾鄉江蟹已肥叢菊猶媚秫酒正熟秔稻初登想
與及門諸子門心兵排筆陣問奇必答講藝入微且復閒情
自娛雅興斯逸刷木采苓補養生之論遺榮慕道作言志之
書其樂何如定多勝也韜胸有秋心身無媚骨坐此貧困已
累歲年少圃一里未邀鄉曲之知長游四方罕識諸侯之面
加以文章憎命科第無名今茲秋賦欲往未果將爲仕耶則
不能隨行逐隊學南郭之濫吹將欲隱耶則又爲問舍求田
被北山所騰笑窮通皆失左右都非吁其悲矣心滋戚矣前
命以無我相圖遍徵題詠此間人多於海士集如雲然皆提
三百刺投趾侯門求一紙書買聲豪族膏脣拭舌謬詡名流

說有談空妄希厚潤韜心鄙之以爲得其片詞隻字適足以
汚牘耳此外非無佳士而一至旋去僅傳五字之吟素乏半
面之雅其有性情相洽臭味無差久著名篇能爲佳札則又
皆迴隔樹雲罕通箋素以故歷日雖久而得詩殊稀韜觀近
來題圖之作絕少可傳其故因登收太廣略似外篇酬應多
紛遂無傑構茲有張廣文丁上舍二君之詩久存韜所乃臨
發書時搜諸秘笈竟訝靈踪檢徧殘書翻成疑竇此莊子所
以設覆蕉之夢長康所以有通神之想也書空咄咄如何如
何附呈詩窩筆記數葉雷君約軒所著者中採巨製兼及鄙
詩連類並載不免著蕪佛頭假光生色可爲附蠅驥尾矣韜
素有書癖深愧吟癡顧家貧力薄難得善本異書之借誰爲
荊州鴻寶之儲難尋福地邈時購置稍多而泛覽罕暇偶思

執筆晨鐘已催鷄欲繙書暮窓就暝依簷覓食不免隨人嗟
乎購書難讀書尤不易儒林清福誰是修來名墮神疲頭顱
如許此所以掩卷而興悲廢書而生感也同學諸子想俱不
寂寞許叔潘郎必多述撰或休神家術或射策京華並能入
砥文章出交賢彥鸞鳳高騫各有飛騰之樂魚蝦久侶獨爲
江海之人擲筆沈瀾何能已已

與周弢甫比部

申浦西風布帆遠去江天在望思念爲勞比者陰雨浹旬重
寒襲裘伏想君子攝養維宜福履康豫定多勝也韜識足下
于今六年見未嘗銜杯酒接餘權別未嘗通一札杼積愆天
下奇士交臂失之豈盡頑鈍無知疏陋自域哉以韜托跡侏
僂獲罪名教羞與雅流爲伍敢廁通人之班日惟閉置一室

玩愒歲時每有所作動遇桎梏形神俱廢生趣寂寥豈復敢
仰首伸眉侈然論天下人才談千秋箸述哉自惟不肖文章
小技猶且未底於成學難鑿於己心名不挂於人口三十之
年忽焉已至精神意興迥非昔時兼以病足三載備極輾軻
世味益淡酬應愈懶屢欲息影蓬廬潛心邱素迫於飢寒困
於衣食欲罷不能所懷未遂良用喟然昨于壬叔几案獲見
手書得稔足下金閭留滯延訪維殷近將稅駕京口返轅里
舍且言若游鄧尉願作主人行李往來無憂乏困憶弟去年
束裝不果梅花笑人今東道無虞游踪頓決命呂安千里之
駕留平原十日之飲其樂何如也小異嘗云其地山水絕勝
可以築廬借隱何年擺脫世慮遂我初衷置五畝之宅買半
頃之田葆真養素共樂豈熙擷蔬粟以供賓客潔鷄豚以娛

慈親人生得此亦復何恨徒托空言爲可歎耳西書五種藉
塵惠覽略布鄙意多不宣悉

上某觀察

震鑠隆名七年於茲自分草茅疏賤不敢執贄進謁故懷刺
不投及門而返者屢矣非真介然自守也蓋懼瀆也況往者
滬上寇氛未靖閣下寄軍國重任軍書旁午而下士以文字
不急之務來相竿牘未有不遭呵斥者今者考槃退養泉石
優游方且延攬英豪流連詩酒又築別墅於城西爲娛老計
將見地以人傳樹因德重載諸志乘足爲海陬嘉話矣韜窺
閣下之心雖不在位而洞規事勢默運經綸冀以上答
聖主特達之知下酬當事倚畀之重邑中利弊所在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諄諄爲來者告豈惟官吏素欽華彝共仰哉羈

旅之人實嘉賴之顧韜竊有言者政事文章其爲報稱一也
政事澤及一時文章功流千載其可以鑑得失紀善惡辨賢
愚定褒貶別是非信今而傳後者莫邑志若矣修葺邑志之
舉非有勢位者不辦而當今之有勢位者案牘勞其形稅賦
煩其慮地方繁劇艱鉅之事且未暇一一條理安能搜羅軼
事采訪舊聞爲此從容可緩之役哉若閣下則時足以蒐聞
力足以集事且宏獎風流情殷吐握又足以收羣策羣力之
用况滬雖彈丸之地而禹筭所駢羅中外所互市肩摩轂擊
金氣熏灼蒼牛青虎之間滄瀛橫流耳聞目見書不勝書韜
昔著有瀛壖雜志一書自謂於滬城掌故畧有所知惜以洊
更多故業遂中輟近時事實尙未編錄倘能假以歲月或有
可觀韜屢欲陳諸左右而苦無其端今聞荷汀黃司馬欲修

邑志此不可失之機也故謹繕寫上呈如蒙閣下不棄採厥
芻蕘賜以刻貲俾付手民感且不朽韜非敢冒昧上干以閣
下平日樂煦恩於寒素又昔年辱與二公子有尊酒之雅故
以爲言附呈西書六種幸留賜覽其雙璧行一章卽始見二
公子時所作也冒瀆尊嚴無任主臣

與孫次公明經

江干判袂月已兩度圓矣新詩定如束筍鄴尉探梅之行又
成虛語屢屢爽約不獨山靈騰笑卽閣下聞之亦爲齒冷今
年餞臘迎春殊乏佳致酒券書逋積幾如山惟少登九成臺
上避債耳寄上餅金乞代購張鑪一具寒夜長宵聊以消遣
酒闌夢醒茶熟香溫亦一樂也閣下吳門之游未識何日小
桃放後弟當放櫂返里此時或可圖良覲也呵凍捉筆不盡

颯縷

寄醒蓮

吾輩在世間亦無所事事、不過與文字作因緣耳、然口舌不淨、要是障礙矧又不工、徒爲人所詬病、坐是焚棄筆墨、擺脫世緣、壹意離垢鍊神、不紛棲心於寂、每至燈火夜闌、爐香晝消、時於此間得有妙悟、獨享爲媿、用告足下、墜地以來、寒暑三十一易、靜維身世、惺然若覺、卽觀眷屬、泮移新故、輪轉皆是、須臾寄住、愚迷縛著、甚足爲累、故欲了一身、當先了一心、身是苦、本心是火、宅清慾寡、營惡縱自息、惟恨智慧如蚊蚋、能辯如螢燭、蝟飛孺動、罔補大化、行尸視肉、未入無生、不足以勘破此理耳、足下是菩薩地位、人能覺一切有情、歸於無情、倘有見及、殷新教我

歲暮千人書

竊聞丐潤者不飲於細流求豐者不爭夫塊壤好賢之門素士慕義而集濟艱之心仁者因人以施在昔韓愈之謁宰相書三上而不議其躁李白之見荊州面一識而卽以爲榮此蓋士有所持以求夫上上亦有所應以待夫士也是故酬太穆之所須于司空之所爲豁達大度也奇書生而不罪張燕公之得以緩急用人也竊以爲古固有之今亦宜然韜之於閣下卽其一也韜吳郡諸生瑣旅下士鮑防之孤婁徒嗟北郭之單寒孰瞻名譽不騰於里巷文章未抵乎公鄉然而伏櫪之馬所志常在千里垂翼之鳥暫息不過六月有類毛遂之自薦不甘馮驩之無能倘寬其羈練便欲凌臆試以鈞鋒卽能躍冶公如有意則請自隗始使萬間廣廈得盡庇之歡

九種慈雲有偏沾之樂將見後日之所以頌禱閣下者皆韜
一人爲之先也今者節逢送臘時值迎年賈島祭詩亦須稟
脯杜陵守歲尙辦酒漿酌鄰欸客非空廚之可延折券償逋
必障簾之始舉野人禦寒之裘將取諸質庫山妻耀首之飾
欲贖於酒壚凡此皆有待盧牟而實深欣矚仰惟閣下盼接
之殷凡士皆感煦嫗之被與春俱融滅太倉一稊之米已飽
侏儒注大海半勺之泉卽蘇涸鮒是以前者不揣繆妄干冒
尊嚴用呈西書六册拙箸一編爲羔雁之先祝篝車之獲豈
其以書換羊老嫠當戒亦惟分俸與鶴清致可風猥荷帡幪
之下竟忘歎欣之嫌復勑尺書爲茲再瀆幸勿指取求爲瑕
疵而訶干請爲多事也敬俟玉音服之無斃馳企之誠必不
虛望

與郁丈泰峰

經年睽隔寤想爲勞久未作書奉詢動止鄧尉寒梅又著花
矣回憶贈賸束裝風雪解維時猶昨日事耳今日綠卿韓孝
廉從雲間來以所刻幾何原本相餉幾何之學莫重於泰西
自利瑪竇入中國與徐文定公譯成此書其學乃大明然原
書十有五卷所譯僅得六卷有未全之憾定九梅氏謂精奧
處皆在後九卷前數卷畧備軌法耳匿其所長而不以告人
猶有管而無鑰也今西士偉烈亞力與海甯李君壬叔不憚
其難而續成之功當不在徐李下先生素講西法獲之必喜
况藏書之富甲一郡歷學之書亦不可不備一格敢爲芹獻
幸勿却焉天寒伏冀爲道自重

慰郁泰峰丈失子書

寒雨微零閉門愁坐走使初回述令子深甫孝廉但焉殂化
聞信駭悼感歎彌襟聞山陽之笛因以出涕過黃公之壚於
焉愴懷斯人察惠竟不永年嗚呼傷已猶憶今夏獲見深甫
於橋李于君寓齋初挹冲襟卽知雅尚猥詢西法非等候芭
之好奇兼問異書早識張華之能博惟韜觀其體本清羸宜
時攝衛而不虞其榦遭蓬脆遽爾溘然悲如之何實墜我心
豈其中醫乏術上藥無功蓋死生難料脩短有數不可強也
先生以情傷哭子偶抱微疴空庭枯木無非紉感之枝舊篋
遺箋盡是傷心之字雖顧橫山日暮悲吟庾蘭成銜哀作賦
無以過焉然韜竊有所言爲先生勸夫人非太上誰繫無情
而善遣哀衷尤當達識况當黃髮之歲煩憂恐易傷人青陽
之時伊鬱或將乖節伏願斂痛蠲憂早從佛懺空諸煩惱悟

徹因緣人生百年等歸於盡露電泡影隨幻隨滅家庭骨肉
之間哀懼離合亦至無常耳昔者卜氏呼天澹臺棄尸悲痛
或疑過分曠達流爲不情不若冥心學道澄志誦經皈依空
王之足以自解也顧或者謂淪喪大故父子至性豈有能恕
然置者而韜則謂逝者不可復生死者當思不朽或廣徵名
流作爲傳誄或哀其述作授諸手民庶使魂魄雖去不隨秋
草同萋芳烈常留弗與曇華俱隱九原不泯良在於斯韜年
來歎逝傷離多愁善恨史遷之腸日迴九曲潘岳之髮時元
一莖年已三十尙復無子無以付囑琴書時自戚戚耳以先
生值境多感處心不怡故相與言愁非強爲慰藉也燈寒漏
盡呵凍磨冰率爾作此想遺文尙在時追悼乎孔璋恐解痛
無能深有慙於枚乘先生其俯探所言萬萬達觀自愛

與朱壘卿茂才

揖別高齋涼暄已易吳淞瀾渺企望爲勞伏想履絢安吉侍
祉暇豫定多勝也去歲冬間沙溪柴孝廉持手書至臨風雒
誦如覩良朋柴君年少卽獲高第才藻耀而人玉立固翩翩
名下士也近又致力詩詞爲傳世之學所造正未可量承命
爲其說項極聲而呼迄無應者有幸盛意殊耿耿爾此邦但
識金銀之氣不辨文字之祥苟得觀察名柬尙易爲力否則
閉門拒客如韓昌黎之見辭於闕人耳弟觀柴君有田可耕
家足自給何必爲秋風鈍秀才僕僕侯門貶節求利哉柴君
於郁丈泰峰處稍有所獲弟以鄧尉探梅之行泰翁亦貽以
薄贖然束裝仍未果也想青山竦諄綠萼含譏必笑弟爲俗
士矣天寒諸惟珍重不旣

奉顧滌盦師

自睽懿範又換春風翹矚雲天
之一人誦書讀詩抗懷抱於千載
而今滬曲棲遲遂嗟離索憶在
迅雲霄凌躡堂奧講學則摧鋒
料憂患乘之而竟至於斯也今
小草靡不向榮屬在羈人偏憐
於齊廷青箱後人恐墜詩書之
加以年逾三十意致乖舛長夜
龍鸞則交無許史欲附薦羅於
誰相諒者怫鬱之懷良不可任
慈亮垂惠覽聞問雖疏衷情彌

隔耳至於憶念之私非道里歲月所能限也鹿城科試聞在
春杪此時當謀歸權少息勞薪聯牀剪燭得與老友縱譚逐
隊隨行復理阿婆生活功名之心匹如死灰噓而重燃伏念
家貧親老不得不爲祿仕寒燈呶晤時溫舊策少之所習盡
已消亡及此追尋了無心得已當潘岳早衰之年復遲毛義
捧檄之喜冀欲稍獲尺寸以博庭歡而徒戀此卑棲竟乏遠
志殊非計也嗟乎羈旅在外一星終矣學問則愜心之境少
朋儔則曠面之日多壯不如人自慙燭武世而知我惟有鮑
子茲值遠鴻忽翔寒漏將盡墨凍手斂率作此紙意在縷陳
苦臆不復飾詞但願崇護道體以時珍攝想草堂人健題成
七日之詩而驛路梅開望作一枝之寄

設園尺牘卷三終

受業番禺鄒五雲校字

弢園尺牘卷四

歇浦散人王 韜仲弢著

奉朱雪泉舅氏

寒江雁遠古驛梅香心曠望以爲勞書脩阻而莫達昔在淞濱日飲碧水今居海曲時餐黃沙意境所歷迥不同矣榻來西風正勁冷月又圓因思故鄉又得春新穀以供餐釀醇醪以謀醉加棉勸食攝衛維宜先生以古稀之年應

聖明之詔三徵不起十辟徒殷抑然退下如逾素分晦不圖榮辭非邀譽求之當代實罕其人况乎家庭之間棣棣穆穆幼穉之輩秩秩怡怡固已極人生之真福而得天倫之至樂者矣邇維頤養優和起居康豫定多勝也憶違杖履于今五年迴隔懿範時厪素心去夏以病足返轅蹇臥遽廬旣益頑

痾瘠更多故承先生拯拔於垂絕之時厚施於不報之域飲
德銘恩銜感何極冬間曾泐尺一之書拜十千之貺跋烏迅
鬼倏已歲闋道路旣乖聞問又隔非季布之諾不踐郭重之
言竟食也蓋以遡風之鴻經泖峰而輒回識字之犬過洛川
而不辨設或急於郵遞托非其人則將爲殷洪喬之寄書供
其投水顧長康之取畫托爲通靈慮雖過當事則或有故韜
思於鹿城試文之時親詣錦溪藉以完璧以此遲回幸勿爲
罪自來海上綿歷歲序雖亦時命之限初非意計所料第事
已至此不得不安之而已視阨境爲亨衢等秋荼於甘馨其
近况畧可述焉耗跡侏僂薰蕕殊臭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飲食者欲固不相通動作語言尤所當慎每日辨色以興
竟晷而散幾於勞同負販賤等賃春疏懶之性如處狴犴文

字之間尤爲冰炭名爲秉筆實供指揮支離曲學非特覆瓿
餽窓直可投之溷廁玩時愒日坐耗壯年其無所取一也同
處一堂絕少雅士屈身謀食豈有端人本非知心之交不過
覲面爲友廁身其間時有抵牾不得已呼聽馬牛食爭雞鶩
隨行逐隊竽濫齊庭問舍求田簫吹吳市至於出而訂交品
類尤雜久溷勢途面目都變一溺利藪談吐可憎性情旣殊
踪跡斯濶其有稍知筆墨攀附雅流則又若郭李之徒震盛
名季緒之妄詆人作更有自稱名士謬托通人詡勢矜才分
朋隸甲入其黨則裸壤炫爲龍章逃其門則琳瑜等諸燕石
徒高標榜無當學問反不若却軌潛修閉門枯坐之爲得也
其無所取又一也此邦氛濁之場肩輶摩擊腥羶萃附鴉雀
之聲喧訇通衢金銀之氣熏灼白日聆於耳者異方之樂接

於目者擾雜之形每值熟梅釀潤枕簟皆濕當秋吼風窓牖
欲飛祇堪下箸已費何曾之萬錢聊欲容身僅勝王尼之露
處伏處一室塔焉若喪前塵如夢新雨不來偶欲豁目雲羅
潛心邱素則阮屐不蠟無十仞之山可登鄴鏡未儲無一瓶
之書足借幾於桎梏同楚囚閉置如新婦矣其有鈿車曲巷
飛塵散香繡榻紅燈銷金若土則皆裙屐少年鄉曲猿子所
遨遊耽好者也馳逐之游素非所樂鳩毒之者尤爲深疾其
無所取又一也况乎睽違故里留滯遐方良夜自淒殊愁頓
起寒潮春枕祇攪鄉心落葉滿庭皆含秋意密親離逃懿好
日疎或經年而不通筆札或數歲而未覲容顏歡慶喪故皆
不可知欲翦蔬剝果以拾墜懽饋脯牽牲以敦夙好幸團聚
之有期庶形骸之無間思之思之了不可得且也老母則波

路往還伯姊則吳淞間隔荒園花木含淒而待歸人遠浦煙
波入夢而悲遊子每念羈孤動增淒楚所以常觸景而歎歎
臨觴而太息者也其無所取又一也凡此四端皆由一誤使
當日者却三聘之金以爲汚我嚴一介之義不妄干人雞林
之使標諸門外烏涇之行絕諸意中決然辭謝舍之他圖養
素邱樊葆貞衡泌劃粥斷齏安之而不悔質衾典研視之而
如怡安見脫粟不甘於粱肉韋布不耀於絲羅破屋壞牀不
適於棲遲異地貧交素友不樂於徵逐浮榮娛閒情於簡素
奮逸志於雲霄上可以博功名下可以垂箸述計不出此悔
焉已晚不知事不及己者口易騰其嘍嘍身當其局者情獨
傷夫默默况其時寄以全家之仰事俯育曾無大力之左提
右挈困苦交攻鹿思走險寒餓所迫燕慣依人所以遽爲幕

之巢而不爲陸之擇也今者已沈苦海久困焦陸去之愈遠
反之愈難朋情皆曠戚誼全疏外無膠漆之交內少松蘿之
托任昉之子不見憐於故人劉峻之文反被斥於到溉深恐
退居窮隘更益顛連好事難遇誰爲送米學書未工詎肯換
羊將雀去紇千覓窮簷而不得魚思江漢求涸轍而且難我
知援手者無人而媯笑者隨其後矣且目論之士以此爲獲
罪名教有玷清操或則肆其妄譚甚者加以醜詆苦衷莫諒
初志誰原舉世悠悠憐才者殊不可得耳此船所以顛首頓
面倒行逆施經十載而靡怨者也嗚呼留則百喙莫辨歸則
半頃未置名譽不立誰停侯芭之車汲引無聞孰賃伯通之
廡左右都非進退維谷坐是忽忽若忘懵懵不樂思先君子
見背以來締構門戶艱劬倍至析桂炊玉裹鹽乞醯瑣屑之

事惟恃一人中間築墳營葬爲弟授室心力耗粹是以阮籍
不名一錢仍嗟垂橐劉備空繞三匝猶欲覓枝所謂耕三餘
一損益積羸爲他日退步者僅成虛願耳兼之舍弟讀書未
就學賈不能呼吸煙霞已成痼癖迷津難返凡百堪憂墳麓
乏迭唱之歡手足無交推之雅三十之年又艱舉子無以遂
老親含飴之弄退處閨闈左顧眇愉命也何如要難相強境
遇之阨塞旣如彼家門之所值又如此人生樂趣泯然盡矣
何時遺棄網羅逍遙隴畝煙簑雨笠跡溷老農月夕花晨簡
徵近局與風月爲知己以杞菊作比鄰出則與燕許爭文章
抗踪一代處則與皮陸同志趣並軌千秋此固恒情之所慕
而吾生之大快者也曰歸曰歸實獲我心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矣罄此委瑣略盡所懷想亦先生所樂聞也伏願時賜訓

言備加崇護引領企矚無任主臣

與周發甫徵君

發甫通人足下睽曠三年邂逅一旦寓齋清話移晷忘倦聞足下將入都應

詔作出山之想此鄙人聞之私心竊幸喜而不寐者也今天下方多事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豈僅韜一人汲汲爲足下勸駕哉以足下懷此厚實副是盛名其所設施當有遠出尋常萬萬者韜何敢贊一辭特以愚者千慮尙有一得齊桓公於九九之數猶且見收又何敢嘿而不言用獻芻蕘足下察焉夫天下大利之所在卽大害之所在有目前以爲甚便而後蒙其禍者當時以爲無傷而久承其弊者如今西人之互市於中國是也西人工於貿易素稱殷富五口輪納之貨稅

每歲所入不下數百萬江南軍饟轉輸藉以接濟此海禁大開國用以裕一利也西人船堅礮利制度精良所造火輪舟車便於行遠織器田具事半功倍說者謂苟能仿此而行則富強可致西情既悉秘鑰可探亦一利也西人於學有實際天文算術愈出愈精利氏幾何之學不足數也且察地理辨動植治水利講醫學皆務析毫芒窮其淵際是以有識之士樂與之游或則尊之曰西儒中國英俊士子誠能屏棄帖括從事於此未必無實用可裨則又一利也然識者以爲中外異治民俗異宜強弱異勢剛柔異性潰彝夏之大防爲民心之蠹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西人素工心計最爲桀黠其窺伺濱海諸處雖非利吾土地而揣其意幾欲盡天下之利而有之故商於印度而印度之王僅擁虛位矣與葡萄牙通

市澳門久之而專有其利至葡人雖失利而無可如何矣
本朝以寬大之仁許其至粵東貿易乃旋以焚煙之舉逞其
貪毒矣

宣宗成皇帝軫念民生禮崇柔遠特允所求曲畀五口是宜
若何感激乃又以睚眦小故稱兵畿輔而索內地通商矣推
其貪黷之性幾無所鑿足自以爲甲兵之雄天下莫敵有所
興舉事無不成又見中國軍事方興無暇旁及而乘機請命
計亦狡矣昔藍鹿洲謂有明中葉以澳門一島畀葡人大爲
失策何則海疆門戶斷不可與人以自失其屏蔽也果爾西
班牙英法米利堅接踵東來而禍遂烈於今日矣今者濱海
島壤江漢腹地盡設埠頭險隘之區已與我共狎有變故不
能控制此誠心腹之大患也有豪傑起必當有以驅除之矣

然此祇就形勢言之耳猶其害之顯焉者也况自西人互市以來中國無賴亡命之徒皆往歸之其門一逋逃之藪也貧而庸者仰其鼻息寡廉鮮耻者藉以滋事今祇計濱海一隅出入其門者已不下萬人他省可知矣洪楊巨魁以左道惑衆其始亦出於粵東教會中洪逆之師羅考全米利堅人借其說以欺人流毒幾徧天下此其好異釀亂之明證也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西人隆準深目思深而慮遠其性外剛很而內陰鷲待我華民甚薄備其家者駕馭之如犬馬奔走疲困毫不加以痛惜見我文士亦藐視傲睨而不爲禮而華人猶爲其所用者雖迫於衣食計亦以見中國財力凋弊民生窮蹙也故西人之輕我中國也日益甚而中國人士亦甘受其輕莫可如何夫謀食於西人舍者雖乏端人而沈落光耀之士隱淪

其間者未可謂竟無之也乃十數年來所見者皆役於饑寒但知目前從未有規察事理默稔西情以備他日之用而爲其出死力者反不乏人可謂中國之無人矣吾恐日復一日華風將浸成西俗此實名教之大壞也特是歐洲諸國由西而至東其來也漸其志也堅其勢力又當全盛之際我國在今日又安能驟屏之於境外況亦不足以昭王會一統之盛軌至於天主耶穌兩教分門別戶同源異流其入中土均欲務行其說而後快天主教入中土雖已三百年而耶穌教不過近今數十年間耳向在其國中相爭若水火今欲越數萬里而訓我華人亦未見其能必行也說者謂西人之利祇在通商今和約既定海市宏開長江賊踪所在貨物往來彼亦有所不便不如借兵平定之事後酬以金幣亦何不可之有

不知室不相和出語鄰家可爲通計乎父撻子而嗾瘳狗噬之有是理乎說者又謂此迂論也醜寇之罪上通於天假手西人以翦滅之正可同洩普天之憤耳此言實未深觀大勢而熟察全局者也燭之武告秦穆公曰鄰之厚君之薄也西人於我之損也則喜於我之益也則憂方欲逆餒之張坐收漁翁之獲謂其視我如秦越之肥瘠者猶淺言之也即使其果肯借師願輔王室如突厥故事而需索酬餉動以數百萬計或遷延時日未必成功或祇勦一隅未能全數肅清即使果能迅掃妖氛將請地請城矜功炫德飛揚跋扈不可復制而中原全土皆侏儻之足跡矣通盤籌算朝廷又何必有此舉也前英酋之至漢口也道經賊巢曾與賊小有接仗乃人言藉藉謂可假其兵威殲茲羣醜若英師

受創志必報復則長江一帶藉以通行獨韜決其不然齷寇
烏合之衆豈知大義况既抗官軍又禦強敵亦力有未逮西
人以其同教方且喜之何肯遽加以兵果爾入城通問結約
和好而返此後各國通商番舶往還豈無齎送盜糧而以鎗
礮鉛丸售之者乎是固必然之勢也韜方憂之卽如滬城構
亂十有八月西人不惟坐視不救且爲寇賊籌畫售以巨艘
與以火藥濟以米石其待官兵則不許持械過洋涇浜一步
是誠何心其例謂如我國通商其地遇有君民相爭之事皆
不相助何以不能懲其商人與賊貿易之罪空援彼例徒欺
人耳此皆西人有害於中國大勢之明驗也至其器械造作
之精格致推測之妙非無裨於日用者而我中國決不能行
請言其故西國地小民聚政事簡易凡有所聞易於郵遞水

則有輪船陸則有火車萬里遙隔則有電氣通標而中國則地大民散政事繁劇若仿西國月報必至日不暇給水之大者海而外雖有江淮河漢而內地支流其港甚狹卽輪船之小者猶不能駛九州之區半係塗泥土鬆氣薄久雨則泥濘陷足車過則倏洞窟穴而輪車之道必鎔鐵爲衢取徑貴直高者平卑者增遇河則填遇山則鑿不獨工費浩繁卽地利有所未能農家播種之具皆以機攄運轉能以一人代百十人之用宜其有利於民不知中國貧乏者甚多皆藉富戶以養其身家一行此法數千萬貧民必至無所得食保不生意外之變如今其改徙他業或爲工賈自不爲游惰之民而天地生材數有可限民家所用之物亦必有時而足其器必至壅滯不通況中國所行水碓風篷甚易而巧而用者尙以爲

貪天之功省己之力或致惰而生疾鐘表測時固精於銅壺沙漏諸法然一器之精者幾費至百餘金貧者力不能購玩物喪志安事此爲其他奇技淫巧概爲無用之物曾何足重故韜謂此數者卽中國不行亦不足爲病苟以爲我民救死不贍無暇講此則非通論也至於天算推步之學中法固遠不逮西法今法固大勝於古法以疏密之不同也顧韜以爲古法有用而今法無用今法易時必變而古法可以歷久無弊何則愈新奇故也新益求新奇益求奇必有以別法駕乎其上的者故今法不踰二百年必悉廢矣其間得之實測者如月月之食皆有一定不易之時刻而其言彗星所行之軌道爲橢圓至有定歲究未全驗無他依一法以推之言人人同各依一法以推之則千萬人之言皆不同而習一家言者遂

謂此學可以洩天地之秘探造化之原窮陰陽之奧吾弗信也數者六藝之一耳於學問中聊備一格即使天地間盡學此法亦何裨於身心性命之事治國平天下之道而使天地間竟無此法亦非大缺陷事也若夫鳥獸草木之學其精者謂能得一骨可知全體得一葉可辨全株徒聞其語未見其人察地理者能於地殼中細分層累得一物卽知其時代遠近或辨其在鴻荒之先或識其在開闢以後類若中國骨董鬼能言古器真贗歷歷可據第怪其於諸石皆可悉其等次而獨於中國研石印石寶石等品瞠目不識爲何物此非天地間生成之物耶何以通於此不能通於彼也是其格致之學有時而窮矣然則西法必不可行乎曰否哲人取法於彝狄孔子學在四裔亦視其法何如耳去其不可行者而擇其

可行者則始爲得矣其一曰火器用於戰自古兵凶戰危聖王不得已而用武流漸至極至用火器亦不仁之甚者矣然既已用之則又不可不精以不精之器而教之戰是置之死地也有明末季已用佛郎機法今踵而行之悉心講求務勿稍吝工料命中及遠者有破格之賞能出新法制勝者不次擢用則工奮而物美兵士有所恃而不恐其二曰輪船用於海以備寇盜戒不虞船身高大則盜舟不敢近衝涉波濤便於追躡沿海悉置礮臺以聯絡形勢一旦有事緩急可恃蓋邏察既嚴防守既密則姦宄無自而生烽堠要害必守以健卒方非虛設如山之有虎豹水之有蛟龍樵叟漁夫自不敢狎至禦寇威戎一舉兩得其三曰語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今所用通事半皆粵浙市井細民未識立言之體西人素輕

藐之以犬馬相畜而上之人亦未以此爲重也遇有中外交涉之事兩官相見數語卽去遂至畏憊無能者奉命唯謹剛愎自用者敗壞決裂此皆由以己意妄揣而未熟悉其情也茲必於各口通商處設立譯館使佐貳雜員入其中壹心講肄以備將來或酬對遠賓或紬譯月報西國之學習譯官類能華言喜同華官交際屢與往來可免隔閡之虞西國月報備載近事誠爲譯出可以知泰西各邦國勢之盛衰民情之向背習俗之善惡其虛實瞭如指掌此三者皆吾所取法也然用之亦出於甚不得已耳卽用其法以制其人壯我兵威鋤彼驕氣明其定律破彼飾詞苟非西人遠至中國又何需此豈非所益者小而所損者大耶說者謂今四海合一天下大同自西人入中國出其新法秘製開我聰明者不少矣則

中國又何仇乎西人不知中國奇才異能之士輩出歷觀前
載如墨子之籌守具公輸子之刻木鳶蜀志諸葛武侯之木
牛流馬南史祖冲之之千里船非不巧奪天工可施實用而
當時無人習之死後遂至失傳他如楊太之樓船戚繼光之
兵船由此加精詎不如西國之迅捷近則如粵東潘氏所製
水雷宜於設伏而卒不一用蓋中國以爲用心之精不在於
是韜故曰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
勝如徒頌美西人而貶己所守未窺爲治之本原者也中國
立治之極者必推三代文質得中風醇民樸人皆耻機心而
賤機事而西國所行者皆鑿破其天近於雜霸之術非純王
之政其立法之大謬者有三曰政教一體也男女並闕也君
民同治也商賈之富皆歸於上而國債動以千萬計訟則有

律師互教兩造上下其手曲直皆其所主男女相悅而昏女則見金夫不有躬而無財之女終身無娶之者尙勢而慕利貴壯而賤老藉口於祇一天主而君臣之分疏祇一大父而父子之情薄陋俗如此何足爲美夫所貴乎中國者能以至柔克至剛至弱克至強也說者謂如是則西國不難驅而遠之矣則請一言以決之曰在德不在力若遽以力爭則鮮不蹶矣今中國之力不足以制彼而彼之力偏足以制我而有餘不獨舟楫之不及也士卒無敢死之志將帥無必勝之謀守禦無足恃之方財賦無可繼之用而彼反易客而爲主變勞而爲逸在我肘腋據我形勝扼我要隘傳檄鄰邦則米利堅角其後先法蘭西翼其左右通問賊黨則捻匪爲之北竄赭寇爲之南下矣然則以德將奈何一則靜聽其然以待天

心之厭亂一則勵精圖治以俟人事之振興蓋王政隆而四裔賓大道昌而異學息西人之來亦吾之衰氣有以召之也戎狄侵凌自古爲患商有鬼方周有玁狁漢有匈奴魏以羌胡錯處內地卒至神州陸沈海宇腥穢幾二百餘年唐則有回紇宋則有契丹女直蒙古與相終始然皆自爲消滅敗亡旋踵惡積禍盈理至焦爛觀夫遼金元三朝之興其兵力强悍無敵於天下而自入中國漸至委靡不振誠哉自昔無常強之國也卽以歐洲而論羅馬盛於漢西班牙盛于唐宋荷蘭盛於明而今皆衰矣英至今日誠爲極盛然盛卽衰之機也計英自通商澳門漸至粵東由明中葉迄道光年間幾三百餘年而未嘗一得志何則以有所待也明時英尙未興乾嘉之際力可與中國爲難而不敢遽發者以其時國中多事

米利堅義民叛於內法蘭西強鄰逼於外印度未取國且中
弱故無暇與中國通道光時君位已安民心已固財富兵強
駸駸自大今日之英驕盈極矣然盈必覆驕必敗天道然也
英得志於中國日益甚則與國息之日益深耀兵於疆場之
間而伏戎於蕭牆之內未可知也至於我所以馭外者其先
在自審次則料敵古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以我所長攻彼
之短以彼所優供我之用又曰勿推諉內而在朝臣工外而
督撫大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又曰毋因循苟有良法美意
務卽施行有行而窒碍者勿憚更革又曰善用人一策一議
有可采擇者必優容以禮之或卽使之自行所言而責其成
然事有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者當今要務首在平賊必以
全力制之賊滅而世治然後講武厲兵訓民足食而徐議其

他所謂體天心以行人事莫善於此矣夫用兵之道舍堅而攻瑕避鋒而挫弊觀釁而審機若以積弱之勢當至兇之鋒多故之秋增莫強之敵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韜草茅下士毫無遠識素不願爲公卿大人所知今與足下略盡區區誠於知己之前無所諱也束裝未知在何日相見尙遠伏惟爲國自愛不宣

上徐中丞第一書

當今天下之大患不在平賊而在禦戎何則亂之所生根於戎禍之烈也然欲禦戎必先平賊二者蓋有相因之勢而欲平賊則請以和戎始夫今日彼之所以要求我者無不至矣所之凌躐我者亦無不至矣據守我省地俘僇我大臣殘剝我民庶近且欲駐劄神京通商腹地如是則我安能一一從

之不從則勢必出於戰既戰則兵連禍結不得遽止而我又無暇專力辦賊是一舉而不能兼顧者也然事固有緩急有先後今日之事要惟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而已彼雖爲心腹之患而在今猶未大決裂可先以和弭之而後徐爲之圖曰如是則屈尊貶節國體卑矣不幾成弱宋委靡之轍乎曰非也彼之與我立約通商已十有餘年今日之求逞者亦視我內亂未救而起我力之弗能及我勢之不足制彼蓋知之稔籌之素矣設我不忍小忿或致大憂不幾墮其料中故量敵而進知難而退者聖哲之算也知退者如漢高祖不報平城之役唐太宗和好頡利縱而不擊宋眞宗爲蒼生而屈許增歲幣皆是也此皆雄主英君猶不惜忍一時之耻以成萬世之功誠以事勢有出於不得不然者耳方今邊事之壞我謂

在朝廷禦之之失策當粵東之啟釁也朝廷必別簡星使專與籌議不妨面見酌商兩得盡其情意事有不可行者則爲婉言開導即使委之於葉督亦必明示意旨俾知趨向有所遵奉奈何

廟算弗及一人是信任其剛愎淺躁以致僨事逮乎粵省被據葉督見虜中國之辱未有如是之甚者而乃置不一問若無是事期年之間聲聞寂無西人於是逕駛津門叩關請命至欲遣使駐京增埠易約卽濱海各省督撫亦未聞有出一議建一說以是事若何處置入告者若以爲此中外軍國大計須得斷自宸衷外省臣工安得一言及之於是皆禁口卷舌嘿聽其然惟恐一言而其事及己并恐言之不善而蒙不測之憂櫻雷霆之怒其意視粵東一省之得失無與於

朝廷之輕重朝廷禦戎之當否無與於外省之休戚以至西
兵之調集蕃舶之出入何時啟行何日往北外省之偵緝不
告京師之斥堠不明突見其至官民惶駭城下之盟大可寒
心顧至今日約已定矣和已成矣腹地各埠已許割矣京畿
重地已許駐矣昭昭綸綍已徧傳天下中外悉知矣尙奚言
哉尙奚言哉然草野小民微窺朝廷之動靜今日之約若猶
未足爲成言者議和後數日

聖上赫然而誅一耆英草野妄揣以耆英固昔日僨事之員
預議和之列者也然戎禍之及此則非耆英罪也事越十餘
載而一旦加戮於新易和議之後卽至愚者亦有以識其端
矣西人駛往漢南將勘定界址而守土者以未奉明詔不敢
輕許枝梧推諉西人早已知盟言之不堅要約之弗踐矣知

而爲備其出愈遲其發愈厲竊揣朝廷之意以爲彼以詐力相勝我何不可以和誑之使彼退師而整我備此古者權宜應變之方也故聞數月以來津門之營壘固密士卒簡練器械整利迥異前時僧王之所經度勝帥之所擘畫者方且專意於是是卽曰和事實未可知也果如是我謂朝廷之計左也堂堂天朝煌煌王言撫彝睦鄰講信修好而欲以誑終之毋乃不可乎勝則失信於外邦敗則示弱於小國我曲而彼直彼將有辭於我矣且西人之所請於我者最大者增埠駐京兩事而已以愚度之朝廷意見增埠猶可許也遣使駐京斷不可行中外貴乎隔絕彼得處輦轂之下則我一舉動一喘息彼皆聞知凡有干請可自直達勢不容以稍諉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之何其可許吾謂此二事其患實均江漢腹

地據上游之勢南控皖豫北連關陝一旦有變長江非復我有黃河以南非我國家所能爭由是觀之增埠則勢重於外駐京則權重於內皆非我國家之福也願吾謂朝廷既可許其增埠何不可許其駐京天下事外甯必有內憂或多難以自強或無難而弗振朝廷但當勵精圖治改易政令整飭條教示天下以更新敵人方且觀政治之隆革心向化天下之人知朝廷奮發有爲則莫不競勸以中國之大士民之衆甲兵之雄爭先盡力願爲之用則亦何強之弗摧何敵之弗懾而豈再有弄兵恃詐凌侮我皇朝者乎萬一有不情之請非分之干但當以理折之而已再有不從鞭箠答之足矣故禦之之道在乎蓄力以待時審機以應變權人事以聽天心今朝廷之上所以待遠人者漫無成見來則與之和去則旋

背之受誑愈大結怨愈深釁隙之開將不可終弭此草野小民所爲日夜憂思也我知朝廷之意必曰前者未嘗逆料其稱兵畿輔也今爲之備則津門天設之險必不能飛越然而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我卽有備彼豈不武而能料其必出於勝乎方英酋之抵滬也簡使約款可以不至犯關而朝廷則曰遣使至滬舊無此例乃一旦有創例十倍於此而不惜者今西人之以駐京請勢在要以必成朝廷之意又曰西使居京祖宗之成命所不許恐一旦有破格百倍於此而不能已者且朝廷之不許者將盡驅之乎抑獨不許其駐京乎獨不許其駐京則彼通商之地固在其念豈能驟息况請而不許彼意猶將強取之請之而始許終不許則彼且以寡信責我而其毒益烈彼通商於閩浙江粵海道皆可以抵津所以調

兵運餉圖謀北方者其道甚捷其來殊便其擾我必無已時一戰不已必再戰再戰不已必三戰三戰而所請猶不允則彼之悖心必生必且盡據通商之地爲已有防之以重兵守之以戰艦禦之以火器然後驅逐我官吏徵權我糧稅杜截我漕運遏絕我郵傳或更外連儲寇內結姦民基之橫竄逸出而閩粵江浙之間勢必不可復問南北兩方亦且中阻如是則我將何以應之乎其勢亦惟仍出於和而已夫彼今日請之我委曲從而予之則足以見我寬大之恩彼亦知所感戴彼請之而我不予卒因彼用兵而後許則彼以爲己力之所及得之於戰攻非得之於恩意而倨侮桀驁後必益甚予奪裁制之間其關係甚鉅也且今日之將用兵於西人朝廷之上抑嘗熟籌之乎詳議之乎議之不詳也籌之不熟也事

必無成咎將是出咎出悔生無及也已我知朝廷之上必有
貢書生迂謬之識進少年輕躁之謀以動 聖聽者或謂西
人囁強之性非加以挫辱威懾不足服其心是以古者禦戎
其利在戰戰而與之和則其和可久而能一切爲我所主其
見雖是而不識今昔異勢遐邇異情也或謂僞與之和出不
意而盡殲之使之受創則不敢妄有所覬冀此亦行我權變
之一端也不知此特偏師也覆之無損於彼而徒失我信其
會長之在海舶者能必其必曆之乎戎首猶存禍胎尙在非
所以爲安也或又謂我之待彼當陽許而陰阻之運之以歲
月稽之以文移卑辭以款之多方以炫之繁文縟節以牢籠
之虛聲恫喝以羈縻之彼以剛我承以柔彼以急我承以緩
不知數年來西禍之真正坐因循之誤耳與西人約是否決

之兩言耳苟不欲和則於其來京當明告之曰拘人細故也
進城微事也粵督卽措置不善亦當告諸京師我國家自有
斥罰之典城據官虜而復挾詞以求其理之曲直誰在爾邦
之來中國在通商不在尋釁欲立和約在結好不在修怨立
而不遵焉用約爲稱兵構難何和之有將問諸爾國王以定
是議而後頒賜詔書布告各國特命大臣赴英往懇如是則
彼之所請或有萬一之減而亦可以折會使驕凌之氣然在
我必先有預備之兵以應其非常之變而自揣我氣足以震
懾乎彼方可否則毋甯出於和蓋我今日兵卒孱弱財用空
竭外之國威未振內之強寇未鋤勢固不遑與之戰也和戰
利害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然則盈廷之謀毋乃未料其究竟
耶夫用兵之道先料彼己彼言戰者亦嘗揣測西情審觀戎

勢上下其國之強弱於百年間乎西人欲遣使駐京於乾隆時已請之矣其時我國方際盛強海禁雖開各國無不遵約束者故高宗皇帝賜書斥絕彼卽俛首怵心毫不敢較其後英人貿易粵東屢有齟齬輒遭地方官挫折彼卒未敢動也是豈昔馴而今倨昔順而今逆蓋其時米利堅義民畔於內法蘭西強鄰壓於外國日岌岌勢且中弱迨法米旣睦似可逞矣而時方竭其心思謀力以圖印度宣宗成皇帝之中葉經營印度已有端倪君位旣固國勢日強於是遂有禁烟之釁然猶未敢多索恐過難則我之議和未必遽成也其後用師俄國平亂波斯戡叛印度國方多事待乎少定遂有今日之變是以丙歲詣京則在今春徘徊不進躊躇而發者前後三載然後畢力於我中國舉百年來欲成之志

至今日而始酬焉是其處心積慮并力蓄謀爲何如哉而我國家乃欲以靡然積弱之勢晏然無備之形艱難倥傯之時寇盜縱橫之日而與之抗吾誠有所不敢知者矣况乎所請駐京一節在我國爲駭聞在彼邦乃常事歐洲以行商爲國本凡通商之國互遣公使駐居其都所以總制其事權歸於一原非有窺伺之心自吾人以私見度之則與彼立制設官之意大謬矣西人通商中國就目前而觀其志在利不在土地以歐洲列邦在乎不兼并人國爲義而亦在我無與之間而已何則西人操心堅忍顧慮深遠善於狙伺工於計料初似不欲而後竟肆志焉如英人之於印度是也蓋其心非不欲土地非不欲兼并其力非不足以亡人之國而其賈於人國終不敢出此者一則莫敢先發一則互相牽制一或其國

尙足以自立一或其國無釁可乘浸假其國或遇外憂內患
兵禍天災則必伺隙以圖藉端索請從之則彼獲其利不從
則人受其禍必使之甲兵頓壞庫藏困匱政事毀壞人民耗
滅然後起而承其敝取其全土不能則取其偏隅一國不能
獨取則聯他國以共取此皆英人百年以來通商人國之深
算長技陰謀秘智也我奈何墮其術中爲其所簸弄而不悟
哉近日泰西通商於中國非止一邦勢均力敵則英法米鼎
峙而爲三有事相度有急相顧其餘諸小國拱手聽命而已
然此三國又互相忌嫉互相憎害惟恐彼厚而我薄彼益而
我損彼有餘而我不足彼利而我不利是以其致力於中國
也此進而彼亦進此退而彼亦退榮辱相同利害相共羸絀
相分夫我中國固大國也譬諸舉重非一人所能勝是以中

國加利於彼則如投一骨衆犬狼爭其欲得中國一地如驢蒙虎皮羣獸共逐明乎此則知西人之情矣稔乎西人之情則知所以待之之道矣然則自治自強之術可不亟講哉故在今日惟有嚴守自固歛兵弗爭暫屈以允和待時而後動

上徐中丞第二書

夫當今禦戎之法安在哉吾惟曰蓄力以待時審機以應變而已顧時非徒待也必我日夜有可待之具然後能時至應之變非獨彼能生也我亦能乘間迭出彼之變在我算中而藉以制其死命兵法云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我有不可攻者在也今西人入處內地已在我門戶之間一旦有事真腹脅之患肘腋之虞也昔劉備一匹夫耳寄寓於吳周瑜尙謂其有如養虎况乎陰狠強鷲之國與我

共此境哉獨奈何二十餘年來慮之者未嘗無人而備之者未聞有道所謂有所恃而不恐者果安在西人雖名爲通商而有公使有領事有統師會且有駐兵蕃舶隱然時寓敵國之形以待不測有事則文移往還強以必從略有牴牾起瑣生釁所以然者皆吾積弱之所致而積弱之由來其故有二一曰武功不振一曰內患未甯然則自固自強之術爲不可緩已夫我之所謂待者非伺敵之有事而後逞我欲也所謂應者非謂敵之加我而我不得已起而與之抗也如是則其權仍在彼而不在我欲權自我操則以強兵始通商以來朝廷大臣動多過慮若以言兵爲大諱方且雍容文詰粉飾昇平坐待逆熾之潛消兇鋒之自挫譬如虎狼屯於階墜而尙欲以因果經說馴其搏噬之性其可得乎至於拘牽義例罔

識變通者則執春秋內中國外四裔之例以爲荒服之外無非藩屬悉我僕臣一切干請概格不行嗚呼彼誠不知古今之情勢者也四鄰之患屢變愈奇前在割地而今請增埠不知增埠猶之割地特割地之禍速而易見增埠之禍緩而遲發耳歐人以爲由爭而得者其利弗能久享然而其言如是其所行或未必如是西人隆準深目思深而慮遠陰鷲桀黠其天性然也其律重商而輕士喜富而惡貧貴壯而賤老厚妻子而薄父母知俯育而不知仰事其國地小民聚事易周知然所恃不專在國也屬埠之在他地者非一處皆以舟車爲聯絡貿遷貨物便於轉輸故國易於富然一旦生事通商之路絕卽生財之源涸故其貧亦易其用兵於中國也先集臣民議其可否若有時或和或戰其說各半則必進決之於

相臣若無端開釁亦非其民之所欲無奈中國積弱之勢久爲其所熟窺而審測以爲我特不與中國爭強耳若出於戰必無不勝故其言曰我國兵威素著未嘗挫損凡有興舉事無不成是以屢挾其強以凌我然兵猶火也弗戢自焚彼亦豈能常有其強而今尙非其時也則亦惟先盡其在我者而已粵東之釁曲固在彼而我亦有不善處者夫小人之性覷於勇而雷於禍况乎粵民之閭橫也是非國家之福也然則爲今計者莫如暫與之和而一切勿與之較強兵講武靜俟其時所謂舍其堅而攻其瑕避其銳而承其敝也說者謂前時西人未知中國兵力之強弱情事之深淺地勢之險夷財賦之贏絀猶且縱橫衝突難以捍禦如此今久在內地稔知虛實熟察情形安能復與之敵不知此特我兵之不善戰耳

夫事以激而成兵以應而勇不觀夫南宋乎宣和靖康之間其兵望風卽潰建炎初殘蹙之餘幾難自立及至迫而應之宋反屢勝而金屢敗是則其效亦可觀矣誠能練兵擇將備於不虞敵雖強何患然在今日兵果練乎將果擇乎與前無異也則如之何其出於戰也一言以決之曰姑與之和而已矣夫今日待之之道當如何一日審勢一日察情一日觀釁所謂審勢者不獨審彼勢而亦以審我勢今者彼強我弱彼勇我怯彼盛我衰彼富我貧亦已形見如不欲與和則必出於戰夫旣與之爲難則必先立於不敗之地而預操夫必勝之術而後可然果能之乎亦惟曰不甘受侮斯與之戰而已矣然能幸其一勝也而不能幸其再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恃也則戰之不可行也審矣處今之勢若舍和戎一策幾

絕無可以措手者有志之士必笑其謀之太疎計之甚拙不知惟古之智者能機變敏速不憚改爲以柔而爲剛以屈而爲伸斯審勢之謂也所謂察情者不獨察彼情而亦以察我情能助我者斯我可以委任之不能助我者則我亦惟牢籠羈縻之而已前之說者曰西人通商於中土者非一國莫若以彼攻彼以彼款彼以彼間彼此三說者似皆深謀遠慮之計然在今日恐未能行何則歐洲列邦皆有外我中國之心安能爲我所用卽有願爲我用者列國必且羣訕笑之若夫兩國相爭久而未決西國之例能勸之和如不從者則助其以攻強如往年英法助土以攻俄是也此皆有關於利害有繫於歐洲兼并之大局而後爲之泰西之例要不足以例中國泰西中其最馴者莫如米利堅然亦以英之勝負爲榮辱

以英之利害爲去就則助英者有之矣未聞有助者也彼與我雖未嘗妄相需索而與英法二國有役不預如其誠能維持乎我豈宜有是以此揣之見矣所謂觀釁者非徒觀彼釁亦以觀我釁吾聞非有內患必有外憂二者每相因而起今日之外腹脅肘腋間更甚內患其發不可測一旦猝乘五禦之况我甲兵不如彼財賦不如彼器械不如彼彼彼已洞然於我之釁矣而彼之所謂釁者我未也則諉之曰以荒遠故然日報之刊布郵信之諮詢訪而得之乎百餘年中米利堅之叛英法蘭西其危迫之際也近如印度之變亂波斯之背約比者也事變之生亦至無常要在我善揣之耳彼在

忌米而今更忌俄而此三國者亦皆忌之然因其忌而欲爲
我所用藉收以彼攻彼之効則恐不能然則所謂覈者何在
乎強鄰讐國與之爲敵也總之天下無常強久盛之國而其
始之臻乎盛強者必有術在我盍用其所長奪其所恃我誠
與彼同彼自不敢與我比權量力矣此卽所謂待之之道也
嗚呼曷可緩哉

張園尺牘卷四終

受業番禺鄒五雲校字

張園尺牘卷五

滬北賓萌王 韜仲張著

致郁秦峰書

泰峰仁丈先生足下自春徂夏聞問缺如彈指光陰倏已逾
半久雨生涼北窓多暇日惟枯弄筆墨頗不欲聞戶外事乃
客有以近事來告者聞之憤懣西氛甚熾杞憂方深草莽下
士無位小民不能叩九閭而達之惟有著杜牧之罪言效郇
模之痛哭而已先生世之有心人也不妨略述顛末以溷清
聽津門和議五十六款舊歲已行酌定當時韜以爲至難者
莫如在京置員設館一條星使駐節海上遲遲不去正爲是
事前月初旬英會卜魯士抵滬不欲與星使相見文移往還
者再迄無定論星使知勢難勸阻卽馳驛奏聞請 皇上別

簡 早 從 靈 不 瑛 者 當 難 反 家 要

要荒情俗深揆事勢緩急而後可以謀國制之之方亦惟是
恩威信義而已矣必也威以駕馭以折其氣恩以撫柔以結
其心明信畫一而示之以不欺牢籠羈縻而予之以無間其
在我也足食強兵練卒講武厲精器械籌備險阻以先自立
於不敗之地而尤必防之於未然禦之於無形而後彼乃不
得以因疑我行之若無事處之若固有而後彼乃不得以隙
抵我此數者今皆未也則如之何其出於戰也夫西人以信
自負而崛強乃其天性遏之不行勢必反噬况既許之於先
而復拒之於後是直在彼而曲在我也韜方冀在廷諸臣之
必不出此乃今者至京尋約之英會聞已敗而歸矣西兵死
傷者如積統兵頭目二水師船長一著名員弁數人均彼國
之貴官也竝皆戰沒一時之味於國是者遽聞此耗無不動

色相慶以爲此一役也小懲大戒正足以褫其魄而奪之氣矣不知其心則忠其意則快而未爲國家計安危者也夫惟能措己於安而後能制敵於危今此次之戰而倖勝豈國家之福哉恐兵端必自此始雖明者不能料其終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西人之至京曰以尋去歲之約也原在議和而不在索戰我之覆而敗之也則彼自諉曰以兵少無備故誠如其言議和之使無備之師雖得而敗之亦不足以爲榮况旣已受創豈無報志始而驕兵終而憤兵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若其蠢動濱海之區先受其害江浙諸處皆有可虞此又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尤可恐者洩忿他邑煽誘賊黨以與我相角而相凌事變多端勢難兼顧吁可危哉然則我之欲圖報復者其道何在在乎勵精強忍而已歐洲中之強國未有三五

十年而無變者俟其變而圖之較易耳而今日又何遽出此也此正坐不能強忍之故也故天下之能成大功者必有遠慮出之愈遲成之愈固我之所患者除之勿太速速則恐折一折之後遂至意沮志喪終身不敢復談試觀宋自高宗議和之後孝宗欲用兵而任張浚則一敗開禧欲用兵而任韓侂胄則一敗理宗欲用兵而任賈似道則又一敗此無他不能先事纏綿而臨事蹶張故也夫兵者危事至必不得已而應之而後始可以逞此三役者其間豈無小勝而素無所備急於見功遂至一敗而不可收拾誠能盡其在我勵精自治則可以不戰而屈人是以善用兵者未爲宜有以養其氣旣爲宜有以堅其志尤貴在審時度勢知彼知己然後奮發有爲有攻必克所向無前苟漫焉嘗試輕於一擲必至速而折

折而沮非惟不能成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敢
貢狂談聊資太息聞警之後日惟狎麴君以解憂倘有良醞
宜遣白衣請於醉鄉日月中作生活也秋意方新伏計珍重

與邱翁

同客海陬不得時相過從嵇生性懶槩可知矣近日炎官溺
職宜暑偏涼小雨斜風漸有秋意服食起居尤宜自玉昨舊
校場人來言井邊一角地爲衆姓所出入且此井素供羣汲
食其利者不少乞爲言之貴居停略讓咫尺藉以便民是亦
爲善之一道也令公子雪汀投筆從戎不減宗慤之壯志知
祖生必先我著鞭聞婺源一帶已就肅清生民塗炭庶幾復
蘇當此烽烟滿地鼙鼓喧天淮海津梁皆成盜窟金陵一隅
陸沈久矣攻持曠日克復無期憶昔丙午之秋載酒尋花留

連匝月今則珠簾碧瓦蕩作飛灰無復問此中人矣言之黯
然良友久闊何以爲懷公事稍閒請作茗譚何如

與張嘯山

清徽籍甚久癩若雷企首雲間何嘗不眷以波路迢隔人事
錯迂良覲莫申彌懷紆軫此間如蔣李二君每及執事輒盛
口不置中心藏之未面已親乙卯戊午曾兩過茸城山環水
抱蔚然深秀每指曰此中有人其時執事居鄉養靜却軌辭
賓未及一見惟有溯三泖以馳思望九峰而結想而已形留
心往積有歲年屢欲擊舟煎燭一吐宿懷了不可得海陬屏
跡閤陋無聞抱瑟挾竽隨行進退是中生活殊不堪以告人
是以每思自通於左右而轉念及此背刺顏澆慙沮輟筆然
而韜竊聞之鐘動而霜理有遙應苔生於岑性或相通昔者

孫崧德重邴原渡海而求顧况名高居易投詩以謁矧兼此
二者而有之者哉斷不可失矣所慮者韜垢累於穢壤執事
孤秀於神崖韜知執事或執事未必知有韜也乃者郭君友
松適館於此譚經之暇偶述執事曾道及韜輒加心許未嘗
口疵載聆斯言馳惶無地是真指燕石爲珍璠飾龍章於裸
壤朽木散樗而尙將引之以規墨也執事謬獎虛譽當不出
此雖然因是知執事不棄韜矣執事薄功名捐耆好耽玩元
理擯斥塵囂矯然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可望而不可卽何
幸濫及鄙人雙情交映辱一言爲知己結異地之神交吾生
所快尙復何恨不自揣量願附縞紵之末儻蒙惠許庶幾不
負夙心率作此書聊明吾意春寒多雨仰願珍宜翹企芳音
想無金玉

上徐中丞書

韜聞山有猛虎、則威生國、有賢人、則敵懼、是以郭代公之在安西、繫安危者二十年、王忠嗣之鎮隴右、服控制者一萬里、富弼作相、契丹因而動、問韓范在軍、西夏爲之膽寒、誠以伏乎中者、耀乎外、施於近者、震於遠也、伏惟中丞閣下、作鎮巖疆、移旌吳會、爲

帝心所倚、昇聞黔首之歡呼、胡威之清早、結主知寇恂之借屢、從民欲、著名望於中朝、重鈞衡於外相、此時秉鉞金閭、小試鹽梅之手、異日宣猷

綸閣、大彰燮理之才、特以吾吳險扼三江、勢連兩浙、久稱敝俗、難革澆風、矜文辭而士趨末技、間有本肆麻沙、鬥服食而民尚浮華、遂至戶嗟彫劫、未免危冠、是好皆以大布爲羞、况

乎哀絲脆竹靡邁流音嗚雉呼盧擣菹作戲僭侈在細微間而流漸遂成風會矣至於通問之際頗尙苞苴夤緣爲奸惟肥囊橐然犀不照豢鶴輒飛以致錢刀有靈作橫鄉曲篋匱不飭或玷清聲此小吏之緇蠹亦官方所排走也乃公之撫吾吳也治民飭吏別具經權默運潛移獨深陶鑄人以改革紛張而多阻者公以從容坐鎮而有餘不動聲色而政行不設科條而民悅下車則豪族懾心望旄則強梁革面紅紫之服在笥不御鄭衛之音至境却迴盜牛者咸耻聞名飲羊者無敢飾僞且公又廉爲官箴儉爲吏治過犯必懲敢戴二天於蘇章饋貽立却早凜四知於楊震羣無害馬庭有懸魚秉實心以孚惠而羣吏不忍欺先己躬以懲貪而下僚罔弗肅量則泰山表其高心則秋水同其澈是以五蠹之奸胥盡剔

而三吳之弊政全捐也惟公猶歎於一心倍諮於衆口片言
偶合卽推人善匹夫不獲遽引己愆文饒之訓民以農桑孝
弟爲先郤穀之講武以禮樂詩書爲本兼又培養元氣涵育
儒林夏屋廣被寒士皆歡慈雲徧虛羣生成暢於是有道之
歌騰於野來蘇之頌載於衡班伯之治定襄人號神明文翁
之化巴蜀學比齊魯此蓋中丞閣下德所感者深教所被者
廣抱宏濟之志操活民之符以致有此也凡夫稟氣咸荷併
懷屬在品倫實深仰矚韜忝以故里快觀嘉猷曠千載而難
逢實一辭之莫贊繼思欲竭愚衷豈狂夫之足擇而不耻下
問實聖賢之用心明知捐流益海撮壤崇山無當堯羊祇爲
遼豕然芹曝堪獻未必非宋人之微忱葑芻可遺或足助智
者之千慮聊資撫掌藉作笑談竊以全吳形勢襟江而帶海

扼要則首重防虛堵陸則先宜備水金焦乃長江之門戶也
天開險塹以限南北鎮常乃吳郡之屏藩也地設奧區以控
淮徐崇邑彈丸自內出者必據其腹寶山絕地自外入者必
扼其喉吳淞一口爲要津狼福二山爲重鎮或以爲在德不
在險要屬迂言惟有備始無虞斯非陳說况乎白彝赤狄之
俱來狐疑屢起閩粵瀋遼之畢達尨雜難稽雖非可虞也要
不可不慎也若夫僻壤窮陬賊踪易匿鯨波鱷浪奸窟爲多
惟茲游手之民實作萑蒲之盜淫博亡命遠肆鳴張流散官
兵遂眈虎視雖漁戶皆吾赤子饕匪盡屬蒼生而一旦有事
則揭竿便作前驅裹額卽能越貨今欲詰姦以清其源除害
而務乎盡則必密探巢穴痛拔根株飭練巡丁嚴編保甲寄
腹心於縣令授指畫於營員緝弭有方者擢以不次包容賄

庇者黜無徇情此在乎甄別才能考察勤惰操縱在我張弛得宜而已務使估舶之宵行不禁任挂鬻帆蓬門之夜無虞聽疏魚鱗埽竄島爲淨土變盜藪爲樂鄉豈不盛哉至於海禁大開西氛日熾議者遂以爲事機有待彝性難馴急郇模憂國之心著江統徙戎之論必欲挫彼跋扈之鋒使苻秦終懾晉抗其無厭之請則回斂乃尊唐不知時有今昔勢有緩急茲者形爲聯絡事屬羈縻足跡雖至通都心志不過互市走南販北意在金縢跋浪衝風利非土地姑容此輩在域中非置遠方於度外俾其食牛羊知唐帝之畜生飲江河沐堯天之雨露不必劃成兩戒自固一隅卽所以垂示盛軌光昭大度也况乎理至焦爛勢所必有匈奴知漢物之無用自然告絕突厥見牧畜之不肥豫識將亡而在斯時惟有以慈

祥消其桀驚禮義折其雄猜已耳凡此三者妄爲前箸之陳
敢望下體之採夫以遊大匠之門者枯木朽株咸歸雕飾入
名醫之籠者牛溲馬勃竝見甄收韜三吳之鄙人也學業未
成行能無取瀛壖十載空負歲華白下徒游仍憐旣旣慨功
名之不遂嗟少壯之已非自恨識公較晚不獲受絕學於瓊
衡猶幸我生未遲竊願望後塵於旄仗伏讀公所著務民義
齋翼學闢千古不傳之秘箒運一心獨得之新機垂日月以
不刊合中西而極致竊念此道振古爲難於茲獨盛東西兩
浙之士類皆承稟於公以爲模法獨爾自抽元珠屢獲糾繆
同夫埽葉後勝譬於積薪而公則清香畫戟作天上之風流
官燭唐書豔人間之仙吏當朱墨園之錯置猶平糲園之推
求蓋篤嗜之在斯自樂談而無倦公之政治旣如彼公之文

章又如此滄溟之北獨出斗極以南一人矣韜讚歎莫名追
隨恐後倘蒙高聽願効微能憐下士之無聞念小人之有母
惠風所被雖小草而均榮曦景之臨卽寒谷而必照有藉吹
噓長其聲價納頑礦於洪爐或有躍冶之效處鈍錐於囊底
非無脫穎之期仰瀆台慈統希尊鑒若其榮戟門高容書生
之長揖蓬萊山近許濁客之同登卽當舍此卑棲以圖遠志
是則羈鳥脫籠尙可期於振翼駑駘負輓不終困於摧輪禱
望孔殷銜戢何極不勝區區延企之誠謹奉箋以聞

與孫澄之茂才

愁霖匝月泥潦接天雖有鬼兵百萬亦不能掃此癡雲也吳
興蟻聚聞漸渙散以勢揆之彼烏合之衆事事皆因民所有
利在速竄今官軍扼要阻守彼進無所資退無所據情見勢

訛斷難久支雖竄走餘杭亦不過強弩之末而已訛識沸騰於茲稍息或者海濱一角尙可羈棲耶前日薄暮携屐來訪而淖深石滑足力告瘁廢然中返今晚擬造高齋效康駢劇談風雨過從亦最難得事連日幽窓悶坐殊敗人意屈久必伸靜極思動欲與閣下豁此懷抱一破寂寞昔者元直訪水鏡而呼餐楚元爲穆公而設醴敢援此例以告足下但當日爲酒人幸勿訶爲惡客也矧乎剪燈聽雨幽賞斯愜析奧譚元清致可風吾輩之於酒原不過藉以供諧笑怡性情非如市僧屠沽以歌呼鬥飲爲樂也十觴爲率二盞可享酬酢惟簡主賓相忘言盡意足醺然竟去斯可謂忘形交矣先作此紙以當酒券客來不速敬之終吉願勿憂羹於釜中標使於門外也一笑一笑天寒惟以時自重外此不更多具

與周公執少尉

愁霖空賦望日徒殷悶坐閉門岑寂萬狀因念足下冒雨開帆匆匆遽去黯然魂銷惟別而已其時寇氛甚熾訛讖日興安吉長興相繼陷沒令弟眷屬都在縣齋雖先機遠害可決其無虞而足下停觴而不御買舟以遽歸良由惶慙情深骨肉念切也自別之後倏更晦朔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想足下舟楫抵里則僮僕候門行李入室則全家笑顏諸弟無恙羣姪趨前怡怡秩秩可樂爲甚足下又與之陳黃歇之舊蹟譚袁公之故壘火齊木難異方之奇珍瓊婦蠻娃海外之妖艷誇此郢說且可忘彼杞憂也入春已半寒尤逼人伏惟與居多豫攝衛咸宜甚善甚善令弟發甫已辭皇都之顯辟將首八閩之征塗未識曾否束裝輶已奉三書未見一字引領

金閨彌深眷戀豈其值境之窮筆墨疏癩耶抑以時事杌隉未遑念及故人耶足下倘作回書乞爲一道其近况也昨郵局中送來漢書二十四册想係弢甫遞寄牘面字跡惡劣異常且書弢爲泰音近而訛必捉筆者之誤耳百朋之錫拜領爲慙窮繩展帙悵然若失麻沙之本細讀殊難燈暗目眇昏然欲睡不待飲濁酒而心先醉矣雖然是猶愈於無漢書者饋貧以糧烏有不感而所以云云者忝與弢甫附縉紵之末愛深交久故敢作此戲言或不至於詆訶也浙西釭寇蟻聚蜂屯以勢揆之必不能久今者城無宿儲畝無餘糧但富堅壁清塹積日曠時則彼進退失據情窮勢促渙散之形立見若容其出沒山谷聯結徒黨此爲滋蔓未易圖耳時方多事相見未知何日萬萬爲道自重

答徐君青中丞

竊以愛才下士固無期報之心而知己感恩要爲難兼之數
乃今一尺之書忽自九天而降捧函跪發銘鏤奚言伏念韜
未著行能敢談經濟卽竭囊底之智詎補鏡中之明涓流塊
壤曾何當於高深而蠡測蓬撞偏不訶其狂躁復垂下問瀾
仰盛懷登燕石爲席珍望飛蠅之千里此蓋伏遇中丞閣下
厚德如山虛衷若谷憐其粗疎飾以眇昧蓋其陋劣納於鈞
鑄因有片語足褒遂詔盡言無隱降之以心顏推之以愜欵
豈不以獎進者論弗惜乎齒牙裁成者材不遺乎拳曲鶴僅
氈氍已譽其解舞駒初鳴奮卽望以識塗并蒙諭示以爲防
海弭盜二大端必有成見之在胸以佐嘉猷於藉手令其略
具條陳將施采納此何異詢旭日於矚師訪韶音於壘俗舍

千莫百淬之利而責效於鉛刀一割之功也然而念豫讓之言者不憚報主以國士感伯樂之顧者卽思効命於長途以剛望之難彌切酬知之懼矧博采旁求極承咳唾菲才薄植獲附雲霄古所罕逢今幸身邁惟有雕刻肝腸心庶同夫傾日揣摩螢燭智聊竭乎助光容俟繕寫真本續呈鈞覽伏讀來書以爲小人有母慣嘗穎叔之羹孱子無能難負仲由之米故厚惠竝溫言交至宏獎與慈賚俱來賜以呂宋銀三十餅非恆寵貺拜領爲慙顧揆盛指所在非以此爲饋貧之用而爲養親所需是以辭受均難感媿交作竊體毛義捧檄之喜弗爲介推辭祿之矯也慕德懷知爲生平所僅見均榮分潤欲報稱而無從頂踵可捐殊私難答無任感激依戀之至

與龔孝拱

前數日天稍放晴地漸燥可行惟積淖處尙渟陷足猝不可拔屢欲奉訪而聞有遠戚至兼以先生悲深故國懷抱惡劣韜以無事矐之殊覺不近情耳赭寇雲擾蒼生鼎沸臨安一隅紛然瓦解雖旋踵收復而民物塗炭花木灰燼剩水殘山不堪寓目屬有人心能無感憤悱鬱之懷良不可任夫浙之籌防守者素矣一旦有事潰敗至此上有將軍巡撫藩臬數大員不可謂無官援卒四方屬集不可謂無兵城中富戶十未徙二三苟能動之以利害惕之以身家罔有不肯括貲餉士者則不可謂無財乃徵之於人有殊駭聽聞者賊至城下未嘗加遺一矢閉關靜坐束手待斃萬民憤請抑止不行賊入則走不知所之堂堂天朝巍巍天子之大臣而不能禦此么鼯鼠寇半籌莫展一死不能平日之南面臨下厚自享

奉果何爲者耶夫所謂大臣者值多難以見才甯身殺無名
辱城亡與亡誓以死守下哀痛罪己之言冀收忠義一得之
效鼓厲將士激其耻心以身爲之倡安見賊不可退城不可
保譬如家長遇盜先戒其僕曰我所以豢若者正以今日我
往若必繼之執挺先驅以爲僕率誰無一時激發之良而安
有忍視其主之死者古者上下信孚民以官爲足恃賊至徒
避城內堅壁清野曠月累年卽至矢亡援絕不敢貳心今則
訛言自上官眷先行民有離心士無鬪志無怪乎畏賊駭竄
如雀之趨叢鹿之投林也顧前朝旣復來軫方遘莽莽乾坤
幾無一片乾淨土吾輩何處得死所耶時事至此何從下手
只索痛飲耳信陵之醇酒婦人自戕其身周伯仁之過江無
三日醒劉伶之荷鍾便埋此皆中有所鬱結托麴君以自晦

謂世上無可言醉鄉有真知己也然韜豈真能好酒哉偶過
飲胸膈便覺不快晨起頭即岑岑然加以體素患熱痰灼唇
裂與酒甚不宜而猶不肯輕放杯杓者以羣公衮衮不堪醒
眼對之耳少好交遊茲焉日寡以爲廣則僅通聲氣寡則可
養性情且標榜之興尤悔之來皆由此起橫覽四海人才渺
然知希我貴聊自慰已平生亦喜著書而內之則憂患攻心
外之則荆棘塞路傭書丐食卒卒無須臾閑未嘗一日伏案
滌硯懷鉛握槩插架千萬卷凝塵厚數寸亦未嘗一拂拭疏
懶廢讀以此槩見且今何時也尙欲雕琢文字以自娛耶前
作二書妄以獻之先生之前是猶里覲之謁大巫雷門之擊
布鼓對和璞而嚇以腐鼠入寶山而炫以硃砂也先生不察
遽加謬獎謂直不能作答是先生謙抑過甚愈以媿我也主

臣主臣入春已半天氣尙寒惟冀珍重眠餐爲道自重不宜

與某當事書

頃聞神京失守

皇馭播遷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正閣下北望揮涕南顧殷憂之日凡在宇內忠臣義士皆當切骨痛心臥薪嘗膽共期雪此大耻顧賊又蹂躪我江浙破名城若拉朽潰列邑如決藩曾不浹旬千里創痍四郡淪陷駸駸乎將鞭指雲間氣吞滬濱京師之危蹙旣如彼江左之決裂又如此閣下於此將何所措手北事聞有端緒想當議和此間可毋庸慮惟南方一隅正閣下職守所繫滬邑雖蕞爾彈丸而中外互市財賦重鎮賊尤所眈視則不可不早爲之備然備之權在我而來之權在彼與其僅守孤城不能遏彼之不來孰若先發制人乘

其未定而擊之以扼其吭而掣其肘今賊甫下蘇垣喘息未蘇其心未一其志未安裹脅雖衆而新一日三驚勢同鳥集實不可用兩粵悍匪方圖四出焚掠飽其賂壑多渙散不整賊意固不在久踞賊之未敢逕下者以我兵之虛實未能測西人之向背未能揣知兼以四鄉多練團丁以與之抗賊故未遑他顧蘇民素號脆弱而近日蘇崑之間如永昌蘆墟蕩口陳墓角直等處防守頗堅丹常之間金壇溧陽各鄉尤爲志齊力固爲賊所畏則此時民氣正大可用如官軍能乘其未定而擊之彼必敗走但得號約四處鄉兵同日舉事合力進攻弱者則懾以虛聲以分賊勢强者則搗其中堅制賊死命更以所雇西國輪船二艘由水道入攻水陸並陳俾賊難以兼顧如是賊必破膽若調外兵募義勇動須時日則賊志

已固賊勢已張鄉鎮必爲賊所焚燒鄉團必爲賊所荼毒勢必一散不可復聚而民氣不復可用卽兵心亦無所恃緩急遲速之間實爲東南安危大局所關八府二州四十一縣之蒼生皆於閣下一人厚集其望所有條陳管見另繕別紙卽希裁鑒施行

畧陳管見十條

一兩廣逃勇必宜設法招回也廣勇素稱猛悍我不用必爲賊用一爲賊用則不可復致將盡力與我角矣且我不招之來賊必招之去現在所至各處皆有逃勇爲之先聲爲之壯膽卽平望之賊如何冠侯李邦雄歐才皆屬都司梁麾下者已授僞官甘心作賊遣人四面招羅勾結邀至其害不可勝言且逃勇之心已變卽不作賊亦無家可歸勢必劫奪良民

飽颺遠去必須密遣精敏委員或精細幹役見有兩廣逃勇勸令歸營隨機審察或遞賊暗號誘之使來心變者卽殺之非過酷也殺之卽所以殺賊也但機事宜密爲之宜速一賊所脅從之衆必當設法解散也丹常蘇州等處新裹之民求生無路其心日夜求出我軍誠能於接仗之時以白旗大書丹常各處地名從賊百姓倒戈來歸者免死當時卽令身無寸鐵稍後卽妥爲安置又必緝聽到處領兵之賊目如嘉興則求天義陳坤書爲主平望則珮天燕蕭三發爲主吳江則甯天安賴世就爲主蘇州則僞忠王李秀成爲主當於兩軍酣戰之時以竿挑人首以白旂大書賊目業已梟首在此降者免死亦散衆之一法也在附城各鄉鎮亦可立旂招致卽刺字者亦可收因其非甘心從賊也至於兩廣兩湖江

西江甯之民從賊已久一時不肯回心則當設法以餌之或
資成於兵勇各以其所稔招致其鄉之人得一人者賞若干
得十人百人者不次賞擢則羽翼必日寡矣

一巢湖船之散在外者宜招回以爲我用以賊匪僅能由旱
路進所少者船耳幸其待巢湖船未有善法而又殺其船長
以致心懷仇怨此時我正當急用之以收其死力否則遲遲
日久賊必以計籠絡而水道亦復可虞當急招徠無以資賊
招徠之後或助防太湖或隨堵吳淞自能善爲處置耳或謂
巢湖船與鎗船皆盜也從賊劫掠則優爲之從官兵勦賊則
斷不可恃不知所言招徠者非竟欲用之也原冀籠絡其渠
魁使不至於助賊耳

一江甯難民宜安置妥密也自癸丑以來江甯難民之在蘇

松各處者實繁有徒地方紳士捐資給養雜處城廂內外令其無事而食以至於今本非善策聞蘇城當焚燒閭門時難民亦俱隨從搶劫松江之破難民爲前驅且城將破之先必有難民羣集非賊先聲卽賊偵探其中豈無良善者而一時賢愚不分况爲難民詎有七八年之久者今地方皆遭蹂躪民力不堪當思變通選難民之壯強可用者以爲義勇操演火器隨同官軍打仗其家眷則在官給養以羈縻其心則不至坐食矣

一民團與官軍宜分用以責其成效也自古戰守異勢堵剿不同而能守必先能戰議堵必先議剿未有坐待其來者民團與官軍必互爲犄角如民團在東則官軍在西何路有虞則惟何路之官是問官軍耻爲民團所笑必竭力抵禦民團

欲先官軍建功亦必踴躍從事然後惕之以威刑優之以賞
資自私人盡爲用若其合在一處必至互相推諉欺凌詐虞
其弊疊生故分用則各見所長也

一團長宜簡有膽智之士使固結民心賊至勿却也近來蘇
常一帶趕辦團練晝夜巡邏非不認真而一到賊兵壓境民
情渙散團長以舟爲家志在一走誠能激發大義明告以無
處可避賊來田荒屋焚豈能卒歲是門賊死避賊亦死幸門
而勝尙有生計苟暫避賊鋒欲延殘喘則必無一生愚民平
日習聞此說臨陳自然勇氣百倍而一團中之富者亦宜思
以此財物糧食委而資賊弗如與民共之於是團長授之以
方略明之以節制加之以訓練資之以器械同仇敵愾衆志
如城有不固結者乎且鄉邨非賊所必爭之地見民善自保

護必不敢犯不犯則各邨可全而賊野無所掠官軍亦易以奏功矣

一領兵員弁須用外國武官藉以箝制也今官軍驕悍者不可用委靡者不自振或欲養賊以挾制上官或不聽調遣或逗遛觀望或臨陳畏縮從未交鋒紛然駭竄刑不畏威賞不感恩兩廣兩湖四川江西之兵皆老於行伍積習尤壞中國之法將在後而兵在先外國之法將在先而兵在後茲以外國武官一員領兵或數十人或數百人其上則領數千人數萬人而配以中國官一員通事一名每戰則外國官首先衝鋒而我軍隨後奮進有退縮不前者立寘軍法中國官亦臨陳彈壓計其功過以定賞罰如是則借兵少而收功廣矣

國武官不即允行則即以今所募呂宋兵華而等七十餘人
令一人領四十人而此四十人須精加挑選每日飭華而等

訓練火器與之相習出隊即率以性如此則七十餘人可作三千人之用矣

一假冒賊之旗幟衣飾混殺併戰以乘其不備也賊之裝束惟以紅黃綢裹首纏腰其旗方長尖角者皆有胸前背後有以藍白等布書太平天國後軍主將麾下丞相檢點指揮麾下者查賊所授偽官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正副官蘇州一帶不論何偽官率以九門御林真忠報國八字爲冠其偽官自僞王外如義安福燕豫侯六等皆僭稱大人今亦假冒其名入彼巢穴官軍卽時進攻賊目與賊目各不相識當其盤詰鬩亂之時官軍乘機奮勳必然措手不及若接仗之時亦可混入使彼目迷五色矣

一餉不可不預籌勇不可不廣募也上海本財賦之地而今各路壅阻貨物艱滯各捐局盡皆閉歇進欸缺乏可知紳士

富戶逃至鄉邨皆草間求活不復有遠大之慮然善守者守在四境而不在城之一隅也今查邑中著名富戶遷在何處當遣人激之以大義惕之以利害謂城不保則鄉邨更不可保毋甯毀家紓難勿藉寇兵而齎盜糧也苟其家力能養若干勇者卽責令養若干勇設立土城於要害處以阻賊來路事後給予優賞以示鼓勵此保鄉所以保城也廣東山東甯波人之居滬者多有孑然一身無家室之患募之爲勇可免滋事意外之變然宜教而後用處置近鄉與外國兵相聯絡卽以籠絡箝制之使遠不至於通賊近不至於劫民此亦一舉兩得之計也

一閒民客民之新來者當清其源或安集或驅逐以綏靖地方也洋涇浜一帶近日逃至者不知凡幾所有江甯難民旣

已安置各鄉而尙有設攤賣骨董皮衣者當留心細察果其
久居在此者則勿禁止以阻其謀生之路若其形跡可疑急
宜嚴逐其被難逃來之民無論有無家眷須責各舖戶連環
相保大小東門之各船亦宜一體稽查進口之鎗船艇船巢
湖白壳等船以及近鄉之捉魚販鹽等船皆當細加搜緝當
此全省皆遭蹂躪而上海以彈丸一隅獨爲安土固宜來者
之衆然魚龍混雜辨之不可不早英法二國其妻孥貨財房
屋皆在於此固通商之重地理宜自衛凡有奸宄自可會同
究詰內姦不生外亂不起加以西兵守城鄉勇捍外自可措
此地於磐石之安夫善爲守者不在城之大小而係乎人之
輕重山有虎豹水有蛟龍伏乎其中威乎其外樵叟漁父猶
敢狎至者未之有也

續陳管見十條

一發火器須擇膽勇訓練之士以挫賊前鋒也軍中最重火器而發火非人反爲賊先臨敵不發委而去之反爲賊用官軍一聞賊至每遙爲轟擊及賊至前藥彈已盡勢必懼而遠遁今一隊之中須擇精壯膽猛者四百人給以獨門鎗二百

管

力足發猛

二門鎗二百管

取其再發甚捷

以七八隊互相聯絡凡鎗隊

之居前列者須以三千人爲率平時專令一人

須得精敏西人

加意

訓練用藥若干遠及何處立竿爲準

以地平高孤爲準西人定之多少有一平日能得心應手臨時自然有恃無恐遇賊

定之法可辨

平日能得心應手臨時自然有恃無恐遇賊

已近一字排列同時齊發毋許稍停賊雖猛敢善撲未有不受傷急退者前鋒旣挫後隊奪氣矣

一用短刀利鎌鈎索竹排以截賊馬隊也賊之衝鋒陷陳攻

城取勝者率以馬隊居前每當鉛丸如雨之際能冒死怒馳
深入吾軍回顧猝見誤以爲後隊皆走遂卽棄鎗而遁今鎗
隊之後專用刀鏹鈎索以及竹排用上長圓木一條有柄可持
可作軍器倒截馬足則賊目必不能安坐鞍上旗幟一亂後
面脅從之衆可不戰而走

一誘賊深入而設計殲之也賊未攻城往往先搜鄉鄉民無
知徒能鳴鑼持鋤亂相鬪擊偶傷一二人已紛駭竄走此由
平時不加訓練而團長無出羣之才足以固結其心故爲義
而集者亦見害而散不知不能力勝則以智取現今稻田多
水賊之馬隊安能飛渡鄉僻小路農民必能熟悉伏機設陷
隨在可施須偵探得實俟賊逼近然度賊必由之路當道多
後布置尤必搜畫內姦掘深坑坑中用木板密排鐵釘或用削尖竹簽或地雷炮石

火機

坑必預掘地雷等物頃刻可以布置
時久潮至悉藥線濕爛不能燃放

賊至四面聲喊誘

賊大眾結隊來追俟入坑中然後突出擊之近河之鄉港汊必多鄉民僅知斷橋不知賊衆投石可渡則有何益不如決水以淹之使平地盡爲淤泥此天然大陷坑也暗中或插鐵釘竹箭或布蒺藜絆索民當辱罵痛詈以挑其怒縱火鳴鑼以疑其心逼之使入吾見其入而不見其出也更挖溝渠亦如此法不必太濶使人馬皆可涉須當要衝則賊必入於是多方以誤之佯北以驕之遺棄器械以餌之而不墮吾術中者鮮矣

一偵賊出沒之時而擊其無備乘其疲乏也賊每以丑正飽飯出隊抵團防所僅及黎明兵勇素無準備且尙在酣睡中往往不及措手各處鄉鎮遭其焚掠無一人抵禦者率以此故勇者自保弱者藏匿今早賊一時出隊各人帶火藥一包遣膽勇者

數十人密入賊巢縱火

須情然深入賊巢分敢死士於兩市稍及中段三處賊館及空房縱火向

賊館有守更之人難以下手則多於空房焚起俟其撲救開亂時則乘機包火趨于賊館

兵勇圍守在

外待賊冒火而出則迎頭截殺

釋敢死士假賊裝束并為撲救而暗中混入併殺一路縱

火使賊不能安身

賊初出時其隊甚整其氣甚銳兵勇驟櫻其鋒力

難取勝可以不戰為戰插旗幟以為疑兵鳴鑼縱火以亂其

耳目或布置各種陷阱機械潛伏暗擊之法令其自陷以逸

待勞或聲東擊西

一擊即入使首尾不能相顧

或避實擊虛

突出攻之賊一二賊以

激其怒迭出互入以牽制其眾

俟天晚賊有歸意然後大眾齊出奮擊

民眾賊軍

可更帶聲喊助威使賊士飽飯解待以養其氣

賊敗而走不必窮追計其歸路必由

之所處處設伏以暗擊明弱者但虛張聲勢不必與賊遇此

事易而效神力省而功倍

一設空房以焚賊也賊所至之處凡鄉民與之抗拒者即恣

意焚掠今偵賊必到之地令鄉民鳴鑼集衆與之鬪門殺其
前鋒一二人遠者遙隔聲喊作力爲抵禦狀俟賊發鎗則佯
奔四散預備當道空房數間中實以火藥砲石油柴諸物或
放在柴堆中或藏於地板下近房四圍之地密埋地雷火砲
火機而藥線卽通於空房中地板下板下預設機械人衆踐
踏則機發機發則諸處藥線皆着別房須置銀物銅洋假銀
元寶俱可
以餌賊在一處藥發火起未有不殲者也

一焚燒賊船或誘賊至舟而殺之也小賊皆走陸路而賊目

每乘舟行

賊舟不過四五
艘並無火器

須擇水面寬濶處設備火船

自蘇
來之

路如灤三湖
可于此準集
遣人四出偵探

實以茅草油柴引火諸物望見

賊旗由上風撞入焚燒其舟初遇賊船可詐稱商販之舟賊
必招之使近及傍近時卽用鏡鈎搭住卽速乘風縱火兼可

拋擲火罐藥包近地用兵船數隻潛伏蘆葦內面準備殺賊

至鄉之賊並不備舟多要結網快鹽船捉魚取鹽之人多有貪賊利而私贖者

官軍若緝獲後即可假其船隻仍可至原處渡賊行至靜僻

處設計殺之如醉以酒之類或預謀於民團伏於要道幫同捉獲而

民團亦可買通網快等船至賊近處以誘之臨機應變事非

一端但機事宜密則可收效

一杜截接濟以斷賊來路也赭寇之罪上通於天人神共憤

中國人民斷無前去接濟之理而青浦嘉定昆連此地蘇州

亦屬密邇賊所短者火器而是物西人最精賊方不惜重價

以購求保毋有不法貪利之西人運往販售者風聞已有瑞

顛國花旗國無賴之惡商將洋鎗藥彈至蘇射利此大千中

外兩國法紀西國於前年集諸大員會議若以火器兵船出售于敵者重則按以殺人之罪按西律定例

犯此者置獄二年罰銀五千圓而西官置若罔聞不即懲辦者以無華人告

發也然西律最重證據鎗彈都已售去真贓無從而得舟子

畏罪口供必致反覆若擊獲解送則西官必徇情面久即安

然釋放如前吳道普觀察擊送鎮江姦商之事可見今惟一

面移文各國領事官令其嚴加申禁一面密發劄諭飭團練

各長用心稽查日夜勿懈遇有外國旗號之船即行阻截入

艙細加搜查燕商之船不過一二艘其果有鎗彈違禁物件

立即將姦商砍倒併盡殺舟子以絕口此等舟子甘為姦商所用毫無人心其

舟中所有鎗彈火藥即給團局應用銀土等物即賞給查獲

之人密查第一若遇教門講書者則用好言理論勸回教門中人

馬道起見並無別心然一放其入至西人所到之處蘇州為

多其所由之路不一從南黃浦出者則閩港莘塔金澤同里

繞道太湖必自木瀆其從崑山賊境則必過唯亭黃天蕩葑
婁門外一帶民居過鎮必加稽查鄉邨則令岸上農民鳴鑼
報信其南潯平望往來亦不少現尙係正經買絲商人然豈
無姦商錯出其間可於蘆墟要道飭民團立查防之局稽其
出入查有違禁物件卽照前法懲辦如舟係西國式樣者卽
焚去以滅迹嚴查立辦其弊自杜而出自民團公憤西人又
安能起釁名正言順方當含媿自禁之不暇矣

一佯作村民投賊誘之使來而殺賊以堅民志也近來賊每
假仁義以結民各處遍張僞示揚稱前來貢獻卽可相安無
犯有等不法無知愚民誤信其言以猪羊銀物獻媚賊目而
賊目又結以小信小義姑留一二鄉鎮長驅竟過毫不焚掠
于是各團解體

愚民不遇欲保
身家罔知大義

民不可用今擇團長之有膽

智者佯饋物爲貢獻須度賊必過之鄉鎮團長併可偵賊情

形俟賊羣過設機密伏聚而殲旃

初來數十賊必加意款待俟賊衆大至團長可出接

見誘入大層中款留四面則以後投賊進獻之人賊必疑而

殺之民知賊之不足恃必齊心固結殺賊保境雖死不怨

一餌之以利誤之以形亂賊隊伍炫賊耳目而後擊之也賊

至鄉邨志在劫掠今使鄉民佯作逃避之狀將所攜帶銀物

委棄道旁

亦不必真銀包裏箱篋中可放重器之物使其覺力

俟其拾取分給忙亂之

時突出攻擊賊兵本無紀律惟知向前奮進今選軀幹長大

之人持械對賊如欲戰狀而令短小精悍者立於暗處從旁

突出斜擊邨中寬濶處度爲賊要衝必築土城以大茅竹外

裹鐵皮作假砲與真砲二三相間排列樹林隱密處多插旗

幟使賊望見知準備嚴密疑而自走乘其疑而擊之事無不

濟矣

一保鄉卽以守城團民卽以壯兵也現在城中十室九空各店歇業米石油燭皆不敷用則守爲難殷實紳戶皆徙鄉間則城虛而鄉實今欲資城保障壯兵聲勢不得不用鄉團爲外援則凡練兵籌餉之事擇目分隊之方邀截堵禦之法當官爲之主張而詳講矣

國練各款
另有章程

苟能衆志成城措施得當

使賊深入可令片甲不回然則兵勇可無用乎曰兵勇與鄉團當分地建功聲勢聯絡而無相掣肘此戰則彼守此進則彼退巡環互應呼吸相通處處設機層層隱互勇敢者居前觀望者居後弱者聲喊毋與賊遇怯者遙立以作疑兵爲團長爲兵目者當結之以恩信鼓之以忠義體其不能達之情通其不敢言之隱使人人皆如子弟子弟之衛父兄如手足

之捍頭目安有調遣不前逗留不進者哉而其治兵之要法
一曰用衆不如用寡寡則心一而統攝易費少而事可久臨
陳則以一抵十前隊數十人既得力則後隊數百人皆欲見
功所以背嵬五百縱橫而難撼也一曰使智不如使愚愚則
不知利害但有勇往直前之志而無趨避狡詐之心陷賊前
鋒鼓氣益壯所以崑崙黑奴赴死而不顧也凡所以却賊殺
賊之方盡於此矣如是而賊不滅者未之有也

駿園尺牘卷五終

受業番禺鄒五雲校字

發園尺牘卷六

華鬘居士王 韜子九著

上當事書

日者前後所陳管見其可見之施行與否當在洞鑒之中閣下成竹貯胸智珠在握值此危疑震撼之交而獨欲竭其旋乾轉坤之力此其鉅任豈易仔肩賊之南下江浙俱遭蹂躪其勢甚銳所糾合者甚衆其鋒不可以驟撓而於滬邑一彈丸地徘徊而未敢遽下者非懼我軍之躡其後也以未深悉西人之情也顧今日情形則又迥不如前矣蘇城四鄉所練團丁皆爲賊所破數百里內無不從賊苟活偷生且夕賊於各鄉鎮皆設僞官立僞卡密布要害呼吸可通其近已無可無慮則將及乎遠者矣今者賊之所有無不取之乎蘇鄉而

蘇鄉無不取之乎上海蘇鄉流民雨集百貨雲屯盛於未亂時倍蓰姦民出入其間者皆賊之耳目腹心也自江浙以達上海帆檣林立來去自如從未有爲之稽查者可謂疏矣况乎洋涇浜一隅素爲逋逃淵藪藏垢納污已非一日今尤不可問西國姦商多以火器資賊必輸賊以實情今守城俱派委員而所盤詰者不過入城之人城以外距數十步卽置之不問竊以爲詰姦杜莠宜在城外而不在城內而欲制賊死命莫如以杜賊接濟爲先謹就管見所及用作前箸之陳

杜賊接濟管見十四條

一城外宜設立巡防總局與西官相爲聯絡派委幹敏員弁專事譏察以靖地方而緝奸宄也城外居民稠密皆自外遷來及各寓棧中置貨客商往來如梭織其中豈無爲賊偵伺

而齎盜糧者而尤甚者所有近日粵人店舖無非爲賊耳目若漫不加察未免奸僞百出於城守大有關係顧事有除弊而反致舞弊者是以必須遴選幹敏誠實熟悉洋務之員專司其事以專責成於外更頒賞罰條目以勸勤懲惰且宜細心察訪勿捕風影致累良民

一宜設蘇崑商販公所以安外來客商而藉以爲察姦耳目也賊用偵探多以附近土民以便深入而得確耗其來辦置貨物藉用熟悉之人卽鎗彈火藥亦無難雜於南北貨中以圖混出然其踪跡詭秘豈無端倪可見今擬專設蘇崑公所凡貨客之自蘇崑來者住居何棧置辦何貨必先到公所報明給以公所戳記爲憑出入照驗倘不到公所報明者卽作奸匪論如是則來路之明昧一詢便知其所往來之人一察

卽得下貨到船一查卽露不待至外緝獲矣其主理公所之董事宜諳練蘇地情形及各鄉紳衿則辦事較易

一宜設船局總滙去船宜歸船埠來船宜到局報明以便來去稽查也洋涇浜及大小東門一帶帆檣鱗集埠上僅知到埠收錢從未有人盤詰不知凡百奸僞之起水路尤爲緊要其去必需船運貨出浦今專立船局刻印局條另開船捐之例凡外來之船到日卽至局呈報注明現所載何貨人數若干來自何處分大中小三號照貨捐錢以貼巡防之費贏有成數亦可充餉凡船私自來往不到局領取局條者卽係私載貨沒入官船埠放舟每日亦宜到局報明回日亦當消號以免疎漏以杜影射

一陸路宜設卡盤詰以免匪類溷跡入內也洋涇浜及大小

東門肩摩轂擊遍察爲難然東南皆瀕黃浦杜奸尙可緩西北最當衝要南翔一帶已爲賊窟其來必從真如鎮須派委員駐劄其地專緝奸匪七寶泗涇之來必由紅橋龍華法華今三鎮已有局員查察宜令加意詢問不妨示以過嚴至要者大場江灣二處宜立員立卡過往貨物必令一一稽查虹口新聞專設盤查之局凡形跡可疑之人概不許入內則其路自然肅清矣

一水路之通蘇崑者宜設卡要道以清其源也計蘇崑之通上海者其路有六今惟野雞墩黃渡一帶已用椿釘斷其出南黃浦從松江城外豆腐浜泖河者已有小路三四處可繞道紆避爲官軍盤查所不及不必盡由斜橋浦塘口矣現豆腐浜已無稽查此處急宜設卡查艚勿令輕過出入船隻貨

物均可於此抽釐權稅其至上海卽以捐票爲憑不必再抽而閱行鎮東市梢亦可委弁用心盤詰其出澱山湖者則章練塘爲必由之途查察要不可廢小路則大場江灣二處須於市梢立柵稽查近處則虹口爲要道用心咨訪一月之中必屢有所獲盤緝旣嚴則來者自然聞風懼矣

一城外亦宜編設門牌行保甲之法而舖戶亦可抽提房捐以貼巡防經費也自蘇常陷賊後民之遷徙在城外者實繁有徒其中良莠參半若槩驅之去未免非仁者之用心而按戶查名連環相保古法斷不可廢今各編門牌則來無根柢形跡闐昧者自然無可容身其在洋涇浜一帶之舖戶已有西國籌防局中貼費或者未便再爲派捐而大小東門商賈所萃利息繁茂加以房捐似無不可支持而民情亦見踴躍

積少可以成多助者衆而經費裕矣

一蘇民遷至者衆宜舉立紳董保結議察按數造冊以廣撫恤而歸劃一也按蘇城爲賊踞以來其陷於賊中者不少其從賊逸出者亦不少顧其中雖非甘心難保無行私罔利之徒事久而心變由賊逸出之語亦未可盡信但來者卽稽數登冊擇一有名望紳董專司是事如係一無身家游手好閒不數日卽去者卽當留心詳察倘有疎漏隱庇惟該董是問倘有子女家屬之難民要宜設法安頓廣勸富戶集貲周恤勿使流離失所

一各民之住居城外者閩廣浙甯爲多宜令有身家之人出結認保也前七月初城外閩廣甯各幫出遷至鄉間大爲鄉民所不容因公議以後凡各幫中如有匪類不法強梁滋事

者卽自行究辦所以取信於人惜無人爲之舉行竟寢其議
今擬於三帮中各令自擇首長以闡保閩以廣保廣以甯保
甯凡內有不法匪徒準其自行究明然後送官處置或不送
官自行遞解歸籍則耳目近而根株拔矣倘有賊之私人特
至滬開設舖店爲賊偵探知情不首及從而隱庇者則首長
不得辭其咎

一城外各處客棧宜令逐日記名註簿以便譏詰查核也查
城外客商住居之棧現雖祇有合義天寶二棧以後當必屢
有增益非止一處他若絲茶布棧皆有往來遠客今令各棧
主取保詢其年貌住址及何功名生理來消何貨消後置辦
何貨來自何日去在何時須一一書明巡防局員每夜到棧
閱簿稽查如有模糊及容情隱瞞之弊惟該棧主是問如客

私售違禁物件潛地落船踪跡可疑者準棧主報局遞信緝得有賞

一各處妓家烟館茶坊酒肆宜派幹役日夜邏察也妓家在城外日增月盛其中最易窩藏奸匪則緝奸者益宜於此細心查究今令凡爲妓家其房捐必倍於尋常鋪店諭以如有遠來生客一進不出撒漫浪用情跡不明者需密報局中往察并令妓女以言相餌果係奸細立拿究辦而豁免數月房捐并格外給銀優獎以爲賞格其烟館等處一體細查倘該役有借端索詐情弊卽準指名告局立予嚴懲

一各碼頭駁貨船宜歸官僱東北兩處宜備船查艙以截其夾帶也凡洋涇浜及大小東門洞庭山碼頭等處皆有舢板船及無錫小船駁運貨物今將小船各編字號給以船牌牌

上列明船戶姓名人數仍準其在浦攬客出貨下貨遇有重滯有異違禁私帶之物卽諭以密地物色告官以便往勘如果實有是事則賞以該船之貨十分之一東於董家渡北於大板橋安設兩船在彼專查出船有犯卽行截留不待出外始行緝得矣駁船編號之後每月亦可寫抽船捐以爲水路巡緝之費

一蘇鄉各處團局之委員董事到滬必須晉謁各憲不得藉以購鎗獻火藥也按蘇鄉遍地皆賊卽有團練難保非爲賊所使嗣後如遇外來團董卽令到局來會如有近日賊中情形可以稟陳及有破賊方略者不妨謁見上憲言有可采格外優以禮貌藉以結鄉團之心先以空言後收實效或可爲愚者之一得也其辦貨物仍可準其自便惟不得購買軍裝

器械若果有殺賊之志與官兵聯絡聲勢可以在鄉自爲製造配合

一吳淞口爲水路要衝各處可達繞道可至劉河與大倉賊通遠則無錫常熟近出大場口由千墩鎮直抵崑城此處盤察必須加意西人載鎗礮至蘇者至今不絕皆以粵人爲之鄉導非由南黃浦小路卽從吳淞繞道而往西人狡詐特甚每以外國大船載鎗出口而以內地小船駁運別處以便往賊中消售先以照會與西領事令禁伊國人往蘇販賣火器如有所獲卽照中國律法懲辦西國不得徇庇并飭知各處盤查局員如有西國船出外可以到艙細查斷不可輕易放過查得違禁物件卽將該船及人解轅究辦始一二次可以移文領事會商如經三令五申之後而猶有犯者則并不必

照會領事反致疑難懲一警百
出外游覽者則宜先到領事署
時亦可委差弁密查

一所設巡防總局須與西國各
行也城外居民以廣甯幫最爲
領事官如設局之後有恃強抗
該犯嚴行究辦妓家烟館不服
既不能與領事照會往來恐有
凡有瑣細事件卽與西國巡捕
稟請照會或行變通之法俾局
易如盤得奸細有行兇拒捕者
設勇之費又鮮滋事之虞

以上所擬管見疑若過於苛細然近時居民之往來城外者恃在西國租界之中幾若別有一天罔所顧忌此中奸僞百出不可致詰非以法律繩之將益恣放蕩江蘇全省祇此一隅可恃財盛物博賊尤所眈視所賴善爲保持以收將來全局之功妄貢芻蕘伏祈垂鑒

擬上曾制軍書

吳下部民言今東南之禍烈矣賊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是豈賊之能兵哉皆我備禦之無方耳而其弊則在州縣之職守雖重而權勢素微况乎上之人賞多罰少威不足以攝其心思重威輕罰不足以蔽其辜望風解體職此之由故欲平賊者當由慎選牧令始計莫如專其任而重其權數年以來縣令之聞警先逃者尋不加罪伴食營中

逍遙局外久之而捐復保舉仍如其舊夫人誰不樂死而惡
生進有亡身之禍而退無失地之誅宜其避賊如逃寇讐也
今宜區戰守爲兩大端各有專司無可互諉問誰議勦則責
之參游間誰議堵則責之牧令凡於有賊省分必設重兵扼
制要害其州郡廳縣距賊尤近者必度兵二三日可以逕達
以便遙爲聲援聯絡形勢即使賊踪飄忽而明斥堠密偵探
亦可先期以得耗賊所至之處令凡縣令能嬰城固守富有
不次之賞失守地方雖有下鄉勸捐諭團募勇籌餉之說一
概勿信按律毋赦庶足以警其餘縣令守城限於十日外則
援兵必至逾十日而無援兵則失城之罪得從末減某兵駐
某地聞某城被賊後限至某日則必往援能卷甲疾馳立解
嚴圍者受上賞如有觀望不前遲迴弗進者卽將領兵官治

罪援兵至後而城守仍失則縣令兵弁遞分其罪至於以棄
瑕錄用立功自贖之說進者必其才真有可用方許在營調
遣以觀後効此所以重縣令之職守也自省會以外一城之
中大者有牧守小者有令丞而武職則有提鎮參遊今許縣
令於參遊以下得以歸其節制褫革獎賞可便宜行事招募
壯勇籌備餉糈先事防維悉無得以掣其肘平時於演練兵
丁規畫營伍經營城守皆使其事事親爲閱歷毋得自諉曰
此武員事非文官所司也而尤必使之久於其任得以見其
措施被賊之區有能統衆練勇爲國殺賊設遠謀奇計斬逆
梟酋克復城池者卽令官於其地所以增其威望養其聲勢
且其於地方事宜亦必周知治之有道備之有素賊自不敢
輕犯凡揀擇縣令第問其於一邑之事能辦否耳正不必拘

泥向例動循成格以地方之近爲引嫌以上官之親爲避諱此所以重州縣之權勢也蓋平賊之要首在尊任州縣而督撫爲之居中駕馭否則顧此失彼遏此注彼督撫重臣將疲於奔命之不暇而賊乃得志矣夫賊之旁竄四出者大抵偏隊居多未必其大股也倘攻十日一月不下則其氣已餒強弩之末勢將不能穿魯縞又得外援之兵以合擊之靡不走矣愚觀今日之賊已不足慮賊失其天時失其地利失其人其事茲雖狼顧鴟張若不可制而一蹶之後聚族殲旃固易易也何謂失其天時國家承平日久文武恬嬉人不知兵咸豐二三年間楚豫江皖迭被騷擾幾無甯土是時天下囂然若不可旦夕惴惴懼其將至六年向帥之亡十年張帥之殉江浙皆震動賊不善乘時狂奔亂踉逞其荼毒而民始愀然重

患苦賊矣人心之厭亂正氣運之轉機民於是亂極思治求
解倒懸惟恐或後而氣運亦爲之一變故大亂之後民氣乃
靜一切歸於平淡於此雖有煽之爲亂者彼不動也何則時
爲之也民氣靜而兵氣揚賊雖衆何能爲哉故言乎時賊已
不足恃矣何謂失其地利江甯雖城垣廣固池堞崇深而非
可守之地蓋有江南者遠必兼蜀近必兼淮而後勢據上游
足與天下相抗今賊所爭者蘇杭耳蘇杭地勢窪下民情惰
弱實不可用雖得之不足以有爲借曰財賦可以取盈而如
賊之苛暴溝澮之水可以立涸夫院省之安慶豫章之九江
楚之武昌漢口爲自古戰爭之所用兵者必扼險阻據形勝
恃以爲固今皆棄而不守爭趨下游以圖一快吾知其無能
爲矣爲賊計者當盡棄蘇杭卷甲束馬力爭上游或可暫緩

須臾否則如獸之陷於阱魚之游於釜鬻割烹宰不亡何待
故曰賊無地利之可據也何謂失其人事天下之民豈甘作
賊必至於貧困無聊計無復之而後出此賊之起自粵西也
於所裹脅者焚其廬毀其家使之無所歸然後從賊之志乃
堅竄擾所至率以此法故賊將至之地卽無身家之民亦無
不望風逃遁以恐爲賊所擄也則其不願陷於賊可知矣被
脅之衆豈不思自拔來歸第一入此中去留難以自主反正
之心時刻不忘特苦於無間可乘耳故賊之與官軍抗也可
勝而不可敗奔北之餘前列渙散後隊逃亡者不可勝計賊
所破城邑不留一民於內比屋錯處無非賊巢衢市荒穢有
同鬼境此亦流寇中之創局所行如是尙得謂之能收拾人
心也乎至於附賊各鄉亦設僞官徵賦稅無非添厥爪牙供

其屠割且不旋踵間而他處之賊焚殺擄劫已隨其後近時
民間銜賊刺骨無不思爭啖其肉大兵一至有同瓦解賊所
恃者人耳人事既失尙何能爲然而我之所以平賊者要當
反其道而行之修省恐懼振勵奮發以合天時力爭上游順
流進取以得地利撫集流亡解散脅從以盡人事而尤要者
則在簡立大員分兵爲三道一由上海以收復嘉青太崑而
進攻蘇州一由甯波以聯絡湖郡保障杭垣而進扼嘉興塹
守廣德俾毋得過浙東西一步一由安慶以克蕪湖諸要害
直抵金陵搗其巢穴必當同時並進合攻夾擊使賊首尾不
能相顧而後賊勢孤矣外賊旣除內賊自蹙羽翼已翦首領
必蹶江浙肅清之機將在乎是矣草野愚昧妄員所知伏維
少寬其罪俯加採納不勝幸甚

與醒逋

醒逋執事閉置一室中一百三十五日矣坐臥飲食之外了無所事儼然獨居惟與厮養相親卽欲憑几把卷而愁痛全集每不能竟數葉此生已矣分與世辭矣昔中散養生終櫻禍網平原違里遂被讒言韜志在巖阿心於邱素苟得二頃田萬卷書卽欲杜門謝事采芝餌朮天特厄之致斯奇困此寢寐中未及料者也疑生投杼寃至覆盆不思從中之或有嫁名反以局外者居爲奇貨當路勢位烜赫固無難指龜而成鼈淆素以訛緇欲戮一細民亦何求而不得茲雖西官力爲周旋爲之請於彼國駐京公使而當事者轉益其疑獅搏兔以全力犬委虎而無生轉輾籌思分無免理後其所先急其所緩措施如此事可知矣嗚呼卽使韜銜寃斧鎖飲恨

刀鋸於正典明刑攻城殺賊亦何所裨徒成殺士之名自取
忌才之實此堪憤而又堪笑者也韜今年三十有五已逾一
世才淺識寡生固無補死亦何恤况復慈親棄養骨肉漸凋
於世無所冀戀買地建塋卜壤歸骨身後之事於君是託相
知有素想不負我阿蒼君之是出俾得所歸尤爲無憾韜所
憾者生逢亂世死被惡名不能早自建立以身殉 國登陣
荷戈則裹尸以馬革渡江擊楫則沈骨以鷗夷等一死耳相
去遠矣每念及此輒裂眦揮淚椎心嘔血也二百里外所言
如此而已哀翰痛墨愴恨何窮

寄楊醒道

醒道執事閏八月十有一日郵船啟行倉卒登程阮郎則不
名一錢王祭竟孤行萬里傷心此別豈第黯然魂銷而已哉

十有八日乃抵粵港風土瘠惡人民椎魯語音侏僂不能悉辨自憐問訊無從幾致進退失據承西士授餐適館貺我旅人無奈囊橐羞澁面目遂形寒儉踽涼窘困之况難言萬一終日獨坐絕無酬對所供飲食尤難下箸飯皆成顆堅粒哽喉魚尙留鱗銳芒螫舌肉初沸以出湯腥聞樸鼻蔬旋漉而入饌生色刺眸旣臭味之差池亦酸鹹之異嗜嗟乎韜得離危地幸獲安居豈宜温飽是求復生奢望處心難隨遇而安人情鮮止足之境固如此哉韜在旅中顧影無儔對燈獨語枕不乾通夕之淚篋未攜一卷之書山風海濤終宵如怒因此哭親之涕縷縻思家之心縷結側耳傾聽悵然魂越眷屬在滬終慮誰依擬於十月間招之來此韜以舟資房值費至不貲薄蓄殆罄所云買地下葬築室廬墓恐難如願只期暫

附舊墳聊妥窀穸尙冀他年別簡高原復占吉壤韜之書籍
物玩均未得來皆由執事過於遲迴憚爲郵遞苟或罹於兵
燹則執事實職其咎乞寫書目經今百八十日亦未見至善
忘多懶執事更甚於結生焉五千里外不勝悵悵者此爾至
於親墓在里理無久離歸耕之計要必不遠從此潛心晦跡
隱耀韜光不復出而問世席帽襍鞋荷鋤擔榼與野夫樵叟
課雨占晴酬歌答話以畢此餘生而已儻有南鴻幸惠尺一
吳鄉天氣想已新寒體中佳否萬萬自重

寄穗垣寓公

韜白韜身鄙小材羈棲下旅王粲之託荊州已嗟得所敬仲
之奔他國能勿傷懷屢欲一游粵垣以擴眼界重訴心期緬
吳漢之舊疆覽尉任之遺跡講學則仲衍甘泉則人也談詩

則梁屈陳三家固嶺南之大宗也經白沙之邨而想其高風
讀赤雅之編悲其身世之與我同也及游羊城一無所遇靈
氣不鍾流風邈絕豈翁山海雪輩求諸今日而已難耶至香
港一隅最爾絕島其俗素以操贏居奇爲尙而自放於禮法
錐刀之徒逐利而至豈有雅流在其間哉地不足游人不足
語校書之外閉戶日多榕坊包孝廉避跡來此茗酒留連談
諧間作異鄉荒寂中聊爲消遣眷聚已附海舶而來皆滬上
友朋爲之摒擋萬里羈人感極涕零嗚呼韜自經竄逐久已
無意於浮榮豈尙櫻懷於進取但得飽喫青精閒親黃卷了
此餘生歸乎故里亦云幸矣聊塵短札以寫欸懷韜白

寄吳中楊醒道

天南懶叟書問醒道道人足下別久路隔相見無期贈之詩

不足復以書問嗟乎道人殆能以道自守者耶當此濁世獨醒而卒免於禍亂伏處窮鄉寂寞之濱而蕭然自得與物無忤固懶叟所不能者也懶叟亦嘗有志於歸隱矣始以貧終以亂卒至遭罹奇禍名辱身放逋竄於萬里之外荒域異民淒心愴目其窮何如耶固欲求爲道人而不得者也今秋道人書來以東坡竄居儋耳曠懷順處爲解嗚呼懶叟豈能望東坡萬一哉懶叟遯粵一歲有餘雖值境未亨而處心漸豫每思咎戾之由痛自檢責刻肌刻骨流極之運有生共悲懶叟無昔人之才而有其遇顧念一旦罹大辱蹈明科輕比鴻毛徒貽耻笑反不若遠徙幽裔猶得偷息人世仰視日月雖溷跡下隸潛形密林亦不辭矣以此問心差能自遣歸來之望此時非所敢言北顧舊邱羈魂隕瘁結廬先壟瘞骨故山

其可得乎嗟乎道人夙知我心故以爲言又懶叟所慮者尤在嗣續已逾潘岳之年將逼商瞿之歲膝下蕭然顧對誰共我家七葉相傳二百三十七年中僅存三男子從姪二人長者清狂不慧次者蕩越繩檢不可教訓世亂家貧年壯無室我之所遇則又如此嗚呼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弗可冀也已吳門收復後脅從之老弱男女十萬餘人悉遣還鄉閭萃二生得消息否使尙在天壤或有復歸之日粵人漏網至此者頗不少聞悉由撫軍資遣則殺降之說未可盡信以粵人在吳之虐尙獲生全則哀茲鞠子何至遽殞天意夢夢要可決也嗟乎道人伏處窟穴不免飢寒前時身創屋焚妻殉子擄亦極生人之至艱今日追思應同塵影寓形宇內作如是觀可也顧道人雖窮二十年來未嘗跬步出里巷所見則故鄉

也所交則故人也瑣屑米鹽嘲弄風月室內餘殘書膝下餘
季子房中之琴則絃重膠焉賊去民安重觀昇平歲時伏臘
對妻抱子其視懶叟相去何如耶嘻如懶叟天高地迴舍此
已無可適作盛世之罪人爲 聖朝之棄物安得藉口於隱
遯哉懶叟於十月中曾有詩札附郵船寄滬旋聞此船溺水
則是書已付波臣書中所諄諄者惟以書籍爲念黃君春甫
誠至可託烽烟劫靖舟楫路通能專權捆載而去尤爲便捷
異鄉岑寂惟書可娛道人之寄弗可緩已吳郵稻熟田舍翁
可多得十斛粟否伯姊無恙想不啼飢捉筆颯縷心輒爲碎
書疏幸勿怪足下但自覽觀勿出示人此外惟萬萬自愛

與徐子書

艱難險阻之中幸蒙足下周旋捍禦彌篤風義感激之私淪

決肌髓別來二年屢執訊以詢動止拳拳之懷始終無渝何圖此志不諒未有一字及我似若有對於鄙人者反躬自省惶悚交深恐僕之負罪於足下也深矣素性拙直出言每多疎忽論交十有餘載亮知此心僕之論交不在文字而在意氣足下待我之厚我與足下相契之深彼蒼昭昭可援爲鑒江氏乾沒一項咎在江氏不在足下蓋足下能料之於生而不能料之於死也丈夫視錢刀無足重輕况此倘來之物哉是何足以間我兩人之交誼也嗣後請勿復言僕遭罹憂患竄逐海涯詩書道窮親朋訊絕已無復生人之樂靜伏之中萬念灰冷日惟追悼前先生平行事蹉跎實多坐誦之時拍案驚呼中夜以起叱嗟環走思之不可復爲人矣念自弱冠以來先君見背徬徨海上十有餘年不知自奮以稍博慈親

之歡於萬一栖栖弱弟不能教育以致早殞室人夢蘊轉徒
道路遽爾傷生實痛於心徒呼負負猝邁此禍幾至殺身嗚
呼我母憂虞危迫竟以奄世養不逮生痛以促死聞視含殮
俱未循禮竭意何以爲人何以爲子每思及之摧腸裂胃根
本之地已虧人世之榮何冀天之厄我乃俾我於困頓悲憂
窮竄廢棄之中潛心自悛也辛酉冬杪母病在里倉皇奔視
雪窖冰天道途梗塞春融路達方欲束裝而有媒孽其間者
遂更斯變嗚呼天奪之魄昧於一歸茲之淪廢實由自取尙
何言哉尙何言哉夫僕之初心人所未喻南行一詩稍見厥
志所謂置身豺狼近殺賊先結賊者也豈料敗壞決裂至於
如此舉世不諒聽之而已嗟乎方事孔棘誰爲吾策惟足下
咨嗟籌畫於急難之間歷半載如一日先慈喪葬諸劇務均

足下爲之襄辦日昃不食弗辭其瘁如此氣誼何後古人此
身尙在必有以報銜結之忱死生靡替他年幸徼天佑得賦
歸來與足下再能握手言心則胸臆間物當掬以相示也去
歲書籍來粵披覽之餘實深銘泐僕素以書籍爲性命今屏
居海曲無以自娛寄儲甫里楊氏之書尙求設法取至入春
逾半此間天氣已如夏首丹荔黃蕉又得飽啖惟故鄉風味
不可求耳言之殊黯然也足下奉母教子努力自愛萬里之
外懸企回翰擲筆沈瀾悲來橫集

與英國理雅各學士

雅各先生執事韜生不辰以非才而值亂世橫被禍災竄流
絕嶠鄉關遙隔北望悲來歲月不居西歸何日每一念及未
嘗不輟箸而歎歎廢書而嘆息也竊念韜少時稟承庭訓十

六歲入邑庠十七試京兆一擊不中遂薄功名而弗事於是
敵門息影屏棄帖括肆力於經史思欲上抉聖賢之精微下
悉古今之繁變期以讀書十年然後出而用世不意天特隕
之己酉六月先君子見背其時江南大水衆庶流離研田亦
荒居大不易承麥都思先生遺使再至貽書勗勸因有滬上
之游繆廁講席雅稱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間若一日麥君返
國仍與讐校之役庚辛之際江浙陷賊焚戮之慘所不忍言
辛酉冬杪母病在里倉卒奔視旋以兵阻雪窖冰天道途梗
絕輅里去吳門尚四十里蓋皆民居而非賊窟固滬蘇之通
道也壬春方擬回滬忽聞官軍緝獲賊書指爲韜作當事不
察竟論通賊忌毀者衆百喙莫明然而韜竟冒危往滬者誠
以區區之心可白無他蓋進甘蒙隕首之誅而退不甘受附

賊之罪退則猶可緩死進則必無一生而韜竟舍生取死者其志亦斷可識已幸而麥領事慕西士曲鑒其愚力爲幹旋不至徒死而被惡名逃死南陲得逢執事授餐適館禮意優崇俾羈旅之人弗至失所感激之私淪肌浹髓韜邁罹巨釁淪落異方已同沒世之人并少生人之樂去家萬里欲歸則無可歸之家避地一隅欲往則無可往之地舊朋無一字之來新知乏半面之雅所恃者執事一人而已執事學識高邃經術湛深每承講論皆有啟發於漢唐宋諸儒皆能辨別其門徑決擇其瑕瑜茲也壁書已竟又將從事於葩經不揣固陋輯成毛詩集釋三十卷繕呈清覽庶少助高深於萬一始於去歲五月而成於今歲三月將周一載凌晨辨色以興入夜盡漏而息採擇先哲之成言纂集近儒之緒語折衷諸家

務求其是韜承知遇之恩於束修之外餽以兼金辭受均難
感愧交并耿耿於心未有以報伏思世間一切食用服御皆
先生所固有且貧者不必以貨財爲禮也惟此筆墨之事貢
自愚衷或可少爲先生所許耳臨書竦仄無任感懷

與吳子登太史

瀛壖損別曠歷寒暑未稔動止無由執訊齎寇縱橫江浙淪
陷蕞爾滬濱危警萬狀中間奉母避亂偵賊遭讒顛踣困厄
謹而獲免竄跡粵港萬非得已其俗侏僂其人擾雜異方風
土祇益悲耳者好異情暄涼異候一身作客四顧皆海誠足
以悽愴傷心者矣僑寄兩載閉戶日多孟冬朔日始作羊城
之游覽尉佗之舊跡訪劉龔之遺踪慨然想當年割據之雄
而弔其子孫不能守也懷古典悲觸目生感殊令人意盡矣

前曾得見黃大中丞少君幼農述及足下自楚來此不赴徵
辟屢辭榮祿高尙厥志超然物外而反以西法影像游戲人
間古之所罕今乃僅見求之儒林豈可多得至省之時曾一
奉謁適值他出闕者固未識爲何人卽足下亦不及料我至
此也江南戎事雖曰勢盛力集揚沸沃蟻捧海澆螢殲掃之
機跼足可俟然揆其所恃惟在西人往往竝出先驅未見偏
攻獨搗近聞却師之舉微有違言駐崑之兵勢將議撤大帥
有懲於心姑藉頒餉不繼權詞以謝而西人亦以方將有事
於東瀛調兵集禦未暇兼顧中西之交或離則軍力單矣俾
賊之亡猶得稍緩須臾非計之得也夫借師旣知非策則當
時不應出此以取救於目前旣已借之於先而欲却之於功
之垂成無怪其所有歉也此諺所謂騎虎遺蛇者也今天下

處處橫流幾無一片乾淨土閩粵遠介海嶠非走險跳陸者
驟能飛渡或者可冀無虞蒿目時艱撫膺世事有心人固不
欲見并不欲聞也韜遭是流離豈敢怨懟屍材薄植分放廢
終老耳特以僻處蠻荒欲歸不得先人墳墓遠隔萬里懿好
日疏密親蓋寡每一念及腸爲之九迴淚因以竝下此間山
赭石頑地狹民鄙烈日炎風時多近夏怒濤暴雨發則成秋
危亂憂愁之中岑寂窮荒之境無書可讀無人與言曠難爲
懷逝將安適然所以戀戀而不去者不過隱身絕島稍遠禍
機留此餘生或能飽齧黃蘗閒酌白墮撫紅爐之近事續赤
雅之舊編以聊自排遣而已滬上故人聞皆無恙黃君春甫
音問時通日昨書來拳拳以足下是否旅茲爲問足下倘惠
尺一郵遞良便寫曠年之積愫寄遠道之相思固有連箋累

曠而不能盡者嗟乎回憶昔時徵逐之游文酒之權已渺如
夢寐矣所有同心夙好皆已雲散風流星沈雨絕或榮辱異
致或存沒無聞管君小異始逃警於山陰復驚魂於鄧尉奔
竄道路竟以憂殞其生沒甫周君長揖戟門運籌戎幕或謂
庶得展其經濟而命不副才遽化異物祝桐翁倉卒爲江北
之行去春又挈家寄漢口漢口爲自古戰爭之地度桐翁未
必久留李君壬叔獻策軍中談兵席上茲在皖南未聞奇遇
豈火器真訣不遑一試其所言耶他若華氏笛秋父子徐茂
才雪邨竝作寓公無改素者凡此諸子皆足下所關心者故
爲略陳梗況不辭覲縷嗚呼天下人才衆矣交游廣矣以韜
所繆相知者或翱翔仕路或偃息邱園雖隱顯不同出處攸
異而上者竝能爭飾事功次者亦得競心述作以後先取名

於時獨至於韜遊羅奇禍禁錮遐裔踪跡自晦於明時姓名
不騰於流輩言念諸子用自悼也聊布所懷妄塵清聽儻不
以垢累賜之寸緘實所引領裁書代面詞不宣心足下其秘
諸篋笥勿出示人炎方風物百不足言飲食起居伏惟萬萬
自愛

與潘茂才

自別以來於今三年海北天南想同感念春秋迭代人事變
遷旣剝必復惟否斯泰戎裔効順將帥奮威巨寇桀逆電掃
烟滅海寓清宴黎庶乂安中興之烈庶幾可覩韜屏跡南陲
不得躬逢休美歌詠昇平北望揮涕徒增於邑竊聞元凶旣
斃偃武修文中冬之月舉行賓興盛典大江南北雲涌波臻
觀光之士咸欲同享天衢丕揚邳治而足下獨高尚其志不

事王侯福音孔昭道腴宅體淡榮懷於纓紱貞雅尙於邱園
求之儒林疇其匹哉韜之書籍遠儲甫里重以楊君罕暇曠
歲不得幸賴足下捆載來滬春子哀聚寄粵雅誼高情上薄
雲漢重展舊帙如覲故人特是河東書篋來者僅十之三尙
望再勞馳取藉慰遠懷春時歲試定歸里門載書之便無逾
於此楊君書中亦以爲言蓋斯事非足下莫屬矣建塔者合
尖於七級爲山者收功於一貫他日鑿楹永茂撫卷長謠未
嘗不念足下之勳也錄示新詩纏綿感喟字句之間自開蹊
逕筆墨之外別具性情不難直躡劍南之室矣韜邇來壹志
詰經無暇旁涉風雅十月中閔逸瀛孝廉返櫂吳興偶觸鄉
思遂成七古一篇聊以送行此外竟爾擱筆始知毛鄭李杜
分道揚鑣矣郎君授劉向之經設馬融之帳束脩所入或可

爲堂上甘旨之奉歟海隅岑寂隔絕見聞如有便鴻乞賜良
訊

與補道人

嶺海飄零四年於茲生還之望非所敢言郵船來粵得奉手
書反復展誦彌覺涕零輶遭罹罪譴放廢南裔靜言思之惟
有自悼以道人疇曩雅契迴越恒流不以垢累見斥故敢屢
以尺牘塵溷清聽至於詞意之闕似有缺望則以海隅荒陋
無書可觀北望翹首睠懷彌摯憤懣之情輒形楮墨揆厥初
心中實無他道人來書意似深有不悅者毋乃未喻鄙衷耶
七千里外胸臆間物不能掬以相示吁可悲已輶一端不謹
萬事瓦裂尙冀晚節以蓋前愆故留意著述思以空文自見
此間南北隔絕人事簡少旅踪孤寄相識殊稀得以輶影滅

形窮膏繼晷十年之後然後出以問世雖世猶以爲口實者不顧也天之雷霆窮秋則遏其怒人之好惡沒世則見其真一星旣終時事亦變此時正當四十以外之年耳苟齒髮未衰尚可歸耕隴畝荷鋤種秫抱甕灌園充識字之農夫納太平之租稅潛心邱素伏項林泉卜居莫釐林屋之間與道人扁舟相往還甫里一隅雖爲天隨子所隱處而近數十里間絕無山林泉石之勝堪供眺覽人士亦少可與談者二百年來誰爲崛起乾隆初濮許竹素先生以詩鳴一時頗尙唐音此外無聞矣至於窮經好古之儒更不概見風流闐寂殊可歎已今得道人足以抗手竹素接踵天隨非偶然也如韜者何足掛人齒頰當置此一席爲道人獨據耳來書瑣述里中近事聞之感喟顧師滌盪騷壇老宿曩在里中巋然爲魯靈

光矣晚際亂離不能遠引終遭肱篋遽致殞星木壞山頽之感於我獨深嗚呼此韜生平一知己也而今已矣曹君竹安身後蕭然白髮青燈辟繡易米其景况亦殊可悲路遠時艱愛莫能助徒喚奈何湘澧昆弟俱赴玉樓雉友先生一支至茲中斷友石三丈之後亦止景卿一人詩能窮人不謂又厄之於身後抑何天道之難問也眷屬至此間頗稱健適惟多煥少寒四時皆夏歸心徒切鄉味難求用是悵悵爾裁書當面擲筆惘然

設園尺牘卷六終

受業番禺鄒五雲校字

張園尺牘卷七

天南遯叟王 韜子潛著

代上蘇撫李宮保書

某再拜上書中丞閣下閣下經略江左於今三年天下莫不重閣下之名中外莫不震閣下之威士民莫不仰閣下之惠克亂以武用兵如神求之古今疇其匹哉矧又舍己從人集思廣益網羅賢俊各盡其才而復猥照光采於窮窟遐陬之中過聽譽言辟書遠至將置諸幕府收其一得某粵東一布衣耳才不足爲世用言不足爲世采行不足爲世奇何所見聞謬加賞拔聞命駭越捧檄竦仄伏自維省深以不克副盛心所其是懼是以謹將憲劄繳呈蓋一則由自審之素一則實不敢以不材恩耳乃日昨丁雨生觀察書來備述閣下拳

拳垂注之意且云士爲知己者用爲某最顧此言乃爲其人
有可知之實其才有可用之端故能得當以報而某非其人
也然側聞華嶽不舍塊壤江河不擇細流用能成其高深故
芻蕘見詢於聖人葑菲無遺於下體昔齊桓公於九九之數
猶且見收今旣幸逢閣下博采兼取又何敢終嘿願竭春愚
以瀆高聽夫天下大利之所在卽大害之所在至危之所乘
卽至安之所乘何則以中國益遠人大害也以遠人助中國
大利也江左民命幾於泯絕至危也閣下拔諸水火登諸衽
席至安也然而利不可忘害安不可忘危爲利害安危之所
係惟在閣下閣下以不世出之畧成不世出之功而適會此
不世出之機天蓋特委重任於閣下而將大有造於我中國
之民也夫豈第八府六州六十一縣之蒼生是賴哉當賊之

方張也江左所全僅滬邑彈丸地耳用兵者幾難措手閣下絕江而來次第濟師談笑揮衆從容應敵則於行軍見閣下之律戰無不勝攻無不取臨陳指揮親冒矢石三軍之士莫不媿奮則於將兵見閣下之勇戰誘兼施剿撫並用積悍餘魂崩角請宥生之見閣下之仁殺之見閣下之斷此固不世出之略也一鼓而覆圍滬數十萬之賊以張士氣再戰而拔二堅城期月之間名都卒復所克城邑以十數俾陷賊之民重覩日月每見閣下之旌旗無不額手交慶太息感泣而又爲國爲民不分畛域出餘力以殲嘉城之巨寇桀逆而扼浙賊之吭颺馳電掃奏捷俄頃事莫速於此勳莫烈於此此固不世出之功也但是二者猶未足以盡閣下之才而某之所謂重任者固不僅在攻城殺賊也當今光氣大開遠方畢至

海船估艘羽集鱗萃歐洲諸邦幾於國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更之所未載亘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朝亦盡牢籠羈縻之概與之通和立約近聞呂宋日本又將入請矣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我一中國之中此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所謂不世出之機也顧或者謂此皆足爲中國之害而不足爲中國之利欲如古王者之說則必盡驅而遠之不與同中國方可然而勢不能也歐人自有明之衰入賈中國蓋將三百年於此近於中國無處不至無事不稔詎能一旦驟徙其跡且亦不足以彰我大一統之盛也况乎西人來此羣效其智力才能悉出其奇技良法以媚我中國奈我中國二十餘年來上下恬安視若無事動循古昔不知變通薄視之者以爲不人類若而畏之者甚至如

虎由是西人之事毫不加意反至受其所損不能獲其所益習其所短不能師其所長逮乎今日始有轉機而某又深慮其既轉而旋遏之也能始終持之者在閣下耳西人通商大局昔盛於粵東而今盛於滬邑閣下持旌吳會正值此極盛之時至艱之日天特欲閣下一揀其禍之烈也夫天下之爲吾害者何不可爲吾利毒蛇猛蠍立能殺人而醫師以之去大風攻劇癆虞西人之爲害而遽作深閉固拒之計是見噎而廢食也故善爲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橫而特患中國之自域天之聚數十西國於一中國非欲弱中國正欲強中國以磨礪我中國英雄智奇之士然計自通商以來利害相較每利小而害大歲入餉稅千百萬以供軍需俾轉輸得以有濟此利之者小也堅船利器可以購售外弁西兵可以募集同

仇敵愾俾攻勦得以相資此亦利之小者也粵東之釁幾至
敗壞決裂凡所要求無不如命旁海諸郡咸通賈舶江漢腹
地盡設埠頭形勝之區皆與我共十餘年間乘我中國之有
事而縱橫凌躐至此此真可爲太息痛哭流涕者也而猶有
可冀幸者則在今日之一轉機耳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
自爲日本與米部通商僅七八年耳而於鎗炮舟車機器諸
事皆能構製精心揣合不下西人巍巍上國堂堂天朝豈
反不如東瀛一島國哉我中國幅員萬里地非不廣也生聚
三億民非不衆也採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奮發何求不
濟然而有其志無其機弗能爲也有其機無其權亦弗能爲
也有其權無其人并弗能爲也今此三者皆舉而集之閣下
之一身天亦若遲迴審顧至今日而始委之閣下閣下不爲

誰可爲者而某竊敢以先後之次爲請從來治遠必以近始治未必以本始徒知強兵威敵而不知治民是猶形悍於外神躁於中能暫張而不能久持者也故在今日握要之端亦惟曰治中以馭外而已治中急務首在平賊賊至今日已不足平勢蹙情沮皆無固志土崩瓦解頃刻立見常郡旣殲則金陵亦拔釐賊巢俘渠魁可以奏功於反掌何則金陵一城逼江倚山四面可攻飛獸裂彈勢必莫禦况賊之負隅已非庚春之比浙平則外援絕矣皖清則上游斷矣惡積禍盈終至焦爛魚游沸釜獸陷窮阱烹而剝之不亡何待然則賊平之後我可自此息肩乎猶未也蓋亂所由始不在亂之日治所由致不在治之時漸摩使之然也賊之未平固足爲憂賊之旣平猶未足深喜治創者貴拔其本治漏者務塞其源然

則閣下在今日治將何先亦先盡其在我者而已在我者有三易治有三大病以三易治之時去三大病之積患庶有豸乎何爲三易治江左之民素以賦重爲官詬每興一徭役設一捐輸動以爲上將隳我以生也蚩蚩何知利去怨積一旦罹賊之酷剝膚切身皆非其有於是始悔前此之不急公奉上而感念 聖朝覆育之恩則民氣靜易治也江省防兵舊額五萬承平日久多以老弱充列虛數冒糧及至有事倉卒召募實不可用邇來數年悍寇密鄰大營在近而城中無可練之精卒可守之利器尙可以爲固乎今則百戰之餘一可當十行陳紀律攻守情形不教而明人人自奮但當感之以恩懷之以威無不爲我所用則兵志固易治也百度廢縱多由吏情西禍之平人皆苟安無遠略好名者以文事爲粉飾

言利者以理財爲優劣庸擢異退務爲因循盜在門戶晏然高寢於是賊至乘之罔知所措今則久歷行間目擊身親必能一反委靡之積習以成振飭之新型必果必信毋苟毋簡勿以喜事擾勿以無事弛則吏習勤易治也何爲三大病人材者國勢之所係也國家之有人材猶人身之有精神今竊見內外人材習爲軟熟其弊之漸必至委靡不振其故皆由不喜切直而悅詔諛以至鯁亮者退柔媚者進其間或有有爲之材而閱歷已久過於老成持重其作事不肯擔持大利害其居位亦無大榮辱恬緩取容寢成風尙人材之罷厥病曰痿財用者國命之所寄也一國之強弱萬事之成敗恒由乎此軍興以來括天下之財賦削天下之脂膏以填巨壑循至民生日蹙國計日敝下損而上益瘠且今日所以取諸民

者皆非正額所謂苟且不終月之計也顧賊一日不滅則此諸弊政一日不可去是猶飲鹽泉以療渴服猛劑以治邪明知其不可而暫行之者也財用之竭厥病曰尫法制者國家所以馭下也執法牽制其蔽必至視爲具文非法制之不善實心奉行者無人耳是以一變而其權不操諸官而操諸吏今天下內事動持於部議外事一由於吏手以畏蒞爲精能以闐茸爲歷練以進言爲喜事以言法爲更張朝廷之上牢不可破卽有良法美意奇才異能可施諸實用者偶不合於成例輒爲部議所格曰此舊法不可壞定制不可更也卽曰破格仍不外乎文章科第卽曰求賢未聞別設一途以取士登進人材旣拘以資格則不問其才否外而郡邑諸吏上下其手顛倒是非官一切不能問曰非是且遭駁斥持守愈固

蒙蔽愈深厥病曰痼今欲振作人材增重國勢則莫如風厲
在位開直言極諫之科欲充裕財用培養國命則莫如疏生
財之源閉言利之門欲防吏弊掃積偷則莫如變通新法行
法得人顧此雖關乎天下之計至於江左一隅亦不外求才
立法興利除弊數大端而已江左旣已久罷科場許行薦舉
則所以薦舉者仍在語言文字乎抑將在政事軍旅乎或采
之虛名試之實效乎此數者雖足以召才而但舉其所能知
不能及其所未知則眞才仍或不出其中今請分八科以取
士拔其尤者以薦諸上一曰直言時事以覘其識二曰考證
經史以覘其學三曰試詩賦以覘其才四曰詢刑名錢穀以
觀其長於吏治五曰詢山川形勢軍法進退以觀其能兵六
曰考歷算格致以觀其通七曰問機器制作以盡其能八曰

試以泰西各國情事利弊語言文字以觀其用心行之十年必有效可見江左既經創鉅痛深之後戶版衰減殷富散亡已萬不如前而所以鎮撫善後一切之事其費且什百於前欲征之於民民力不堪不取於民費將安措顧所難僅目前而已招集流亡撫恤災困俾各歸其所給之牛種課之耕作無主不墾之地許以其所出半歸於官減賦損捐勿再多取令其重困其他裁冗去煩革奢崇儉開源節流次第舉行不出三載其病可甦然後我有餘力以作泰西田具織器教之耕織夫天下之大利在農桑其次在商賈誠使農不惰於田婦不嬉於室商不重征賈不再權各勤其業爭出吾市則下益上富其財豈有匱乏哉不知藏富於民而動言小利開一捐設一局徒飽此輩之黠壑所謂怨歸於上利歸於下非計

之得也昔者江左之敝壞於官者一壞於吏者三其最大者曰漕政曰訟獄一邑之糧握其權者爲漕總其餘以次遞分其羨至於官者十之六七而已至於京師者十之四五而已一郡之胥役大邑數千小邑亦數百魁其曹者曰管班出入裘馬僭侈無度非賂諸民何以爲生今請一切盡革其弊清漕慎獄勤政恤民去貪黠汰冗雜稽核無私委任得當又濟之以實心實政庶乎可已於是巨者旣舉乃治其小者曰清盜源江浙之間小艇千百淫博聚衆名爲鎗船此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游惰無業藉博爲生良弱者被其所欺凶暴者倚之爲黨出沒水鄉白晝劫奪除之忽散緩之復聚賊至則爲賊用賊衰則去賊以媚官今有法於此焚其船奪其械驅其衆使歸農殺一懲百勿爲民害蓋及今除之力省而害小

釀之至他日力費而害大勢必然也曰鋤悍族恃衆附賊假勢濟私者是也曰除莠民充僞官以虐良民者是也是二者於事後雖不當深究但其果有實跡亦必擯之遠方毋使溷我善類是亦古者去惡扶善之意也治中之規模略具此矣請更進言夫馭外之法其大端有二曰握利權曰樹國威西人之與我通商不過曰嗜我利而已顧中國之利祇有此數曩者在五口西洋各貨自有華商購販捆載往北今雖設多埠但奪華商之利未必遽爲西人之益況爭利者非一國通商者非一地費增而利薄則亦豈能有贏哉計西人與我以貨易貨彼購絲茶我售呢布出入略相等漏卮之最大者則在鴉片或者謂西人之嗜茶亦猶吾民之嗜煙今西人於各處徧栽茶樹數十年之後可以不賴中國之茶而自足煙禁

既開且權其稅勢已難禁與其歲糜數千萬以益西人曷若自我栽種以收其利徒愛惜損國體之虛名而不顧敝國本之實禍是亦一偏之見也且權煙稅於國體獨無損乎與其冒不韙以收利百之一孰若全收利之百況栽煙與禁煙可以並行禁兵而不禁民禁新吸而不禁舊食禁內而不禁外其後栽煙日廣吸煙日減西人販煙之利日漸微其來必不禁而自止而我亦可漸用我裁抑之法所謂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原非以害民之物許民蓋有大不得已之苦心在也西人近時亦興蠶桑之利特其地多寒稍不相宜然可見中國之利藪西人無不欲攘爲己有其用心實精而勝而我中國於自有之材且不念及誠可謂不善謀利者矣木棉我所自出絲斤我所本有所少者火機之紡器織具耳而可購求制

造也先去數萬金以購之來試行有效然後精心仿製用以教民十家一具紡綿織布一具可兼百人之工則一家可享數十家之利西國田具如犁耙播刈諸器力省工倍可以之教農以盡地力貨船輪船運載及遠可以之教商以通有無有事官用無事商僱各獲其便蓋西國於商民皆官爲之調劑翼助故其利溥而用無不足我皆聽商民之自爲而時且遏抑剝損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務使利權歸我而國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今者之兵有隊長日加教練有西人日爲指授有悍賊日與接仗發礮用鎗其法盡明攻城結壘其律已整已成可用之兵而深慮賊平之後日就廢弛所設火器各局經數易督撫以後或以惜費裁或以無益罷不見昔時西事之興人人自以爲知兵人人自以

爲稔西務人人自以爲能製洋礮一旦議和絕不一講其故
轍可知也不知延盜於門養虎於室其備安可稍弛賊之旣
平正當講演武事耳一曰練兵額無取增而取精人無取智
而取敢戰按期訓習無稍間惰二曰精鑄鎗礮有勝兵必先
有利器無吝財而致窳必加料以求良臨陳有恃戰氣自信
三曰建築礮臺沿江濱海一帶當於要害設立礮臺一準以
西人新法所以扼險制變猝遇有事緩急可恃四曰用輪船
開設船廠僱匠構造巡緝洋海備禦盜賊用之於捕務運載
糧米郵遞文札用之於國事如是則有備無患可戰可守不
至一有變端倉皇無措夫水之有蛟龍山之有猛獸伏乎其
中威乎其外漁樵自不敢狎至焉明乎此則兵不可廢矣是
在得人而已或者曰如是言之輪船用於江海鎗礮用於軍

旅田器織具用於農婦歷算格致用以取士語言文字用以通彼此之情不幾率中國而西人之乎我中國先文教而後武功重德性而輕詐力不以近功易遠畧耻機心而賤機事視之若甚拙且鈍焉接之若可狎而侮焉而久之爲其所化而不知或陰中其病而罔覺是實能以至柔克至剛至弱克至強也自古仁義爲國其敝也衰甲兵爲國其亡也蹶是以泰西諸國其興勃然而亡亦忽焉不見羅馬盛於漢荷蘭盛於唐西班牙盛於宋葡萄牙盛於明而今皆衰矣就在中國而觀商之鬼方周之玁狁漢之匈奴晉之拓跋五胡唐之吐蕃回紇宋之契丹女真其種類或存或亡而所謂中國者數千年以來如故也政事法令未嘗改易土地人民未嘗損失且唐時回人之散居天下至今何如宋時猶太人之入處河

南至今何如奈何欲以暫來之西人易數千年之中國用夏變夷則有之矣未聞變於夷者也不知如或之言所謂主人枯槁客自棄去之說也如是則中國必先自受其敝且勢必需之窮年必世而非目前權宜補救之方也況我之所以效西人者但師其長技而已於風俗人心固無傷也如謂既師其長則中外交固而情洽或將久處中國不知西人以有利而來者安知不以無利而去機器既設貨出必多波畢既裁煙來必賤彼之利藪且爲我所奪矣何慮之有夫及今尚可爲之時而爲之先事預圖先機遠慮因治以防亂居安以思危則可享長治久安之利是亦古人謀國者之深心至計也某草茅微賤罔識忌諱辱承知遇敢竭區區伏惟進而教之不勝幸甚外呈所著火器略說一卷譯自西書間參管見

竊見西人入中國凡秣算輿地醫學格致之書無不徧譯獨於製器造轍一事未及一言豈以是爲不傳之秘哉或者不欲以所長示人也明人所輯湯若望則克錄專講鎗轍製造之法頗爲賅備然較之於今間有不同蓋近時用心日細制器極精視昔已遠過之矣至於用轍先在用兵則非空言縱譚所能者也求賜訓言以增光寵干冒尊嚴主臣主臣某再拜謹上

代上丁觀察書

某聞難易者時也遲速者機也匡濟者才也經營者智也才與時相會智與機相乘則皆可以有爲矣是以時不可失勇者因時以圖功機不可忽明者貴先機以謀事苟非其時苟無其機則鄧禹頓師於榆邑馮異垂翅於回谿馬文淵不

能奏壺頭之功周尙法不能定遂州之亂岑彭以久持長寇計朱雋以固壘緩天誅甚至才略無施智勇並竭以視今日中丞李公之平吳抑何難易之相判遲速之不同哉抑知其待時蓄機者久矣屬者小醜將亡大勳俄奏以疾雷猝電之行師收近擊遠攻之捷效如吳漢之在廣都八戰八克如孔明之渡瀘水七縱七擒月獲十二城日降百萬衆四收八伏衆入長驅譬猶決迅湍以沃燼灰鼓洪爐而燔落毳其爲殄掃跼足可幾功莫烈於斯時事莫速於今日用兵以來未之有也然何以前者武牢之險竟爲建德所乘興洛之倉復被李密所據赭冠霧集黃旗氛屯脅兆衆作前驅立三分爲犄角坐使奔狼奪隘駭兕觸鋒江左一隅幾有莫支之勢而議者方將曠我時日坐俟其衰分我甲兵多爲之備蓋王守仁

不統銳卒搗桶岡則藍廷鳳鳥集之勢愈橫高仁厚不總雄師下峽路則韓秀昇蟻聚之膽益張於是朝廷懲前帥之無功以棘門爲兒戲命王翦以代舊將詔裴度出護諸軍而後元會一旅浮淮以來亞夫之師從天而下颺奮霆擊迅遏嚴鋤遂有今日之捷併師西轡三軍躍呼露版北馳九重色喜故知才非時不生智非機不出不世之功必待不世之略而後濟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而後成晉有王導乃能造東南天生李晟原以安社稷卓哉中丞之勳烈超邁邃古矣而閣下適值此極盛之遭逢難求之際遇職居謀幄躬佐戎機姓名邀當宁之知勞勩爲列營之冠則尤某所喜而不寐者也夫以閣下旣膺國家拔擢之榮又荷中丞倚畀之重識足料遠學足達今聞鐘而壯心忽生投筆以從軍爲樂願

致澄清於天下毋容此虜在域中此固閣下之志也抱經緯
之略具折衝之風祖述是真健者先著雄鞭却超但作參軍
詎工蠻語下馬草檄盾鼻墨濃橫槩賦詩弓衣句滿此固閣
下之才也張良前箸大帥動容賈誼獻書上公側席元康固
快吏藉爲左右手許歷多雋功上其前後勳言從如水石之
投情契若沆漚之合此固閣下之遇也閣下得乘此時耀洪
伐樹隆猷奮志風雲銘勳金石何讓古之定遠直爲今之終
軍豈不以身櫻虎鋒而後懸印紆紱則材非恭矣身入虎穴
而後食肉封侯則達非倖矣此固大丈夫之志尙軍國不朽
之盛業鄙人在遠時爲臨風而竦跂逃聽以增愉者耳乃何
意過蒙不棄遠辱存問忘其陋劣謬加揄揚策其贊襄竟登
薦剡幸托紵編之末契益垂桑梓之深情景宗之知韋叡喜

屬同鄉常何之舉馬周稱其至行伏念某南越一布衣耳才
非敬仲虛馭鮑叔之知略豈淮陰狼辱鄼侯之薦心願罔播
竦懼交加竊思屬望之已深轉覺酬知之無具願念豫讓報
主之心士爲知己而繹燭武答君之語壯不如人此所以將
進而旋辭欲前而復卻者也一昨家綽卿返自吳中備述閣
下在軍入參擘畫出授指揮唐永握兵處分自如賀拔臨陳
神色不動兼以監制緻局動悉淵微范土揚爍鍛鎖去滓畫
圖新創授匠速成資水火之神機運剛純之妙用凡昔所謂
百步廿四件之法一母十四子之奇不容墨守別有心傳
生何人敢贊一詞哉然側聞溲勃賤品也醫師收於藥籠樗
櫟庸材也工匠登諸樸斲山海不借益於流壤而適成乎山
海之高深日月不假光於螢燭而可煜乎日月所不及是以

不揣冒昧自貢春愚譯成火器略說一書茲已脫藁繕寫呈上聊爲芹曝之獻無以葑菲而遺并望上塵中丞賜之訓勵所上中丞書亦別錄副本呈覽昔者元宴作序三都遂傳士衡一言覆瓿以免敢援斯例爲請若獲以鴻詞弁冕則固拙箸之光寵也來書盛道中丞拳拳垂注之懷而閣下又轉相勗勉欲其奮壯志於戎行勵龐才於幕府列諸手版獎以頭銜知遇之恩淪肌浹髓夫功名之際孰不羨哉某非敢遜藏聖世枯槁一時蔑推轂之盛心守閉門之固節誠以性有喧寂之異才有短長之分不可強同者耳若夫紬繹西書抽其秘慮馳驅絕域破其奇懷則倚李白之馬日可萬言乘宗慤之風時逾千里某雖不敏未遑多讓至於暗合韜鈴妙授機略閣下固習見中丞之用兵矣豈假某一二談哉况在今日

我師有方張之勢彼逆有必滅之形正如奮銛戟以摧枯揚
沸湯以沃雪揃茲廢禍如拔羣毫雖前書有常郡小挫之說
此猶駭鯨之觸網困獸之逸阱耳果以今月上旬舉其堅城
遊魂假息蹶角面縛草薶禽獮積憤始快從此直指建業殲
厥渠魁獻馘泮宮告捷 太廟彰犂庭之罰伏釁社之誅此
乃某之所謂可乘之時難遇之機也尙望早蔽宏功丕揚駿
烈抑某更有進者沃炭必徒薪否則燭火可以燎原治河必
塞漏否則涓流可以潰防彼夫張角殲而流禍尙烈孫恩沉
而餘氛猶煽小波奸兵狄騷四應盧循入海肆橫無常卽如
有明以來徐汪未戮倭禍弗戢闔獻未梟寇讎不熄此亦遠
鑒之堪思近事之可驗者也所以某之私計尤在弭禍於全
消練兵以守勝此言也爲閣下告卽可爲中丞告夫李光顏

不肯與賊同日月所以卒擒吳元濟也耿伯照不欲以賊遺君父所以終服張步也今者萬不至於養賊萬不至於縱寇而能因此得爲之時已振之機一舉而平之則天下幸甚蒼生幸甚凡夫血氣之倫疇不頽首仰矚奮足抃舞矧乎霸上父老咸思晉室關西羸弱竝望漢軍人心之求治已切卽天心之厭亂可知所可慮者寇尙張弧而兵思釋甲時將舞羽而人憶止戈武功旣耀屯守旋撤妄謂道德可以弭凶氛詩書可以銷兵氣此迂儒之陋識非達人之遠謀不知高羅畔命雖無損貞觀之盛隆而回紇助師詎不徼唐宗之酬賚一生德色或有費心是以惟戰止戰我之所以鋤凶也以兵弭兵我之所以威敵也時乎機乎惟智者明者能因而用之耳此某所大有望於中丞而并以言之於閣下者也至乎事定

之後散勇遣降尤關措置但當布之以信義結之以恩威棄劍戟而爲民使耨鋤以歸業劉裕不加戮於叛俘張說不盡誅夫黨項未嘗不見其仁推赤心以撫降人卒定銅馬收牙卒以安反側克平淮西未嘗不見其權故宜死者死之所以彌衆憾可生者生之所以予自新某罄此瑣言或非目論如有可采伏乞賜聞瞻旌旗於江上佇運籌以成底定之功聽鏡吹於軍中願濡筆而獻昇平之頌

代上丁觀察書

五月二日郵船已駕海帆將揚時小史繕錄火器說畧亦卒業矣兼聞是役也有省垣局吏送繳至吳書郵之便無逾此者因裁尺一并附拙箸一册上李大中丞書正副本各一通由蔡君處遞呈書去之後又值令兄從吳門來出示手畢相

知之雅相招之殷雖古人無以多讓循諷再三感荷無量某
不揣樸昧前書妄有所陳片鱗測海寸莛撞鐘自知見哂有
識之士然而不敢不告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旬月以來未奉
翰教方深企止忽聞閣下有觀察蘇松之命聆音歡忭距踊
三百竊以上海雖介在瀛壖固江左之劇邑天下之重鎮也
其地居南吳盡境去海不百里吳淞其門戶也全疆險塹實
在於此自吳淞至黃浦估舶雖可直達而能據其隘以扼之
固可繼而沉也築其淺而阻之勢固不能飛越也宋末設市
舶提舉及榷貨場百物輻輳元明以來遂成壯縣 國朝乾
嘉而後益增繁庶近得西人通商稅務日旺貨物充牣財力
富裕幾甲天下數年之間所繫於江左者尤重進兵於此籌
餉於此一舉而收翦寇之功亦於此苟無上海是無江左也

是上海一隅幾握江左全局之關鍵此固由地勢今昔之不
同而治之者亦既事繁而任劇矣論其財賦所出全倚於商
地雖瀕海物產遠不逮閩浙魚鹽之利兩無所居古所稱窮
海也其民多以種棉織布爲恒業居奇者多涉瀆遼燕齊間
逐什一之贏今其利藪已失恐土著無常富者矣此亦如溝
澮之盈不可久恃者也他若外來之民踵接趾交肩轂摩擊
金氣熏灼巨商遠賈望矐而附官斯土者輒豢肥鶴飛去顧
利所在則人爭趨任既重則爲之益不易中外錯處倨侮習
成殊州羣鬩獷悍獠疾柔則褻體統剛則生事端急之致變
寬之釀禍此難於撫馭者一也南北人才近以此爲孔道持
溫卷挾薦書以干者日不知其凡幾酬之則爲無益之費不
應則生缺望之心此難於接納者一也城外東北兩區西人

之居日廓藏垢納污詰不勝詰近時劫奪頻聞其盜無可踪跡實皆粵浙莠民倚西人爲逋逃藪也我往捕之動輒掣肘是以益肆然無懼此難於擴清者又一也某謂此皆小焉者也所重者在悉西人之情而爲我所用顧今日所以待之者惟有畫一以示之信寬大以示之禮或是或否以行我之權無詐無虞以布我之誠與之行事必簡必速與之相接不亢不卑師其長技以失其恃明其所學以通其意如此而猶有或乖者吾弗信也宣尼有言曰忠信篤敬行乎蠻貊誠爲萬世馭外不易之要法也閣下窺於西學而務歸諸實用固非譚天察地空言格致者所能茲當此有爲之時得爲之權不得不爲之勢則凡昔日閣下所有志欲爲者今皆可次第舉行之苟有所問某不敢以不敏辭抑某鄙願所在以西人入

中國所譯之書如偉烈氏之秭箕艾氏之重學合信氏之醫學皆無可議若慕氏之地理裨氏之國志均嫌疏略未臻純備近人作者如徐繼畲之瀛環志略魏默深之海國圖誌彬彬乎登述作之林矣然核其時地事實不免訛脫竊不自量欲以一生精力輯成續海國圖誌一書以備 國史四裔志之采錄能遂斯志而總其成者在閣下而已猥蒙厚愛敢貢愚忱并抒欣賀之私以頌升遷之喜溽暑方烝伏維爲國自重不宣

答包荇洲明經書

荇洲明經足下書來屢以中外時事爲詢經年曠隔未措一詞非竟緘口卷舌也以時事實無可言耳小爲彌縫則無從下手大之則必更張改革不然一變而後可星使西來已浹

歲矣往返跋涉漫無成說其有以江都一役藉口者僞也歐
洲列國今俱輯睦無軍旅事所欲力爲經營者在我中國火
輪車路乃其一端許之則矧千古以來未有之變局所謂嚴
中外控戎狄守險阻制要害者我無其一而權自彼操矣不
許則嫌隙已構釁患將開西國好事之徒言利之臣必有以
勉強從事之說進者兵端一啟勢難驟弭和戎之議又需籌
餉數千萬緡無異輸將此蹈海孤臣一念及此不禁太息痛
哭流涕者也憤懣鬱煩致嬰心疾入春以來美無好懷憂國
念家萬慮全集西國和約以後每年隨事酌更視爲成例以
時局觀之中外通商之舉將與地球相終始矣此時而曰徒
戎攘夷眞迂儒不通事變者也原其厲階一壞於葡萄牙之
請濠鏡再壞於利瑪竇之入內地嗚呼自明社之屋僅二百

四五十年而疆事之壞至於斯極此誠非作俑者所及料然亦由積漸而來濠鏡既予列國至者自然接踵而通商之局開內地既入于是招徠繼起者如水赴壑而傳教之風熾故有心人於康熙初年已深慮而倡言之我 聖祖仁皇帝亦有以後泰西諸邦中必有爲吾患者之諭遠哉 皇言早燭於幾先矣其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粵由東粵而內地豈一朝夕之故哉履霜堅冰可不早戒孰知勢至剝牀尙猶宴然三十餘年來夫誰能握奇制要者至今日而措施猶未盡善也所可懼者中國三千年以來所有典章法度至此幾將播蕩漸滅鄙人向者所謂天地之創事古今之變局誠深憂之也蓋天心變則人事不得不變讀明夷待訪錄一書古人若先有以見及之者窮則變變則通自強之道在是非胥

中國而夷狄之也統地球之南朔東西將合而爲一然後世變至此乃極吾恐不待百年輪車鐵路將徧中國鎗礮舟車互相製造輪機器物視爲常技而後吾言乃驗嗚呼此雖非中國之福而中國必自此而強足與諸西國抗足下以爲然乎否乎所望豪傑之士及早而自握此一變之道也今者英國相臣極崇樸儉仰慕中朝務欲同歸輯睦而通商中國之紳士每事齟齬媒孽其間以致所議新約其臻美善者尙有所阻則此機會之失亦殊可惜也此間天氣尙寒故國春風想已噓枯榮悴遠處異方曷禁淒戀伏計珍重無旣

與法國儒蓮學士書

吳郡王韜再拜震樂隆名十年於茲願見之懷無時或釋特以韜居震旦之東君處歐洲之北地之相去數萬餘里雲水

蒼茫徒深馳慕翰昔至上海獲交於艾君約瑟偉烈君亞力
繼旅香港獲交於理君雅各湛君約翰此四君子者皆通達
淵博好學深思之士時時稱述閣下盛口不置則閣下之窮
經嗜古志潛修可知矣今者應理君聘航海西邁道出貴
國京師巴黎斯未悉所居末由奉謁紆軫之情難以言狀側
聞閣下雖足跡未至中土而在國中譯習我邦之語言文字
將四十年於經史子集靡不窮搜徧覽討流派源嗚呼此豈
近今所可多得者哉始見閣下所譯有臘頂字孟子想作於
少時造詣未至其後又有灰闌記趙氏狐兒記白蛇精記則
皆曲院小說罔足深究嗣復見所譯太上感應篇桑蠶輯要
老子道德經景德鎮陶錄鈞疑抉要璧續條分駸駸乎登大
雅之堂述作之林矣癸甲以來知閣下潛心內典考索禪宗

所譯如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師傳大唐西域記精深詳博殆
罕比倫於書中所載諸地咸能細參梵語證以近今地名明
其沿革凡此盛業豈今之繙流衲子所能道其萬一哉竊慨
梵學之失傳久矣一日經旨一日音韻今中土之披薙者類
不能誦讀原文而印度之黃教紅教佛皆擯之爲外道卽錫
蘭一島爲佛祖始生之地不佞嘗過而游覽焉見其人皆蠢
然如鹿豕慧光將燿於支那而淨土又滋以他族盛衰之感
豈有常哉則佛所謂象教三千年而滅者或在是歟曩知閣
下以西域記前後序文請艾君西席麗農山人細加詮釋其
人固嘗祝髮爲僧者頗工詩詞特序文奧衍詳核爲難或恐
不免空疎之誚夫西域一隅在前代以爲絕徼者在今時已
屬坦途我朝於乾隆年間平定西域擴地二萬里外龍沙

葱雪咸隸版章列戍開屯畫疆置郡每歲虎節往來雁臣出入耳聞目見爲得其真 欽定皇輿西域圖誌賅括融貫談西域掌故者當奉爲依歸然於五印度之俗尙風土猶未之能及也自昔以來兵力之強莫如元代蒙古成吉思可汗始居阿爾泰山麓出師征伐中亞西亞颺飛電掃直搗裏海經窩瓦河於是兵威所至如俄羅斯波蘭匈牙利西里西各國莫不震懾爰遣使臣通問於元以大利人加比尼約翰奉羅馬教皇之旨實始是行道由裏海而北謁帝於行帳其經裏海東陲也觸目蕭瑟髑髏塞空蓋卽元太祖用兵處可見戰功偉焉嗣後貴國皇帝路易第九詔遣比利時人路布路幾斯前詣蒙古講好修睦中間渡敦河環烏拉周遊朔漠經歷阨隘往返二載有奇繼此而往者踵相接而威內薩人波羅

馬可曾仕於元府升顯宦後興首邱之思解組隱遯計其在中國歷寒暑二十有四此三人者各著有成書備述聞見惜韜未能得而讀之焉苟得有心人輯譯出之大可補元史之闕蒙嘗謂前朝幅幘之廣莫元代若而史官之闕畧疎謬亦以元代爲最中國篤志之士未嘗不思起而爲之而參之他書紀載寥寥無可考證至其疆域所暨尤多茫昧邱處機西遊記所載略見元太祖師行之遠若元史所稱遇角端而班師者則徒貽西國博學者笑耳前寶山毛嶽生著有元史后妃列傳三卷近仁和龔公襄重輯元史藏於家顧其卷帙轉損於舊韜亦有志而未逮若得閣下采擇西國各書哀集元事鉅細弗遺郵筒寄示俾韜得成元代疆域考更次第其事實仿厲鶚遼史拾遺之例爲元史拾遺匡謬糾訛刪繁去複

書成當列尊名此千古之快事不朽之宏業也閣下豈有意哉抑輟更有請者自泰西諸儒入旅中國以來著述彬彬後先競美如天算格致地理律法以逮醫學重學化學光學電氣航海制作機器靡不輯有成書言之有要而其中尤切於事實者則若慕維廉之大英國志裨治文之聯邦志略卽以其國之人言其國之事不患其不審而實可以供將來考索特聞西國向無史官半出私家紀錄故往往識小而遺大略遠而詳近且其作史體例諸多未備是草野之私書非朝廷之實錄然遷革源流實賴以明不可謂非史家之鴻寶也邇來之志歐洲國乘者如徐繼畬之瀛環志略魏源之海國圖誌西洋瑪吉士之地理備考英國慕維廉之地理全志非不犖然昭晰而終惜其語焉不詳貴國之列在歐洲不獨爲名

邦亦可稱古國而千餘年來紀乘闕如俾中國好奇之士無以鑒昔而考今良可慨嘆閣下宏才碩望備有三長曷不出其緒餘纂成一史以詔後來蒙雖不敏願執鉛槧以從閣下之後是所望也諒無哂也韜今偕理君譯訂春秋左氏傳斷手之後繼以易詩禮大抵三年厥功可戴返棹時當經貴國藉挹芳徽一吐悃欵願作平原十日之留春秋中有難以意解者一爲朔閏一爲日食必朔閏不忒而後所推日食始可合古顧羣儒聚訟莫息其喙不獨論置閏者不同卽言日食者亦各異非得西國之精於天算者參較中西日月而一一釐正之以折其中不能解此紛糾也不佞實於閣下厚期之矣幸垂啟示用豁愚蒙邇來專力譯經頗鮮暇晷倥傯之中率作此紙詞不宣意倘獲鱗鴻殷祈覆我此外惟萬萬爲道

自愛

代上當軸書

某頓首上書大人閣下竊聞涓埃無裨於山海而山海乃不遺者亦得以成其高深螢燭無增於日月而日月所不及者亦得以資其輝耀杞梓皮革楚雖有而晉用不以殊材而櫝之也竹箭金琛近所無而遠至不以異產而外之也是以聖王之用人也不以地域賢豪之用世也不以分睽融彼此之情混異同之見故能集思廣益收羣策羣力之効而措天下於平治躋一世於熙和也方今 聖朝樂育人才廣羅賢俊兼收並蓄罔有所遺於我國之才者能者皆已廁之前茅任以繁劇大之理財振旅小之製器譯書無不各奏爾能羣呈其技然則其效亦略可觀已至如某者首資匡贊曾効馳驅

始舉有類於郭隗自薦非同於毛遂海疆權稅之開謬承厥
乏異地借材之說實肇其端凡某前後所登諸薦剡者皆蒙
甄錄處以優崇曩在京師猥加不次之恩爰畀非常之任飾
以眄睐納於鈞鎔菲材薄植獲附雲霄博采旁求極承咳唾
此蓋伏遇閣下虛衷若谷厚德如山錄其片長策以遠到是
以某朝聞溫旨夕就長途感伯樂之顧卽思效命而不辭念
豫讓之言轉懼酬知之無具中間才不任位事不逢時自責
自思刻肌刻骨言旋敝土五載於茲日昨曾肅手翰妄塵執
事由火輪郵舶寄遞轉達聰聽一切惴忱諒在洞鑒之中夫
某不求仕達甘處退閒非真痼癖山林膏肓泉石也今之率
爾投書浩然思往非真妄干利祿希慕寵榮也平居讀書論
史稽古思今見夫士大夫之躁進自媒負緣求售者心焉鄙

之矧某爲異國之人哉所以不憚顛縷借留侯之箸爲買生前席之陳者誠以曾邀一日之知不敢不竭愚者之一得也然亦實有深窺夫閣下之用心大公無我不是此而非彼不憎異而阿同識高慮遠而能了然於國家大利大害之所在慨自赭寇雲擾蒼生鼎沸 皇上命將出師 廟謨潛授十年之間克致救平我師有積勝之威逆檢有將亡之兆不以此時雲臻電赴霆擊騰馳以四集之貌貅孤行之豺虎十圍八伏架入長驅譬猶決迅湍以沃瘠灰鼓洪爐而燔落毳其爲殄埽跼足可幾豈有回餘魂於閩粵爲假息之釜魚噓凶燄於燕齊爲決機之阱獸李左元勳尙煩撻伐龔張巨醜致緩誅夷然則遲速久暫之故其間固自有數存矣事前易爲功事後易爲智何假某一二談哉惟區區之心實欲收廓

清之速效而俾利益之均沾言之未明遽遭擯棄某雖產英
邦少長中土自有知識以來肄習漢文歷經內地每遇一事
必加深思力求其故於中朝之兵刑錢穀諸大政以及
山川阨塞民俗險夷雖不能洞矚機宜亦已略稔形勢矣竊
以爲當今遠方畢至光氣大開海舶估艘羽集鱗萃泰西數
十國悉聚於一中國之中此古今之變局運會之轉機懷奇
抱智之士無不思翻然爲自強計集各國之人才以供一國
之用正在今日此某所以望閣下興大利除大害也某屢欲
以尺一自通於左右而懼意見所在非書能盡况限以七萬
里之遠曠以四五年之別閣下雖欲用我亦無從也是以束
裝就道行抵析津不揣冒昧敬先肅箋奉聞伏望眷念疇曩
賜以顏色俯采葑菲垂詢芻蕘不勝悽悽待命之至

弢園尺牘卷七終

受業番禺鄒五雲校字

發園尺牘卷八

天南遯叟王 韜紫詮著

寄錢昕伯茂才

遠道書來歡喜無量反復讀之如聆笑言而挹丰采也外附別紙數行以孔孟所言諄諄相勗貺我良多感慙交併顧僕狂士也其行不合乎中庸任臆率真唯我意之所欲吐往時詩酒徵逐典酣耳熱輒與諸故人抵掌論天下事至無可如何處眦裂髮指或爲阮藉哭途或作灌夫罵座以故禮法之士嫉之如讐放廢以來久爲時流所唾棄境遇堙塞氣概頓盡不復作此態矣然憤懣抑鬱之氣時鳴諸筆墨不能終嘿是我咎也今果來足下之規誨吾知過矣生平又喜作諧語偶一落筆便爾斐然曼倩醇于竊無多讓當夫酒徒在列妖

姬旁侍縱談無禁惟取解頤緣斯口孽徒叢輕薄念僕老矣
藐茲科名置不足道兼以少有隱志長無宦情淪廢之來伊
由自取槁木死灰要難榮燃年已四十戚戚寡懼繞膝猶虛
撫心孔悼長行異國永隔故鄉吁其悲矣尙何言哉差幸者
獲附絲羅無殊縞紵談詩問字賞奇析疑可得遙相倡和他
日卜居苕雪之間蓬茅在望杞菊爲鄰借隱可期耦耕有伴
是亦一樂也小女苕仙昔爲小草今屬簪花承賜以佳名容
可匹乎孟光而才竟殊於蘇蕙猥蒙雅愛教以詩詞近誦唐
詩想已琅琅上口小女來稟有云環堵蕭然晏如自樂此足
見其守道安貧之趣矣非得夫子之雅化曷克臻此閨房樂
事固有甚於畫眉而家室歡心乃亦榮於紆紱惟念其命名
之際已具前緣問郎浦已近仙源指壻鄉適逢苕水允符佳

識合有夙因承示瑤章十讀三復愛不忍釋幾欲蹈足上天
不禁頰首至地囑命指其疵謬初何敢當僕不足爲足下師
而足下反可爲僕師足下詩體雅飭簡絜雅似吾鄉朱酉生
孝廉知止堂集視僕之喋喋千言下筆不能自休者相去何
如哉猶憶曩者客於春申浦上朋輩往來日有讌詠時人爲
之語曰吳門王胖其才無雙豪具北相聖歷西方牛馬精神
猿獍品概日試千言倚狗可待此雖一時惡謔然頗足見僕
生平附聞之以博一笑僕於歲杪當抵倫敦來歲春明掛帆
旋粵曰歸伊邇相見匪遙聆此佳音當亦色然喜也此時團
蕉可摘香荔將丹未知足下能否來此與我一尊共話聯櫺
閒吟嘗此異鄉風物乎率復數行惟希鑒察水國初寒素秋
將晚伏冀自重不宣

再寄錢昕伯茂才

僕老矣晚境頽唐頗不得意况復遠客異國意緒寡歡心瘁
目眊百凡多病偶欲作書忽忽若有所忘擲管伸紙不知何
語之從言不能文幸勿爲罪十月初旬僕將有蘇京之行當
作旬日勾留此時頗得一豁眼界處杜拉二載跬步罕出其
地在英土北隅少煥多寒重陽節後氣候驟冷重陰慘沍已
霏雪霰山巔皚皚浮於雲端旅人見之益增淒戾冬杪春初
定當掛帆旋粵溷跡塵中了無足樂瞻望故山日歸日歸吾
鄉莫釐鄧尉之間與蒼雪一水可通聞道場山下頗有園林
池館之勝僕思卜居其中躬耕自得灌園荷鋤優游林泉此
僕生平之樂未識造物者肯畀我以清福否想足下此時方
欲珥簪筆紆綬纓自奮於功名求作邯鄲道上之夢豈屑與

衰殘廢棄者同此見解哉付之一笑而已江南九月木葉初脫計時將寒伏冀珍重

代上丁中丞書

舊歲秋中猥辱寵招留連滬瀆者兩月有奇中間以私事牽率未獲久羈曾肅寸箋達此微忱仰叩台慈亮垂尊鑒自是以來家術栖遲自春徂夏轅轍南北魚雁參差翹首金閨彌深馳企茲月下旬王軍門手翰下頒轉述盛愜令續譯地理西書俾蔽全功用成完帙聞命駭越無任竦惶竊以某濠鏡之鄙人也才不足爲世用學不足爲衆式而閣下遽欲以一得概千慮片長掩百短則恐其必不能耳夫譯書誠未易言也選例必嚴取材必富撫言必雅立體必純搜牢殫其深心去取徵其獨識遠追往古近溯來今苟秉筆者乏三長將索

癡者叢衆喙此其難者一也况乎前之譯者皆班范史才燕許手筆勢不可以犛豪爲貂續魚目爲珠聯連類竝載則爲著糞佛頭假光生色則爲附蠅驥尾雖集狐有志而疥駱貽譏此其難者二也卽使用短舍長置工就拙棄干莫百淬之利而責效於鉛刀一割之功則才如庖鮑清逸分鑣學若淵雲張弛異尙離之雙美合之兩傷祇可自怡難娛衆目此其難者三也雖然某豈可憚其難而不爲哉蓋嘗仰窺閣下之用心若以某略通語言文字之學繙譯之事必所勝任倘或固辭卽爲自外是以不敢不勉副盛懷敬執鉛槧請卽從事特是某來滬就譯則恐勢有所不能亦情有所不可敢借前箸代畫下情小人有母年七十有三矣菽水之歡情有限桑榆之晚景無多穎叔之羹必閱晨昏而徧嘗仲由之米非隔

吳越之可負兼以老人情性尤愛少者苟倚閭望遠則形影皆孤必繞膝承顏斯夢魂俱適當喜少懼多之日正難進易退之時倘竟再賦遠游未免有乖素志某所以躊躇而不敢遽決者此也若夫籌簿糾紛米鹽凌襍徵租索債問舍求田付之旁人俾了斯事早已不足嬰吾慮矣然某雖不能來而書則可以郵遞變通之計在一轉圜間耳所譯地志原係亞墨利加之本初非秘冊早有成書設可寄至粵中命加紬繹事半功倍告成良便倘以此冊爲可珍浮沈爲足慮當爲代購册本於嘉邦價亦不奢郵船往還三月可達至於商榷文辭規模體要則有王君紫詮在王君向固同譯火器說略者也王君助撰是書別出心裁多由手創其間增損竄削儘有出自英文之外者凡所論說動合竅要蒙雖主譯僅觀厥成

是則其才亦可略見一斑矣。曾膺西儒聘往英二十有八閱月，茲已歸自歐洲。縱橫三萬里，周歷四五國，泰西汗漫之遊，足以供其眺覽。極北蒼涼之境，足以蕩其胸襟。驅車電馭，逐日而馳。火艦風輪，衝波直上。所見奇技異巧，格致氣機，殆不可以僂指數。曾觀書於英京太學，及其歸也，以所携書萬一千卷置之博物院中。太學諸儒無不同聲嘉歎。其旅居於蘇格蘭境者最久。地處英倫之北界，當冰海之偏，四時則少燠，多寒。一歲則常冬不夏。杜拉一山最爲勝地。林木葱鬱，泉水淙澗。顧未逮杪秋，雪霜陰沍，枯樹寒鴉，淒戾萬狀。在其國中著有春秋朔閏考、辨春秋日食圖說、乘桴漫記三書。屬藁甫定，遽爾言旋。以故宋及繕錄真本。王君雖未能深究英文，而頗肯鈎抉情僞，探索問學，以成西國一家言。飢驅四方，卒未

輟業是則其志可憫而其遇亦可悲已抑蒙更有請者地志一書體例所繫原無區於中外原其流變可得而言凡所紀載亦惟是圖方域具山川考風俗詳物產而已皇古所傳不可得窺而如夏書禹貢之篇周禮職方之紀揆厥大較斯近之矣自是而降則若宏憲元和郡縣志樂史太平寰宇記或涉勝蹟或葺藝文踵事增華濫觴於此後之作者等諸自詭無譏焉爾海外輿圖詳者實罕漢唐以來聲教漸訖然自葱嶺之北身毒而西珥筆所及卽多茫昧有明中葉歐境始通於是職方外紀坤輿全圖相繼並興頗稱徵實此外非無纂輯而非瑣屑小言卽荒誕不可致詰耳逮夫近代光氣大開琛賚遠來梯航畢集名碩留心於掌故西儒喜述其見聞因是徐君松龕輯瀛環志略魏君默深著海國圖誌而西洋瑪

吉士則有地理備攷英國慕維廉則有地理全志英志合衆
裨治文則有聯邦志略巨帙宏編網羅繁富彬彬乎登大雅
之堂入著作之林矣後之言西事者必於此取資焉然間嘗
得其書而徧讀之矣大抵瑪氏三子所作則失之俚去華存
實質而不文其甚者述今稽古俱乏新知隸事分門如出一
轍記一國而半篇可了閱千載而數事僅傳國都而外莫著
名城邦君以降罔聞人物表政治則不繫廢興志疆域則不
詳沿革系譜牒則不溯淵源疎略如斯不無缺憾徐魏二君
一簡一繁削膚存液逞秘抽妍趾極其長各有所主然或記
載爲多竟同實錄摺撫太廣有似外篇此史乘之兼官非地
輿之專志循名核實尙待補苴今之所編似宜變格不特此
也方今西學大昌卮言日出如偉烈亞力之天學艾約瑟之

重學丁韞良之律學格致學合信氏之醫學瑪高溫之電氣
學標新競異幾於美不勝收若使徧加搜探則篇帙驟贏於
舊必當數倍此所謂創始者難爲工繼起者易爲力也蒙又
嘗嘆中西文士各有所蔽坐令歐洲各邦遺聞故事莫可考
求西士之蔽則在詳近而略遠通今而昧古識小而遺大其
所著書圖逾徑寸地已千里概無論列初乏名稱是非盡窮
荒未闢之區沙漠無人之域祇以少名流之潤色缺風雅之
搜羅遂致湮沒弗彰耳間有名山勝水佳墅廣邱足供遊屐
可入詩筒而爲記述之所不詳方輿之所未備非身歷其境
不能周知是則不好事之咎也中士之蔽則在甘坐因循罔
知遠大溺心章句迂視經猷第拘守於一隅而不屑馳觀乎
域外不然者當魏默深撰海國圖誌時西事之書無可採擷

甚至下及馬禮遜之每月統紀傳修辭飾句蔚然成篇其用心亦良苦矣今日者遐邇貫珍刊於香港六合叢談刊於上海中外新報刊於甯波其他如七日錄近事編日報郵傳更僕難悉雖言非雅馴而事堪考核然未聞有抽豪寫牘截貝編璫甄削繁冗鈎稽簡要彙成全書以備他日轡軒之采者有志罕邁良可悼惜王君紫詮嘗以爲言又以西國事蹟之詳莫詳於郵報輿地之備莫備於雜記必須薈萃衆籍挹注羣言參之以訪諮益之以閱歷然後斯成大觀矣所懷未逮良用耿耿能集厥事而翔斯舉者非閣下其誰與歸蒙向者伏讀閣下前後奏議愷切敷陳軫惜民隱恩頒赤緊功在蒼生太傅時務之書宣公奏進之劄無多讓焉國門可懸都人爭寫履任以來振飭治局鎗礮機器務求新製別探奧突自

闕機緘而尤留意於地志親加論斷摘謬指訛集思廣益當
朱墨圍之錯置猶經緯度之區分美哉盛矣閣下之政治文
章照耀江左逃聽之餘曷禁忤舞蒙欽遲恐後讚嘆莫名猥
以愛末妄有所擬倘蒙許可幸賜訓言不勝區區延企之誠
謹奉箋以聞

上丁中丞書

比知旌節自析津回取道滬濱卽還吳會聞信忤躍歡喜無
量此三吳之民所爲寢饋祝之日夕禱之倚爲金城湯池措
衽席而安磐石者也頰首金闈彌深瞻戀析津一事機發於
至微而惠成於至鉅老成謀國咸爲殷憂夫彼固求逞其欲
久矣今一旦有所挾以要我窮需奢索務期饜其谿壑而後
止雖我 聖朝道盡懷柔一循成約屢 簡重臣旁午於道

然猜嫌已兆，怨隙難彌。雖暫時靖息於目前，日後兼以北方風氣剛勁，義憤所激，罔顧死虞之見，豈止一端。將來事變之來，正復可虞。其謀天奪之魄，驕盈召敗，肇強鄰曾不泚。王擒國蹙，幾至覆亡之不暇，而何暇東顧。正其機會乃大，有可乘。我可據理平情，折其騷瀆之求，言易入而事易行。正在於斯時，此正聖天子威福崇隆，南北小民不至再罹兵革，額手歡慶者也。特是處置之間，當無偏倚，無疎慢，以肅官常，戮頑梗，以警亂首，優恤死難，俾互市諸國咸仰我皇度之公，而末由伺國通商中土榮辱，休戚無不相同，猝有變故。

此之間或有隱懷嫉忌而其外未嘗不陽爲協和其內歐洲而外中國由來已久固非中國之所能左右之也昔人有言以彝攻彝以彝間彝以彝制彝其策未嘗不善而斷不能行之於今苟欲以是施於中土未有不鑿柄者何則今昔之時不同而中外之地殊也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之謂也曩者郵示法俄圖說四冊知從米利堅人本譯出其間句斟字酌悉秉原書固無可議懸諸國門莫能增損隻字豈游夏所能贊一辭哉特是中西著述各具體裁志歐洲者地理必兼政事以文獻無徵考稽莫自軼聞遺蹟類多湮沒而弗彰自山川郡邑物產民風而外寂寥數語罔所取材不足以資觀者之益勢不得不博采旁搜鉤稽貫串補苴罅漏網羅見聞略古而詳今舍遠而志近以成一家言卽如徐松龕之瀛

環志略以精約勝魏默深之海國圖志以淵博勝皆藉西人以談西事然於原書之外增益哀多不啻十之六七無不取擷精英勤乎諮訪削繁甄要就我範圍大抵西人之書往往質而不華疎而未備使其循文按實遽筆簡編非失之略卽失之俚徒費楮豪難臻馴雅徐魏二君所以不屑謹守其繩墨者職是故也不揣禱昧先從事於法志謹就原書區爲六卷其外益以廣述八卷約略一十五萬言條分件繫端緒可尋而於近今之事尤爲詳析載筆於仲夏斷手於杪秋六閱月中忽聽津門之作難旋聞普國之構兵握槩躊躇憂喜交集志中所述鍊卒之精強防兵之周密虎視蛟騰雄峙歐土而一自爲普所攻五戰五北遂圍其都舉勁旅數十萬衆豪部十有餘城無異草薶而禽獮摧枯而拉朽然則強其安可

恃哉識者以爲歐洲時局近日又將一變觀於法之攻俄知法之所以強觀於法之伐普知法之所以弱普力雖不能亡法而實足以削法法削則英不能獨雄唇齒之勢然也今日者普法之爭雖未見其竟而其大略則已可觀法若爲普屬則陸有騎軍水有戰艦甲兵愈精疆宇益擴荷比西葡諸小國無不環拱而聽命而英壤必自此多事矣况南北日耳曼久已推普爲盟主聯若一體將來之執歐洲牛耳者非普其誰英豈復能崛起如昔而馳騁乎域外哉尤可慮者米利堅之眈眈日伺其側也苟其逞兵於疆場之間必致伏戎於蕭牆之內殊可爲英危已故昔之英法常相攻以歐洲列國皆不如英法之強也今之英法常相合以如俄如普不獨與之相抗且足以相制也俄與普親英與法比四國並峙而稱雄

法弱而英勢孤矣此歐洲近時將變之局也竊以爲此正天與我中國振興自勵之機也夫天下事未有憤悻而不啟者傾否而不泰者巓屈而不伸者人事天時迭相倚伏今日者凡所要求無乎不至或者天殆以磨礪我英雄智奇之士奮發爲雄洞悉樞機揣摩政要俾百廢具舉內之理財足食外之講武強兵無因循無苟且無畏難無粉飾一切戰攻守禦之法鎗礮舟車之製悉心講畫無難駕乎西人而上之不必言攘剔不必興撻伐而自能使西人桀黠傲睨之態默消於無形遵我王道同適蕩平聊貢狂談藉資撫掌至俄志體例是否準此統希尊裁酌奪訓示又原書僅有法俄兩國不足以概歐洲似宜於各自單行志一國則不憚於詳志各國則無妨於簡法國尙有近事可增者當併采入此甫屬藁或

未可遽付手民也吳雲粵樹曠隔爲遙不得親受指承殊恨
恨爾素秋將盡南國已寒謹護眠餐定宏鑒納

上丁中丞書

今天下之大要在外禦強鄰內平劇盜顧二者皆必先盡其
在我而已何以禦鄰曰除積弊興大利明敵情張國體何以
平賊曰肅官方端士習嚴兵備厚民風中外通商互市原以
裕財源足國用顧歲以鴉片數千百萬緡供民吸食俾我源
涸而用絀日復一日元氣安得而不耗脂膏安得而不竭漏
卮所在烏有底止今西人亦漸自悟其非上下議院集議屢
以爲言特以利藪所繫不肯一旦自爲捐棄然販之權在彼
商賈而禁之權在我 朝廷我據理以止其不來亦甚易易
蓋在今日內事外情均非昔比設若與之秉公籌論此說必

無不行西國篤善之君子方且樂從之恐後夫販烟之非善舉西國人人知之而莫敢先自發者慮居奇之商人議其後也今禁煙之說自我啟端彼亦有所藉口以謝商人又何患事之不成且鴉片之利爲英所獨擅美法諸國久已嫉之設使從中有把持壟斷者冀相阻撓則諸國必助我請名正而言順彼必不能不許也旣禁外則禁內然後痼疾掃除而振興之道可講也至於禁煙章程必當斟酌乎至善者曰毋欲速毋多擾嚴私濟絕來源十年之後起廢疾箴膏肓之效必有可觀所謂除積弊者此也西人自入中國以來所有良法美意足以供我觀摩取益者指不勝屈今造船製鐵次第舉行所惜者行之猶未廣耳顧利之最鉅者則在乎用機器以織呢布開礦穴以足煤鐵英國貿易大宗首在織絨觀其販

運至中國一隅者一歲中消流銀數不下三千萬此外佐以銅鐵錫鉛數百萬於中國女紅之利不無有所妨奪曷若亦設機房自爲製造俾其利操之自我之爲愈乎船廠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非煤不濟英國之所以雄強於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其材質本爲中國所固有方且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何必借資於異國近世之所以不敢輕議開礦者特鑒於前弊不以爲裕國而反以爲擾民不知善理財者自必有利而無弊今一切以西法行之以責其效礦利既興煤鐵之源自裕然後電線鐵路可以自我徐爲布置何必事事恃西人爲先導被其所掣肘所謂興大利者此也西國政事上行而下達朝令而夕頒幾速如影響而捷同桴鼓所以然者有日報爲之郵傳也國政軍情洪纖畢載苟得而徧覽之其情自

可瞭如指掌中外互市各口大小官吏咸當留心於西事舍
日報一途將何所入門則譯西事爲漢文日報者所以通外
情於內也西人日報不獨風行於歐土而亦徧設於中國其
東遊之商士無不自以爲洞悉中國情形故其談華事尤多
顧同一西人日報也在歐洲者其言公而直在東土者其言
私而曲夫彼非甚愛我中國以無成見也此非甚仇我中國
以有先入之言爲之主而輕蔑疑忌之心積漸使然也甚且
交構其間顛倒其是非迷眩其耳目簧鼓其心志俾中外因
是失歡然則將若何治之曰莫若直書中外相涉之事自我
而達之於其國中則譯華事爲西文日報者所以正內情於
外也所謂明敵情者此也西國議者以爲中外和約之成由
於力致非由情取又以中國神佛雜糅非如泰西各國之奉

行一教故其歧視我中國也與待泰西各國迥別自蒲星使奉命西行力欲置中國於萬國公法中各國雖皆樂許之然必我國富兵強舟車鎗礮一切如泰西而後可否則亦徒托諸空言耳西國務爲遠大以樹聲威而我中國并其近者而置之此其所以自域也如安南暹羅新嘉坡檳榔島西南洋諸處皆有閩廣人營販其地而中國悉棄之度外其遠者如澳大利亞嘉釐符尼更無論矣今請各處設立領事官以維持而整頓之非曰好勤遠略也誠以內固藩籬外聯聲勢非於國家無所利者也至於互市各國亦當特簡大臣駐劄其國都如泰西各國之互遣公使例有事則直達其總理衙門往復論辨自無蒙蔽惑亂迫索要求之弊嗣後所立和約中苟有兩國不便者定可隨時商易當不至徒受其挾制

矣他若削各國領事之權有事華官可以傳訊西人之在內地犯法者歸華官研鞫定罪西人之欲入內地者由地方官給予文憑此必別延西國律正以西律科西人彼自無所遁辭所以折其桀驁驕凌之氣而使之遵我王度也今者造船鑄鐵織布開礦練兵設備一切皆出西人之手然必暫用而非長恃而後可則遣人往彼國學習一事斷不可緩且必歲時增遣不容間斷以西國機器諸法日異月新變通之道不可不知能造其精自無庸假手於西人卽有西人在局亦惟供我使令而已不得以所不知傲我矣所謂張國體者此也天下生民厭亂久矣而不究其亂所由始則亂不自弭今日之盜弄兵潢池此滅則彼起此勦則彼熾蔓延數千里槍機十餘年其故何也以未明乎治之原也蓋今日之盜卽昔日

之民也欲平賊必先自治民始官者民之望也士者民之表也兵者民之衛也三者既立亂何由生今仕途之最壞者莫如捐納彼蓋視官場爲利藪一旦懸印紆綬保無賸民之生飽其黠壑顧其中豈無奇才畸士然必由上官屢試其能而後特行薦舉其不能者卽當甄別罷斥但榮之以頭銜而勿濫授以民社之責何則納粟之利小縱其殃民之害大也如是則名器重而仕路清必不復敢以闒冗貪鄙者妄一嘗試至於佐官爲治者吏也舞文壞法半由於吏以吏無責成而品望又卑賤其惟利是視宜也今之爲吏者大抵皆狡黠齷齪足以持官短長官或一歲數易吏則累世相傳官多深居簡出吏日周旋於民間其足以欺蔽官者勢所必然夫以世所卑且賤之人而欲責以士君子之行亦勢所不能今欲使

吏之不爲奸莫若高其品優其選使士人爲之歲滿計功廉幹者升爲牧令卑汚者斥去之如是則吏亦顧恤名節相尙以廉而治道可興所謂肅官方者此也國家以時文取士功令綦嚴士之抱才負奇者非此一途莫由進身其以一日之長獵名科第者則不復稍試其能盡取而官之取士之途嚴用士之途寬泥沙與珠玉莫辨也近日各省廣額日增取求更濫皆所謂有士之名無士之實者也士習之壞於今爲烈然則取士之道當奈何曰不廢時文人才終不能古若世第見邇來建功諸大臣皆由科第中來謂時文亦足以造就人才不知此乃時文之不足困真才非真才之能出於時文也今請廢時文而別以他途取士曰行曰學曰識曰才行如孝弟廉節賢良方正由鄉舉里選達之於官官然後貢之於朝

學區古今兩門古則通經術諳史事今則明經濟爛掌故凡
輿圖算術胥統諸此識如詢以時事治民鞠獄理財察吏才
爲文章詞令策論詩賦足當著作之選其以植典型懋廉耻
者尤在乎立品爲先用以表率閭閻所謂端士習者此也國
家建官文武二途並重自小試以逮鄉會試別設武科以考
校人才其入營伍者亦歲有大閱以資遴選立法非不至善
然武試所重專在弓刀石而已演練營兵亦以騎射爲先事
一旦臨敵勦賊所謂制勝長技者並不在此所用非其所習
則其衝鋒陷陣者豈能有所恃而不恐此何異不教而驅之
戰也至於瀕海之區水師戰艦措置規模亦未臻於至密夫
古之所謂大將名將能將戰將者其才本不囿於一格今將
試其所長而強其必出於是曰如是以爲能不如是卽以爲

不能則未有不蹶者也今請改武試常法別以學藝力三科
取士學之大者首在地理兵法明乎山川扼塞熟於行陳進
取料敵審勢屯營設伏無不具有方略如是則軍行不蹶我
戰則克此所謂大將名將才也藝者如建營壘築礮臺製造
鎗礮器械及一切攻戰守禦之具因敵而施無不布置有方
深中要害此所謂能將才也力者在乎發礮鳴鎗命中及遠
洞堅折銳盪決無前此所謂戰將才也操演營兵亦惟首重
鎗礮而已後則佐之以短器平日訓練之法莫若王驥所云
練胆練技練陳練地練時五者爲最善而參以西法練兵尤
易取效水師則重在製造駕駛瞭望攻擊而其收功專在於
礮自有外洋輪船激電追風而覺一切之船可廢沿海疆臣
所宜講求而尤必使其出入海洋衝涉波濤以盡其能事而

後戰艦方非虛設所謂嚴兵備者此也民惟邦本本固邦甯而民者易動而難靜者也靜則治動則亂依古然矣究其動之所由在乎賤之歆貴貧之慕富逞其覬倖之心雖繩之以政刑而不畏無他上下之間無禮以制之也古者禮通於上下後世之禮但詳上而略下雖有亦具文而已民於是蕩然無所約束不復顧恤於禮義惟日以勢利相誇耀而不逞之心生矣采章服物無所別則祿位輕士農工商不相異則賢知絀吉凶賓祭無一定之節則等威混州黨不讀法社蜡不會民則上下之情不相親鄉射鄉飲之禮廢則民不知周旋揖讓之儀而敬賢養老之心衰禮之流失有如此者今雖不必盡復古禮但使興孝舉廉以敦內行懸書讀法以生內心設義塾而貧者有所教舉鄉飲而老者有所養朝廷以是責

之校官校官以是責之士子卽一鄉一里間亦行之而無倦
其有孝弟節義者爲之聞於朝蠲其賦稅以示獎勵不率
教者衆共耻之如是則仁愛忠信之說日漸漬於其心而不
義之事自有所耻而不敢爲凡外來之邪說怪行自無能淆
惑於其志民志既定民氣自靜治道日盛禍亂不生而復有
一旦猝然不可知之變未之聞也所謂厚民風者此也若此
者外強內固在我者皆自盡矣而強鄰有不輯洽劇盜有不
勦除者乎說者謂如是則侈事功誇富強抑王道尙霸術管
商之風熾孔孟之道絀非所以爲治也不知兵甲修而後道
德尊師旅雄而後禮義盛設險所以守國奮武所以安邦非
執其要則不足以撫中非師所長則不足以輯外操縱在我
張弛咸宜原不徒蹶張血氣潰裂範圍而輕變乎常法也當

今之世舍執事其誰可與語哉謹陳一得之愚伏維垂採不勝幸甚

寄余雲眉內翰

時屆九秋路遙萬里暮雲遠樹能不依依重陽節近籬角黃
花已能笑客甕頭白酒亦解醉人懸想行旌言離滬曲過返
粵中當在斯時敬爲闔荆扉掃花筵下徐南州之楊潔孔北
海之尊惠然來游噬肯適我執手披襟此樂何極我友馮君
已爲執事斫蓬池之鱸擷笠澤之蓴虛講席於花間借行廚
於竹裏問字勝十年之學煎燈盡一夕之談固足以發遙情
娛雅集也此間爽氣當空秋光正麗香海浮槎別開人境層
巒列屋時入畫圖每值宵中涼月如珪平波若鏡樓居風景
殊豁遠懷執事於此興當不淺也普法戰紀十有四卷已付

郵筒想登記室卽求荔秋比部轉寄金陵幕府來書述及湘鄉相國見賞鄙文殷垂顧問令韜以箸述上呈夫釋投杼之疑燭覆盆之枉是在當事者韜何敢干以私也嗟乎韜逃死南陲已將十載雖身淪異域而志在名山冀述撰之可傳惜光陰之已晚北望關河徒增涕淚南遷歲月半託詩歌然而飄零已慣轉依異域作故鄉卽使昭雪無時敢借名山爲捷徑亦惟聽之於命安之於時而已豈敢妄有所希冀哉每念及此輒爲欷歔今者獲逢執事爲之幹旋奚啻石父之遇晏嬰何殊容若之救季子玉關生入等贖蛾眉燕臺望高猶憐駿骨迴哉執事意良厚矣情孔殷矣至於出處之間籌之已稔蓋其中自有默主之者非人力之所可強也聊塵短札佇望還轅此外惟萬萬爲道自愛

寄陳琳川都轉

判鑿以來天各一方顯晦旣分雲泥遂判閣下鷹揚於遠嶠
而弟蟻屈於窮鄉遙頽碧雞金馬之間迢遙萬里乃心瞻念
何日不思滇省鯨鯢茲已肅靖煎渠搗穴功勳爛然雖古章
臯沐英初無多讓威著巖疆名炳青史上游爲之側席一當
宁因而動容從此擁旌旄秉節鉞風雲海寓霖雨蒼生大展
生平抱負豈異人任哉別後三肅手書想邀清覽書中拳拳
以起居服食爲念惟冀閣下著鞭早奮攬轡疾馳以建功於
徼外如班定遠傅介子其人以一息鄉里悠悠之口未逾一
載閣下鵬搏鳳起鸚視鷹麟旣一月而三捷亦一歲而五遷
著績旂常銘勳竹帛直指顧間事耳臨風遯聽不禁爲之距
踊三百中夜起舞潘太史羅少尉皆爲滿浮大白連呼快事

此誠千載一時也。韜侯著書事畢，思暫作滇南之游，點蒼山、色葱翠，娛人。况得賢主人如閣下者哉！特未知近日宦海中人才若何。有翩翩記室如陳琳、阮瑀一流人，否則此來也。彼倡此和，當不寂寞。疆圉甫定，黎庶粗安，善後事宜胥煩。擘畫况順甯一隅地，居窻遠界在窮荒。夷夏雜糅，民苗錯處。賈胡狡獪其來也，每多荒忽蠻俗，疲蠶其治也。惟事羈縻，政以旁午而孔煩。道以夷庚而難塞，以閣下處其間，謂非遺大投艱也哉！前者想見閣下上馬殺賊，下馬草檄，以期底於平定之難。今者想見閣下撫字勞心，案牘勞形，以期臻於治安之難。武緯文經，以一人兼之，洵哉弗可及已。惜韜在遠，不得躬逢其盛，以供指臂之用。耳滇中氣候，想似江南，伏冀珍護眠餐，善加攝衛，爲國自愛，不宣。

與方銘山觀察

薄游穗石得挹清徽猥承不棄殷然垂問時事博詢旁諮屢
虛前席復荷雅意寵招飫以珍錯郇厨食品齒頰皆香感泐
之私非可言喻匆匆返櫂倏已兼旬瞻企喬雲如在天上知
己之感正切溯洄忽奉瑤華歡喜無量越南近事略有所聞
請爲閣下前箸陳之越南在今日內擾於流寇外迫於疆鄰
幾於國不可以爲國其故良由於人才疲薶不克自振地瘠
民貧賦不足以養兵官吏俸糈寡薄僅能自給遇事因循罔
知遠大雖法人日逼處此亦不思爲自保計近者髮匪餘孽
竄踞從化四出蹂躪幾無甯宇而法亦復乘機窺瞰志圖唐
外即越南人所稱東京自局外者觀之髮孽假息游魂除之固易譬猶
癩疥之疾耳惟法人則真心腹之患也以越南此日之兵力

萬不能與之構釁顧束手不校則勢將坐以待亡夫法虎狼之國也蠶食鯨吞乃始鑿其黔壑今欲沮其貪謀非以力折則以理論近則借重中朝遠則遣使西國恃萬國公法與之周旋泰西諸雄國素不以滅人之國爲己利而事有關於一洲大局者諸國皆得以起而議之爲今計者內和法人外則與歐洲諸國通商保疆禦侮卽由於此其次則莫若聯與國暹羅緬甸地同牙錯勢等輔車以利害動之未嘗不可收指臂之助至於我朝苟有使臣入請固未有不力爲之所者也處今日而爲越南籌國是者要不外乎是耳用貢鄙臆請恕其狂近日北風凜冽天氣驟寒伏冀順時攝衛珍護眠餐萬萬爲國自重不宣

與懶雲上人

浪跡穗垣賞音寥闕塵羅俗障中但聞浩浩鴉雀聲而已一
昨獲從潘任卿太史得叩禪關荷聆塵教覺粹然其質藹然
其容迴非近今蔬筍中人物臨風欽挹感佩彌襟駐錫之地
素稱粵中名利蘭若精嚴疎察深邃城市喧闐別開靜境雖
孤花片石彌有會心豁少時頗喜內典一燈永夜聊以自怡
憂患餘生此事遂廢然旅篋中所携尚足充兩牛腰也竊謂
吾吳方外之可傳者莫如覺阿法名祖觀俗姓張名京度吳縣諸生通隱梵隱
兩集直躡古人之室登作者之堂足續宏秀詩壇而不祧矣
上人踪跡半天下閒雲野鶴來去自如杖鉢所至觀聽一傾
其眼界之空濶胸襟之曠遠已臻最上一乘前日清談已窺
秘旨是何難與吾吳覺阿相抗手耶或謂覺阿未出家前詩
似和尚既出家後詩似秀才今上人亦釋而儒者也與上人

爲世外交轉恨相識之晚耳拙著普法戰紀敬以一分上呈
伏乞留置几案暇時閱之作蠻觸觀可也

與黃捷三副將

薄遊穗石旬有五日雲萍聚合自有夙因揮塵縱譚歡喜無
量猥蒙雅意殷拳招游畫舫珠江風景別有人天波光月色
燈影歌聲殊足令人消魂蕩魄尤足樂者豪士名流美人俠
客合并一時放櫂歸來餘香尙留齒頰而么絃脆管如盈耳
也前日所擬上馮子立都轉書立言無奇樹意未當亦遼東
白豕類耳乃蒙謬采聽聞索觀原藁於以見閣下虛而能受
謙而彌光而於措置天下之事度量卓越已不啻舉重若輕
求之今人良所罕觀謹錄副本呈覽乞賜指南此外竊有所
求乃代黔中丁訪廷少尉作乞米帖者訪廷窮途落魄幾類

伍員吳市吹簫韜亦非與之有一面之雅特憐其在困阨中
聊借一箸耳閣下可稍濟涸轍俾其得歸故鄉此恩當銘肌
骨環草之忱自有所報貴同寅中多樂善好施者糴米勺泉
各隨所予正不必強求方兆軒軍門昨來此間銜杯話雨剪
燭談兵殊不寂寞閣下何時惠臨作平原十日之飲一吐胸
中塊磊也天氣嚴寒北風凜烈伏冀爲 國自重

寄梁志芸茂才

屢欲作尺一之書奉訊動止而貧愁困迫羌無好懷日者作
穗石之游滿擬煎燭聯吟銜盃話舊天涯萍泊重拾墜歡乃
室邈人遠徒愴我心眷望停雲彌深淒戀嗟乎人之相知貴
相知心耳足下與予交雖淺而言深地雖隔而情摯文字因
緣關乎性命卒投短簡略見一斑追維疇昔詩酒流連談諧

間作亦可謂極一時之歡雲散風流思之腹痛今歲研田一
席地決意堅辭藉以啟門養痾稍有餘閒獲理舊策擬將十
數年著述略加編輯付之手民非敢以之間世也誠以平生
精契所在不甘同於草亡木卒耳覆馭糊窓一惟聽之而已
足下名山事業自有千秋而既爲結括不得不俯就有司繩
尺矧今當大比之年遐邇人士雲湧波臻莫不摩霄奮翮同
享天衢國家甄拔人才自當以科名一席位置足下外呈遜
窟讖言乃邇來遊戲之作酒罷宵闌或者可供消遣筆墨稍
暇求撰一序以爲弁冕此時已異剗剛氏者則有瀛壖雜識
甕牖餘談二種均欲奉乞一言俾得重於九鼎感且不朽嗟
乎飢來驅人居大不易米鹽凌雜形役心勞時復惘然出門
杳無所詣徵逐而外誰可與言同心合臭之友則又遠隔山

川鮮通繪素而足下謂我樂否耶館事如閒請來此間作十日游敬當以一石酒爲醇于解醒也天氣漸暑伏冀慎護起居萬萬自愛

與李壬叔

有相識自都門來者無不奉訊動止而歲月如馳瑤華弗嗣頰首停雲如在天上燕粵遠隔八千餘里南北相左存問鮮通迴憶曩時徵逐之時渺如隔世矣往晤鄭玉軒太守言執事曾患風痺憚於行遠咫尺之遙須人扶掖是殆晚歲體肥之故歟近在長安頗多故人如潘編脩任卿嶧琴昆季皆金石交魯芝友太史童子俊延桂山黃霽亭三比部俱辱有尊酒文字之雅前吳春帆觀察之至析津也盛口道執事不置出示代數學諸解已探奧窔可棄筌蹄蓋其服膺於執事有

年矣至都想必脩士相見禮天算精微定如沆漚惟是韜也
蕩落遐裔栖遲異域先人邱墓遠在勾吳自睽故里星霜十
有四閱東望徒勞北歸未得每一念及泣下霑襟粵中名宿
如鄒特夫徵君陳蘭甫學博推爲巨擘特夫久作古人同人
爲之刻其遺集必當有以不朽蘭甫好爲舉世不爲之學如
訂水經辨古樂並有成書執事想俱見之蘭甫云與執事書
札往來歲恒不絕其有之耶抑何不及鄙人也今因豫章文
雲閣桂林于晦若應京兆試之便率作此紙妄塵清聽雲閣
晦若喜爲疇人家言已能自關門戶望更進而教其不逮北
地多寒伏冀爲道自重

與彭訥菴司馬

一雨浹旬敷門不出狂飈撼屋懸溜摧簷每夕孤燈坐對振

觸鄉懷惟有舉酒消愁讀書排悶而已不通尺素又匝月餘
正切心期忽奉手畢十讀三復感愧交并既忝桑梓於同鄉
重結苔岑於異地此中自有因緣當非浮寄韜性情迂拙生
世不諧放廢南齋靜言自悼乃逢執事拂拭於闇淡闐寂之
中獨加諄勉策之以康莊期之以遠到望深意摯泮髓淪肌
敢不勉竭疲駑仰勗光采用副盛懷嗚呼怪鄧禹之笑人恃
惠子之知我舉世悠悠得一知己可以不恨伏讀所示鉅製
議論透闢識見宏遠夫豈時賢所能望其項背因是知執事
胸中包并靈彙涕笑萬端豈屑亟亟焉求合於世哉嗟乎執
事入山必深入林必密遐舉孤蹈欲覓桃源夫桃源固相距
咫尺耳求之不遠卽在寸心四大洲中皆一片爭名奪利場
斷無乾淨土爲吾輩立足地執事以爲然否遜窟讒言一時

游戲筆墨耳故不敢以溷清聽辱承齒錄謹獻四冊藉供消
遣如相識中有嗜奇者不妨代韜作換羊書也刻書牟利得
母亦蹈俗士恒態然藉其貲以付剞劂氏俾他箸述流傳世
間雖爲人下酒亦無所悔執事當亦笑其用心良苦耶聊酬
短簡用寫欵懷伏冀攝衛咸宜爲道自重

張園尺牘卷八終

受業番禺鄒五雲校字

跋

立德立功立言古稱三不朽然德藉倫常而著功以時位而成惟言則出諸己聞於人其稱道弗衰者卽流傳彌永也儒者束髮受書筆修厥德不幸時與願違未獲見用於世則言之文者行之遠其藉以名稱著於當時行誼留於後世者惟此焉耳 先生有志於古之立言者也博於學贍於才留心於當世之務而不屑爲章句之末與斯人競科第之榮中間迭際危疑潛光匿耀在他人幾不可終日者獨以淡定處之稍有餘閒卽著書立說故生平作述隆侈要皆自抒所見成一家言愚久耳 先生名洎薄遊香海始獲訂交適 先生有遯窟譎言之刻蒙命以數言弁諸簡端自時厥後日相親於筆硯之旁得以備聞緒論親炙芳徽竊嘆天之生才何以

竟使之不爲世用也然先生嘗曰吾儒出處何常達則以經
濟匡時窮則以文章傳世各隨所遇而已今以其毀園尺牘
付諸手民是亦文章之緒餘者乎受而讀之覺身世所遭識
見所及素志所蓄至性所流要非迂疏詭僻者之可同日語
也而惜乎有其時而無其遇也雖然言有足傳則名可不朽
矣故仍不辭禱味爲贅數語焉愚小弟番禺洪士偉拜跋